

德育古鉴

序章

原序

功过格这种书，由来已久。周濂溪先生说：“可用来校正小孩子的品德修习”，邵堯夫先生说：“可以作为学经的扶翼。”楊龜山先生说：“指点善恶，历历醒人，读起来如听清夜钟声。”朱晦翁先生说：“四书是抽象的道理，这本书是确凿的实例，初学的孩子不可一日不在案头。”大抵古代的君子，都是小心翼翼如履薄冰的规范自己身行，日积月累的坚持，而终有所成。而到了近代，人们对此越来越不重视，甚至还有人嘲笑诋毁。有的人半信半疑，有的人即便心里相信，也不能遵照实行；还有些开始时努力实行，但最终还是懈怠了。唉，品德修习这门学问被天下人弃置太久了！这种情况不是没有理由的，大抵是因为自己道理不明，事情就难以相信和坚持下来的缘故啊。其中的道理，虽是幽冥难知；但通过这些故事，是显而易见的。记录这些故事，让他们可以流传下去，那么其中的道理也可以一同流传。让后来的人们看到，即便在他们的时代，也发生着同样的事情，可知故事不是虚构，则道理也不是妄谈了。也正因为它是真实而值得流传的，所以反而不必锱铢必较，事事尽传。由于我们都相信且明了这一点，所以功过案的编撰，既不因为事件琐碎而困扰，也不会因为有所遗漏而担心。正如陈眉公的世史序所说：“史书，就是古今的大账簿啊。”行善作恶，小德小过，总会记载在这账簿之上的。世人说的台彭司命，二部童子，日游神，夜游神，都是记账簿的人，而上有天帝，下有阎罗，这都是算账簿的人，阴报阳报，遭殃得福，就是结账簿的时候。而我只是从其间摘录一二宗事迹，想做一个为后代讲述这些道理的人而已。要千万小心啊！鬼神在上，本心难欺。做圣做禽，全在人为。行善就算未必得福，世间也没有可以不行之善；就算作恶未必立刻招祸，世间也没有可为之恶啊。更何况为善必然得福，怎会有不为之善；为恶必然得祸，而怎么会有或许可以为之恶呢？我们这些凡人啊，一起勉励吧。

康熙九年二月宜興史潔瑛題於貽穀堂

附记

我过世的祖父亲手编辑《感應類鈔》，历经寒暑，书成，总共三巨册，勤勉不敢懈怠。到了五十岁，才得儿子。之后又过了八年，书稿送去印刷出版，又得了一个儿子。之后还看到了两个儿子成人立命，诗书不停。二叔一直说这部书的编纂是我家积善而得余庆的应验，所以一直以此训诫我们。我们这些晚辈一直小心谨慎的秉承祖父的志向，不敢懈怠。我不曾在祖父身边服侍，然而祖父的言行，从家塾家训中听得甚是详细。缅怀祖父毅然放弃科考，学习先哲硕儒的思想，恢复学习七良规，于静中体察有善无恶。所以从心底希望编辑此书，而从此事中获福着实不浅，事迹至今数不胜数。自雍正癸卯年，友人吳中傑紹良氏忽有感驗，为本书补入立命说，请我们再次版印发行新的编辑。所以不久前我们同众人一起印了不下万本，还有王君瑄、汪君庭槐等人愿帮助推广宣传，纷纷解囊资助，请人续印；并将百千部书册送到很远的地方。我为祖父的志向能得到弘扬而暗暗开心，而王君，汪君的行为，更是功德无量。在本书最后，至大父與先子昆弟，兩世之文學行誼，則參見吾師儲畫山太史所著之《息菴道人傳》。瞿君時夏嘗並撰澹園、禮存兩先生家傳，不在此贅述了。

乾隆二十年歲次乙亥十一月朔旦 孫男 崧峻升 字昭 百拜謹識

旧序

清光緒．聶緝槩

《感應類鈔》一书，是宜兴史玉涵先生所编辑的。其书以“功过格”为纲，叙述往事，为功过安为目，分类十二，共二百九十六条，中间加入自己的品评，全部都是净意，立命，改过，积善之类论说。为的是阐明天人感召的道理，展示天下以善恶为分途。其心則釋迦普度眾生之心，其道即宣孔聖有教無類之道。其旨微而顯，其事信而微。其語取平易而近人，其理合勸懲而並用。应该是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历百世而不易的，可是到了今日，这道理虽不绝却如丝线之细微呢？大抵因为果报之说，向来为学者所不谈。近代发明科学，由理想进而实验，穷极技巧，至于不可思议，一切吉凶鬼神之说，皆不足以为他人道。即使有说这些的人，大家听到也立刻掩耳而走，以为这人非迂即诞。笔者刚刚庆幸民智已开，太平有日，谁知世道人心，实在已经堕坏于冥冥之中，岌岌可危到不能终日了。有心人虽然想急起直追，但其困难有如对抗

举世波靡之外，系千钧于一发。这就是我重刊此书的目的。我岂是喜欢迂诞之言的人？实在是福善祸淫，出于尚书；优胜劣败，天演论的公理。人只要不是至愚，没有不喜福虑祸，好胜恶败的。可你看喜欢的人未必得福，还可能因此招祸；好胜的少有完胜，甚至因此而致败。这是所求没有得到吗？这其实是根本没有找到求福得胜的方法啊。想去求而不知如何做的人，下也；而以为自己有道可求去求，中也；心中无所求，而自然合乎所求之道并最后得其所愿的人，上也。对于上人，有这本书可以，没有也不是不行。下段的人虽然有这本书，却和没有没什么区别。只有我们这些中人，不可以没有这本书啊。世界很大，民生众多，圣贤仙佛，旷世难得一见；而那些大奸首恶，也要有独特的戾气。普通人圆头方脚，负气胎生，都是可圣可狂的材质，居于近朱近墨之间。向前一步，可以为善人，放而纵之，也可以为恶人。至于成为恶人，即便有至精之器具，至巧之工匠，也不可能一日让人成恶吧？我觉得人类将因恶人太多而灭绝，哪里是种族强弱那么简单的事情？宜兴史先生编纂这套书，成于康熙九年，当时改革未久，国内还有骚乱。愚顽之辈聚啸山泽，磨刀霍霍，蓄势待发。而豪杰功名之士，也以勘定祸乱，辅佐太平为重，谁会留意这本书呢？而先生不避世俗迂诞之嘲笑，孳孳汲汲而为之，以行於當時，垂於後世。此书对于世道人心的补益，其功岂在禹下？看现在的情况，比清朝开国的强盛，实在是差太多，而时局天天在变，但越变越差，甚至到了存亡绝续的地步。我有此恐惧，所以推广此书。先生曾说：“借富贵福泽以使人积德累功，而不是借积德累功来使人富贵福泽。”是清清楚楚告诉我们这些中才者啊。天下人里，中才居多，我私下希望普天下的人们都来读这本书。即便有人因此而认为我迂诞，那又何妨？

光緒三十二年閏四月衡山聶緝槃序

重印序

民國．聶其杰

德育古鑑，原名感應類鈔，先君嘗序而刊之。民十八予重刊印，改名德育古鑑。其時新潮流正激，有欲盡打倒舊文化之勢，於佛法及感應因果之說，尤所疾視，故將原書中太上感應篇刪而不印，亦由此苦衷也。其書後經印光老法師所稱許，由弘化社重印多版，共數萬冊之多。而原排時訛字極多，殊為缺憾。久思重印，而臥病十年，未能

著手。今春以此意函告江陰錢曉舫居士，居士遂為校正訛字，爰即付刊，並將太上感應篇補入，以復其舊。太上感應篇者，原出抱朴子，述漢世道戒之文。其言「禍福惟人自召，報應如影隨形」，詳列條戒，深切明顯。其中精理名言，多與佛儒經論相發明。比之佛法，雖大小精粗不同，然通俗易解，最便初學，故宋史收入藝文志。宋儒雖多謗佛老，然周子邵子（皆二程之師）及劉屏山先生（朱子之師），則崇信佛法，躬行實踐。周子、邵子、朱子及楊龜山先生，皆稱美功過格，謂可以扶經翼傳，為初學入德之門。功過格實發明感應篇之旨，引伸其戒條於日用常行之事者，尤為平實切要，宜其為諸大儒所推重也。乾隆時惠定宇先生，以五經四書語註感應篇，自是士林推重，多有能背誦者。予幼時遵庭訓，亦每日背誦斯篇，與經書同。而其能使人崇信者，尤得力於感應篇圖說，於善惡報應，逐條引證事實，易於起信。先君昔年嘗精印數萬冊，於每屆科場，普贈各考生；家慈則於夜間為予兄弟講之。迴思數十年來，有所忌憚，幸免大戾者，此書之力為多也。感應類鈔，則以功過格為綱，以史料事證為目。但取材更精，文雅馴而事翔實，於文學程度較高者更為適宜。在今日一般學生，似為難讀；然吾國文化必有昌明之時，此書終必為世所重。昔曾文正公早年讀袁了凡立命說，遂有志學聖賢，改號曰滌生（見求闕齋日記省克門）。公撰紀氏嘉言序，深以佛氏因果禍福之說為善，謂其警世之功，與吾儒同。晚年日記，猶言生平愆尤叢集，撰聯自警（聯附後）。然則公之學修，始終得力於了凡之學；即因果禍福之說也。故公之為學，務實踐而不託空言，以視一般程朱家之爭門戶意氣，而鮮實效可稱者，度量之相越何其遠也。程朱學者好為高論，動言人不當欣於福而為善，畏於禍而始不為惡，故了凡之說，每為人所譏詆。而不知以欣畏勸人，莫先於孔子。「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非孔子言乎？「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非文經乎？以文正之賢，猶賴於因果禍福之說以資警策，而謂凡庸之材，不必有所欣畏而自然能為善不為惡乎？范文正公撰竇燕山傳，蓋欣慕其為人，述之以勸世，使人知樂義好善者之終得善報；而公之生平行事，亦即步趨竇氏之所為。范曾兩公之學修事業皆震古鑠今，而其能致此者，則由於確知因果之說有徵，故為善去惡之心出於真實；彼不信因果，無所欣畏之流，能如是乎？至於社會墮落，道德淪喪，以有今日之現象，皆由不信因果報應之所致；則此輩邪說階之厲也。近日佛法雖較前為盛，大抵陳義甚高，而忽於實踐。口常說空，心實著有，非法之想，鮮有能捨；亦由不明因果之義所致。善乎印光老法師之言曰：「因果者，世出世聖人警世之微權也。」又常引夢東禪師之言以教人曰：「凡善言心性者，決不離棄乎因果；好言因果者，終必大明乎心性。」竊嘗思之，范曾兩公與袁了凡先生，皆由因果以明心性者也。夫明心性者，不必言之太高。從儒功言之，誠意毋自欺，即明心性之澈始澈終功夫也。夫「毋自欺」亦非大難之事，然未易一遇其人者，何也？蓋必實有所畏，其毋自欺乃真。故大學言誠意之功，必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此所謂天視天聽也，亦即畏天命也。換言之，即畏因果報應也。今日物質學家謂天茫茫無知，故贊美程朱之專窮物理，詆佛法，謂無鬼神、無因果，故相與造惡犯法，為害群眾。而口稱為人民謀幸福，他人耳目所不及，則彼無事不可為。其所以敢自欺欺人者，謂因果無憑、天道不足畏故也。然則今日而言正人心、挽頹俗，舍發明因果之說將何從哉？此書包含感應篇、功過格、了凡四訓諸篇，允為因果感應書之最精者，爰集好善諸君子精印而廣傳之。予所敢斷言者，道德之標準，千古不變，假令有如范曾其人者，復生於中國，仍當以此類之書為入德之門；賢父兄而欲培成子弟之德性，亦必有賴於此書以輔翼六經，庶幾育成美材也。民國二十八年己卯孟夏聶其杰倚枕力疾草

【附錄】曾文正公聯語：「莫苦悔已往愆尤，但求此日行為無慚神鬼；休預怕後來災禍，只要暮年心氣感召祥和。」

謹按同治八年八月求闕齋日記有云：「回憶生平，愆尤叢集，悔不勝悔。而精力疲憊，更無晚蓋之力，乃作一聯。」（如右）公嘗云：「懷忮心者，有不測之禍。」晚年日記及書札，猶屢言忮心克除未盡，並作忮求詩，以誡諸子，言之痛切。蓋一切陰惡多從忮心而發，此所言災禍，即謂忮心有不可逃之惡果。所言祥和心氣，即從不忮體驗而來。公日記又云：「至淡以消忮心，一樂也。」足見公晚年心氣，無愧無怍。而猶以克除未盡告人者，正其誠意（即淨意）功夫之表見也。聖賢克己功夫至真至切，故心氣有微細之不純，能自覺知；吾輩自恕自欺，雖滿腔意惡，而不自見災禍之來，不知其為自因自果也。此聯是立命說中感應之義，亦即實行俞良臣淨意之說。兩文皆發明佛儒修持之精義，而常合刊於一冊。於此又足見文正之成就，實得力於此兩文也。其杰敬註。

功过案 宜興史潔瑤玉涵評輯

第一章 孝顺类

颜光衷说：“天下哪里有不孝的人？就算有不孝的人，也会喜欢别人称赞自己孝顺，因为别人说自己不孝而惭愧恼怒。”有这样的良知，就是大孝的根苗。只是自身的心气习惯不能自己调化，所以依旧不孝。

不孝之所以能成为习惯，有几个原因：一是骄宠。父母怜爱子女过甚，常常顺着他的性子，让他便宜，任其放浪。突然拂逆，便不能忍受。在人前说话稍有差错，父亲不忍心让儿子掉面子，而儿子却敢唐突父亲。这种骄纵日积月累，在别人那里不敢恣意，唯独在父母面前才敢妄为，还总觉得自己父母一无是处啊！

一是习惯，言语粗率惯了，便敢唐突长辈，动作粗鲁惯了，便敢放肆。习惯了父母把好东西都留给自己，就不再去想这里的恩情；习惯了父母任劳任怨，就不再关心他们辛苦与否。

一是乐纵。在同辈人间意气风发，到父母面前就无聊至极。在自己小家妙趣横生，在父母家里就窒息憋闷。甚至还有人以父母兄弟为俗物，不愿意相对的，敢问怎么会有孝悌之念从中而出呢？

一是忘恩记怨。恩情越久越淡，怨恨越久越积，人情自然。所以给一碗饭人家会感恩，习惯久了厌烦之意就会起；一次施舍人家会感恩，经常救济就有今少旧多的嫌恶；初见面大家相亲相爱，住一起久了自然猜嫌四生。何况父母兄弟，生来就在一起，以相亲相爱为平常，时常会有因为担忧我而被误解的情况啊！把父母的戒训启迪当作讽刺挖苦，进而到就算于我有所帮助也被讨厌的情况啊！有把父母任劳任怨，尽量庇护我当作平等，而父母委托些事情做便怒目相向啊！眼前的养育大恩，尚恬不知耻的不管不顾，更何况是早前父母对自己在怀胎时的生养之劳，襁褓时的哺乳之苦，生病时的担惊受怕呢？

一是私财。钱入我手，就是我有。而在父母手里的，又说应该是给我的。有钱时把双亲忘到九霄云外，没钱时就觊觎双亲的钱财，求之不得，就生埋怨。如果双亲不能自养，而需要我来养活救济，则更加厌烦。甚至有单父养两个儿子，却因钱财而生鄙夷的情况啊，兄弟互相推诿，恨不能弃老父于不顾啊！也不想谁给了自己这副身体，谁让自己有机会这钱财？我生出来不带一文钱，而襁褓无缺的到了今天，是谁的功劳呢？

一是恋妻顾子。有了美味钱财，先拿来娱妻宠子；逢良辰嘉会，也只想着妻子孩子，于是取悦双亲的想法逐渐淡泊。不想孩子是自己的孩子，而自己是谁的孩子呢？若双亲生我，却置我于不顾，那么我又怎么能有子呢？夫妻和美，当然是一家乐事，然而我在呱呱待哺，便溺未分时，妻子能照顾我吗？父母照看我长大成人，娶了媳妇，真是比什么都开心，谁知看着儿子有了妻子孩子，父母怎么却反而没有儿子的人了？

一是争妒。天对于天下万物来说，是无私皆盖的，而至于栽培倾覆，那就是万物自己的分别了。父母对于自己的孩子也是无私全爱的，而顺父母或者逆父母，是根据孩子不同自然分别的。父母对顺着自己的多好些，逆着自己的少好些，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做儿子的失爱于父母，应该努力从自己找缘由，平心静气，深思体察。就算大节上没有什么问题，而在语言气度，声音颜色上，是否有所不妥。只要能尊敬孝顺，久而久之自然和顺。若见兄弟受宠，自己愤愤不平，父母知道了，岂不更加愤怒？因此桀骜不驯，心生怨怼的人，不流为不孝者实在很少啊！

以上几点，为人子者要时时警醒警惕，事事检点，念念过心，不可因为双亲的心软语慈，我就可以自己宽恕自己；不可因世道凉薄，我比别人强，就自我放松要求。若能一天比一天谨慎，至孝的目标不会很远啊！若有嫡亲庶出的差别，父母或许会有偏向，而做儿女的也会容易生出猜怨，一定要努力用至诚来感化他们，不得到他们的欢心不罢休，这样最容易成功。凡人亲生儿女，虽然有时呵斥批评，有时忽略冷落，过了也就忘记了。而不是亲生的儿女，一句忤逆的话，一件不合的事情，就会觉得辗转难化。心底化不开，气色间不觉带着愠怒，虽然百般调笑娱乐，也不能恬静如没事的时候。小孩子尚且不能化解，何况尊长交相责备，渐生嫌隙，又有人在其中挑拨，就算想化解也很难了啊！即便暂时摆脱，遇到则复起；用力遏制，爆发更强啊！所以仁人对于孝悌，不敢说不怒不怨，而说不藏躲不久存。古语说：“天下无不是的父母。”父母儿女之间，原不可一概而论，乱臣贼子，开始都是看到君父有不对的地方，微根不除，最后才会蛮横的解决。何止是怨怒不可使之久藏，还要父母兄弟从天理行事。要父母兄弟亲我爱我，这是好意，但也不可以肚肠太急，下手过重，反而会遇到窒碍而没有转圜的余地。所以感化人，感化其心而已，感化人的心，要先化去自己的心啊，对于至亲犹是如此啊。

又说：有那种有孝名而实际不孝的人。能从事家务辛劳，能奉养双亲，觉得自己是有德之人，这是很正常的。小户人家，就一间房，父母子女朝夕面对，即便有时言语摩擦，随即消散，反而人人率真尽情。却是那些大户人家知书达理的人们，或者嫌弃老人，托辞安置父母实则远离他们；或者嫌他们固执，总是托故不遵照长辈的吩咐执行；或者厌烦他们眼花耳聋，用不耐烦的态度对待双亲。于是渐渐疏远，生活资料齐备却感情凉薄，心冷色厉，尊重双亲却不亲比。那些自称孝却不能称之为孝的人，只知道在感情上要顺着双亲，却不知道更要在义理上让他们顺遂。有的任随父母性格偏僻，最后被一家人厌烦；有的随便他们作为，最后为乡里邻居憎恨；有的袒护他们的奸私，结果开罪于天地良心。顺从亲人的欲望，却忘记了要保护他们的身心健康，反而让亲人为恶，孝经讲让双亲平安为孝道。不然，即便身份显贵，也只会扬双亲不义之名，反而助长了双亲不义的气焰，这可以称之为孝吗？

又说：诸多的罪恶之中，不孝是最大的。而有四类父母最迫切的需要孩子尽孝，所以他们不孝的罪过，还要甚于他人。一是老，父母半老时，饮食起居还能自理，等到老态龙钟，走不动路，起卧要人帮助时，更需要孩子尽孝道。二是病，缠绵恶疾，累月经年，大小便不能自理，衣服被子污秽难闻，子女最难奉养的就在此时，而双亲最需要子女的时候也就是这时了。三是鳏寡，老来失偶，形影相吊，缺人嘘寒问暖，少人能把心话诉说。就算儿孙满前，年轻力壮的各自拥妻抱子，幼小的甜寝酣眠，长夜独醒，薄被如铁谁来温？四是贫乏，抚养子女用尽钱财，婚娶倾尽家底，把个孩子养的肥头大耳，只剩老人贫寒踌躇。想一种吃的都不可得啊，求乞三餐还要忍气吞声，子女不考量自己身从何来，却常常抱怨双亲有何留给我。以上几种老人，怨气尤其动天，劝化人的话，这样的要千万先劝才是。

姚若侯说：“一般人父母得子，最早也是二三十岁了，等到孩子成家自立，可以挣钱，身登显贵了，最早也要二三十岁。父母等到孩子能供养时，已经是五六十岁的人了。好比持短烛而行长路，紧赶慢赶尚且不及啊，怎么敢在中途逍遥浪费时间呢？为人子女的人，拥妻抱子，饱食安眠，漏尽鸡鸣，同衾共枕，可知堂上白发眼花的老人，又少了一天吗？妻子孩子年纪还小，在一起的时日正长，何况妻子可以再续，儿子可以再生，而生身父母可是一去不返，上天下地也寻不回了啊，到时悔之何急？小心啊小心，幸好没到此时，真是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啊。”

子路见孔子说：“过去子由侍奉双亲，常吃藜藿之类粗砺的食物，为双亲从百里之外挑米回来。等到双亲过世，他南游楚国，从车百乘，封赏到万钟粟，可是想要再吃藜藿，再为父母挑米，已经不能了啊。”孔子说：“子由侍奉双亲，可谓是活时尽力，过世后一直思念啊。”

兰公名期，侍奉父母至孝，一天有真人下到他家，自称孝悌王，对兰公说：“孝道极至到天，日月会为之明亮，孝道极至于地，万物为之生长。孝道极至于人，王道为其可成。你能孝悌，不久之后可以出世。”传授他秘诀，最后证成仙果。

太和楊黼，辞别双亲入蜀，寻访著名的无际大师。遇到一位老僧，问他要去哪里。他说：“访无际。”和尚说：“见无际，不如见佛。”他问：“佛在哪里？”僧说：“你往回走，看到披着被子倒踢鞋的，就是佛。”于是他就往回走，这一天，晚上到了家，敲门，他母亲听到儿子提早回来，十分开心，来不及穿好衣服，披上被子倒踢鞋跑来开门。楊黼一见，心下大悟，从此竭力孝敬双亲，年八十岁时，诵偈而逝。

徐積，字仲車，淮安山陰人。三岁丧父，从早到晚匍匐哀哭，甚是悲痛。幼年读孝经，动辄哭泣不止。弱冠之后，跟随名师胡安定学习，深得正心诚意的要领。侍奉母亲非常严谨，若不是有大事，几乎不离母亲身边。每日早起问候，准备食物，认真奉养，生怕有所遗落。应举时，不忍心离开母亲，就徒步拉车带母亲上京。因为父亲名讳石，他平生不踩石头。有人告诉他那太难回避了，他说：“我哪里是故意避开，我只要看见就惕然伤心，想到我父亲，实在不忍心踩啊。”母亲过世是，恸哭呕血，水浆几天不能入口。守丧居于墓边，一切合于古礼。每日哀哭问视，一如母亲生时。死后赐谥孝节先生，淮安人至今祭祀他，将他比作曾参与闵损(闵子骞)一样以孝行著称的人。

姜詩，廣漢人，娶妻庞氏。姜诗侍奉母亲至孝，妻子庞氏也非常恭顺。母亲喜好饮江水，离家六七里地远，妻子常逆流而上取水。后来遇到大风，不能按时回来，母亲口渴，姜诗责备妻子而将其遣归。妻子寄住在邻家，昼夜纺织买饮食，让邻家母亲说是自己送给婆婆的，这样很久，婆婆感到奇怪，问邻母是为什么，邻家母亲以实情相告。婆婆很受感动，将他们劝和回还。他们的孩子后来因为去远方打水溺死，妻子怕婆婆哀伤，只说外出行学。婆婆喜欢吃魚鱸，可是又不能一个人独自吃完，于是夫妇俩经常努力做鱸，然后喊邻家母亲来一起吃。一天屋舍边突然涌出清泉，味道如同江水，每日动辄跃出双鲤，以供两家母亲食用。赤眉军经过这里，说：“惊动大孝之家，会触怒鬼神。”于是赠给米肉而走，姜诗接受并将米肉埋了。临近的村落都因此而安全。后来征为江夏令，在官位上过世，乡人为他立祀。

唐龍，蘭谿人，性情至孝，早年丧父，只有母亲在家。他当官时，每天早晨一定穿戴好衣冠，拜问母亲平安，然后才上堂理事，晚上也是这样。母亲稍有微恙，便衣不解带，目不交睫守在身边，满面的忧色。工作时尽量放人活路，以为母亲祈寿。官至冢宰。儿子汝楫，也是状元及第。

崔沔，年少便性格至孝。母亲失明，倾家荡产为母亲求医治病，亲自奉养母亲，不脱冠带三十年。温汤清水，随时送到。每逢良辰美景，一定带母亲出去游宴，把眼前的情况都陈说给母亲，让母亲忘记看不到的痛苦。后来年事渐高，官位也愈重，于是躬身认真教育子侄。母亲去世，他累到瘦削吐血，终身吃素，官至中书侍郎，儿子佑甫，是著名的贤相。

李瓊，娶妻有子，却移居在母亲卧房外，夜里常起来十余次服侍母亲，母亲每次告他说：“你这些年来筋力疲惫，何不买个佣人来服侍我就好？”瓊说：“凡是母亲想要的，不亲自经手，总觉得很失落。”母亲也就不再勉强他，全家人也不敢怠惰服侍老人。

楊孝子，武進圩橋里人。父母贫困而且都生病，他考虑自己不能供养双亲，于是冒耻行乞。所得到的食物，就算很饿，也不敢吃，一定要先给双亲。如果有酒肉，就跪拜献上，并跳舞唱山歌来取悦二老。这样过了十年。乡里人为他的孝道所感，给他钱财，要雇他做佣人，他拒绝道：“我的双亲病了，怎么可以一整天不在身边呢？”从此就算行乞也总会有人施舍。一有余钱，就请医生为双亲治病。后来父母相继过世，他又靠行乞买了棺材，用自己的衣服入殓。当时正值严寒，就赤身忍冻，毫不体恤自己。葬在荒野之后，他就露宿在棺材旁，日夜号哭，一个月左右死去。同乡有个人叫徐道之，病死了，被摄至冥府，在平台前站着，紫袍的官员入报说：“杨孝子到了！”冥王出来迎接，有官员捧着官服，请杨孝子更衣，徐道之在旁边看，就是他们那里的杨乞儿，所以就恳请帮助查自己的寿数。杨孝子上殿，冥王让他上坐，然后说：“久仰您的孝行，天上玉帝有旨意召你，不是我们随便招您来的啊。”孝子为徐道之查了阳寿，应当还有一年，道之苏醒过来，尽诉这些事情。

齊僧道紀，道行高邁。曾经在邳城讲经，每次都带着自己的母亲。对人说：“亲自供养自己母亲的人啊，能获得与登地菩萨一样的福德。”吃饭饮食，大小便溺，都亲自操劳。有人要来帮忙，他都回绝说：“我的母亲不是你的母亲啊。”听到的人，多有感化。

薛包，汝南人。父亲娶了继母。因为讨厌他而将其赶走。他日夜号泣不走，直到被父亲殴打。不得已，住在屋外，每天来洒扫家中庭院。父母又赶他走，就住在内门，早晚来问安，从不废止。这样一年多，父母感动，终于让他回来居住。

顧慤，性至孝。父亲娶妾，生了两个儿子，十分宠爱。慤每年教学收的钱，全部给他父亲。庚子年春，在张氏家开课，快回家的时候，张知道他的孝行，准备了一年的教学金，告诉他：“今天这些银子，你父亲不知道，这里正好有片田要出卖，可以买下来，等到秋天收成，可以得到租金若干。”顾慤说：“不行。怎么可以为了几石米就欺瞒我的父亲呢？”最后还是把钱给父亲拿回去了。后来生儿子际明，少年进士，在翰林院做官。

巴郡杜孝，在成都当差。想起母亲平日喜欢吃鱼，就用大竹筒装了两头鱼，投在河中。祈祷说：“我母亲一定可以得到。”他妻子在家出来打水，看到竹筒触岸，取出来，得到两条鱼，笑着说：“我丈夫爱母亲，所以才这样寄来啊。”

常州有个老太太，年老眼盲，只有一个儿子一个儿媳。儿媳在家做饭未熟，儿子喊她去田里，儿媳就嘱婆婆把饭做完。老太太眼盲看不见，做好的饭，误以为是马桶，便溺其中。儿媳回来看到，不敢说，先取干净的给婆婆吃，其次给丈夫，最后剩下的自己吃。一会儿，白天突然变黑，儿媳如同被人摄去。一会儿，云开复晴，儿媳在靠近家的林子里，怀里有一个小布囊，能存三四升米，刚刚好够一家人的早饭，每天去看，里面的米都是满的。

任元受，宋人。母亲年事已高，而且多病。元受读遍了医书，凡母亲生病的理由，或因为饮食，或是燥湿，或因话语稍多，或因忧喜过度，五脏六腑皆如洞察，不用切脉就知道情况，用药有效。张魏公想请他入幕僚，元受竭力推辞说：“假使我有神丹可以延年，必然拿去给母亲，而不献给主公，这已经是不忠了，更何况我怎么能舍弃母亲而为先生做事呢？”

徐一鵬，字季祥，鄞人。为人至孝，在海滨县教书。一夜作了怪梦，醒来后对主人家说：“我父亲大概生病了。”于是赶紧往家走。连夜过一山岭，突然遇到一只老虎挡住去路。徐一鵬仰天祷祝说：“我为父亲生病而赶回家，就算被老虎吃了，又有什么值得害怕的？”老虎忽然掉头曳尾跑走了。等他赶到家，父亲果然重病昏聩。季祥到家，父亲立刻就醒了，说：“我儿刚才回来，是不是路上遇到老虎了？我刚才被人带到一间公府，见一个红衣人说：‘你命数已终，但你儿子大孝感应天地，老虎都避开不敢上前，为孝子的缘故，延你十二年寿命。’”

阮孝緒，字士宗。在钟山学习，母亲忽然生病，兄弟要写信给他，母亲说：“孝绪自有灵通，一定会自己回来的。”他果然因心惊而回家。母亲的病要一味药名为“生人蔘”，传说钟山有，孝绪翻山越岭亲自去找寻，累日不停。忽然看见一头鹿徐徐前行，孝绪随着鹿到了一个地方，鹿突然消失了，在那里再看，正是生人蔘所在之地。服药后，母亲立刻痊愈。

晉陵城東顧成，娶錢氏女為儿媳。钱氏回母家省亲。当时瘟疫很厉害，辗转传染，有一家数口毙命，也有全巷没几个活人的，令人惶恐战栗，就算是父母子女这样的至亲都不敢相互访问。顾成先染瘟疫，妻子和儿子们一家八人，都病在家中听天由命。钱氏听说这个消息，急忙要前往探视，父母竭力阻止。她说：“丈夫娶妻，本来就是为了父母亲戚的生死大事，现在父母亲戚都病得很重，我却忍心不回，与禽兽何异？我前去就死，不能让父母看顾了。”于是只身上路。顾成家里白日看到鬼物互相说：“诸神都护着孝妇回来了，我们若是不避开，少不了受天谴！”于是一家八口全活，这是顺治甲午年三月的事情。

六朝潘綜，烏程人。孙恩之乱时，妖党攻破村邑，综与父亲潘骠一同避难。父亲年老走的慢，贼兵追近。骠对综说：“我跑不动了，你自己走脱吧，不要两个人都死了。”父亲说完困乏的坐在地上，潘综面对贼兵叩头说：“父亲年老，请乞饶命。”骠也求道：“我儿年少，能自己逃走，现在却因为我不去，我不惜死，请让儿子活命。”贼兵砍骠，综把父亲护在身体下，贼人砍综，头面共受四刀，人已经昏厥，依然护住父亲。有一贼兵从旁边来，对其他人说：“这个儿子以死救父，怎么可以杀？杀孝子不祥！”父子终得免。

鲍出，興平中人。三辅乱时，鲍出兄弟四人，在家侍奉母亲。因为没有吃的，所以留母亲在家，四人出去采莲藕。饿贼数十人掠走母亲，鲍出要去追杀贼兵，兄弟都说：“贼人众多，你要怎么办？”鲍出说：“母亲被人绑走，我还怎么活着？”于是独立追击贼兵。贼兵列队等他，鲍出砍倒贼兵四五人，贼兵逃走，之后返回围攻鲍出，鲍出跳出重围，又砍倒数人，贼兵驱赶母亲往远走，鲍出继续追击。见到母亲和邻家的老妇一同被掠，鲍出更加奋力的攻击贼兵。贼人问：“你到底想要什么？”鲍出指他的母亲，贼人连忙归还了鲍出母亲，邻家老妇向鲍出求救，鲍出再度砍杀贼兵。贼人说：“已经还了你母亲，为什么还不走？”鲍出用手指邻家老妇，“我嫂嫂。”贼人也归还了。母亲腿痛不能走路，鲍出就让母亲坐在大竹笼内，自己背着回家。母亲百余岁过世，鲍出年逾七十，行丧事依然遵循礼节而行。

吉玢，字彦霄。父亲是本乡令，被官吏诬陷，被廷尉缉捕，罪责当死。吉玢那年十五岁，击鼓鸣冤，请乞代父亲受死。武帝非常惊讶，因其年幼，怀疑受人指示，让廷尉询问。吉玢对说：“我虽年幼，怎么会不知死的可怕，只是不忍见父亲被处极刑，自己却苟延残喘。所以内心决断，上奏皇上。哪里有受人教唆？”廷尉以此禀告武帝，帝宽恕了父子的罪过。丹阳尹王志求，认为应宣传他纯孝的事迹，吉玢说：“大人认为我是如此浅薄的人吗？父亲受辱，儿子拼死，道理原本如此，我做出这样的举动，本属应该，若因此而沽名钓誉，实在是羞辱我啊！”于是坚决的拒绝了。

賈直言，唐人。父亲名道冲，德宗时，因为泄漏禁宫中事，被赐鸩酒。贾直言对来使说，想亲自执酒器给父亲，等到他拿到酒杯，举头自饮，立死。第二天，鸩酒从足下泄出而复生。皇上听说了，免去了他父亲的死刑，转为流放去南海。

庾子輿，父在巴蜀西部做官时亡故，他去带尸骨回乡。当时秋水正大，三峡险滩灩澦堆只有尖端露出睡眠，瞿塘水流又急，此时天要下雨，舟上众人大恐。子輿仰天痛哭，哭声未停，水势顿减二十余丈。舟刚过了险滩，水又回复如初了。

宋華寶，父亲守长安，当年十六岁。临别时父亲说：“等我回来，给你束冠成婚。”等到长安陷落时，父亲阵亡。华宝年到七十不成婚，不束冠，有人问缘由，动辄恸哭终日。

朱百年，家貧。母亲在冬月过世，穿的衣服里面没有棉絮，百年从此不再穿绵帛。贫寒时曾经在孔顗家借宿，衣服全是衾布。孔顗用被子给他盖。百年开始不知道，等到醒来时，就把卧具引去，对孔顗说：“棉花一定非常的温暖啊。”因此悲恸落泪，孔顗也感动的落泪。

****我在每格下，多采用古今格言，或是先辈名论，半参以个人的愚见。本格首列颜，姚二位先生的言论，至于每条下，不可以累赘一辞。父母恩同天地，既不可理论，又很难用人情来说。曾记六条孝顺歌是：“我今未說淚先零，難報雙親罔極恩。真是斷腸談不得，那能說與眾人聽。”**每每看到古人至性动人处，只教泪涔涔落下啊。

吴二，临川的平民。母亲老了，尽力侍奉母亲，让她开心。一天晚上，梦见有神人告他说：“你明天午时，被雷劈死。”吴二以母亲年老尚在乞求，神人说：“这是天命，不能赦免。”吴二怕惊吓到母亲，清晨起来给母亲做好饭端到母亲面前，说自己要去外地，请母亲暂时住在妹妹家。母亲不允。一会儿黑云四暗，雷声轰轰。吴二担心惊吓到母亲，就让母亲关门闭户，自己去田野里等待天罚。一会儿，云开光来，吴二竟然一点事情都没有，于是赶紧回家安抚母亲，但害怕事情没有过去所以不敢说。夜里又梦见来说：“你至孝感动天地，已经赦免往昔罪恶，要更加努力。”吴二一生孝养母亲。

喻氏，鄞县支祖宜的妻子。家中婆婆性急严厉，经常刁难她，喻氏恭顺没有怨言。一夜梦见神人告知：“你前世是牢容妻子。年三十，病入膏肓不治，你婆婆七十多岁，煮肉糜给你。你因为口苦厌食，多次哭骂于她。到临死时，对着婆婆呼天抢地的说：‘你活了七十岁还不死，我才三十就要死了，老天不公啊！’司命听到了，下令要焚你尸身，但你已经气绝身亡了。现在要了结宿业，明日要你死在雷斧之下，念你今生有孝德，所以提前告你。”喻氏惊醒。凌晨，她沐浴更衣，拜别婆婆说：“我来家三年，没有侍奉好您，现在我请假回家，恐怕要身有不测，望婆婆好好生活。”婆婆很惊诧她说的这些话。回到家见到父母，喻氏讲了这个梦。燃香立在屋南树下，仰天祝祷说：“我之死，是宿世的孽债，有所不辞。但念及婆婆老了，丈夫又贫穷，谁来侍候他们？这是一，父母从小教育训诂，今天却被天诛，辱及父母，这是二，另外我有身孕七个月了，万一是个男孩，丈夫家有后，这是三。前两事能放下，唯独丈夫有后这件事我实在放不下，请乞少延三个月，分娩而死。”当时阴云弥补，白昼如夜，风

雷交加，正遇文昌帝君察知详情，奏取村里凶逆的马氏替代了她。张宝妻子马氏，淫悍悖逆，事姑婆無禮，遂被雷震；而喻氏则免过此劫。

开封有个老翁，长子娶妻住在别处；幼子已经联姻，但还未过门。正逢周王挑选宫女，女家催促希望早日完婚。老翁家贫，只好给人去做仆役还钱来做聘礼。新媳妇过门之后知道了，大哭说：“做媳妇的怎么能让公公做仆佣？”就取了金银首饰换钱，要用来典赎老翁。长子的媳妇不孝顺而且贪婪，居然把钱偷去了。幼子又怀疑妻子暗中反悔所以藏了钱财，媳妇百口莫辩，又悲痛老翁无钱可赎，忧郁至极而死。家里将尸体收殓了安置在他处。三天后，家里婆婆让长子媳妇去祭悼新媳妇，一会儿雷雨大作，婆婆听见有人敲门，开门来看，二儿媳在门口。婆婆大吃一惊：“你是鬼吗？”二儿媳说：“我是人啊。初始我如同在睡梦中，神魂飘摇，不知在哪里，突然听到很响的雷声，睁眼一看就在这里了。”众人前往棺材处查看，发现棺盖揭开，长子媳妇跪着死在哪里，原钱在手里。

宋朝时有个叫陈廿三的，住在山里，为人粗犷彪悍。父亲年老，他却常常忤逆不孝，父亲实在忍无可忍，多次用手指他头说：“不孝之子啊，希望你被蛇伤虎咬！”父亲过世后，廿三和其他同伴入深山伐木，有蝎子蜇了他的脚。再往前走，突然遇到奔出的老虎。众人都逃避散去了，廿三因为脚上有伤，竟被老虎吃了。

译者按：记得曾有人说，长辈咒诅晚辈，多有灵验，大抵也是因为这种咒诅是不孝的结果，所以特别的损功德吧！《镜花缘》中有说，虎豹从来不敢吃人，并极怕人，素日总以禽兽为粮，往往吃人者，必是此人近于禽兽，当其遇见之时，虎豹并不知他是人，只当也是禽兽，所以吃他。人与禽兽之别，全在顶上灵光。禽兽顶上无光，如果然之类，纵有微光，亦甚稀罕。人之天良不灭，顶上必有灵光，虎豹看见，即远远回避。倘天良丧尽，罪大恶极，消尽灵光，虎豹看见与禽兽无异，他才吃了。至于灵光或多或少总在为人善恶分别。有善无恶，自然灵光数丈，不独虎豹看见逃窜，一切鬼怪莫不远避。

龙游有姓徐的一家人，兄弟二人，相距十余里，五日一轮养母亲。兄长贫苦的厉害，弟弟稍有余饶。兄长供养母亲，在轮内差了两日，对母亲说：“我这里真的没吃的了，您暂且往弟弟家，我往后一定补上。”母亲往二儿子那里去，到了门口，二儿子

坚决不让进，说：“兄长的供养还没满呢。”母亲把兄长的话说与他听，二儿子还是坚决不同意。母亲听到家里人说饭熟了，想吃一口止饥，二儿子偷偷让妻子把饭藏在床上，谎说没有。母亲垂泪往回走，没几里地，雷电交加，二儿子家里妻子死在门前，二儿子死在堂中。邻人看他们的床上，饭还在锅里冒着热气。

民國二十八年六月六日，上海申報載，海通社華沙五日電：「波蘭索里卡村，昨日發生駭人之逆倫慘案。有平民勃里斯圖巴者，年三十二歲，因繼承財產關係，與其母發生口角，竟以利斧將其母砍死。勃甫自家中逃出，即觸雷電而死。鄉人咸謂雷殛逆子云。」

按古書所載雷殛不孝事，多至不可勝數。今科學家曰：雷乃空中電氣，偶被其所觸，非神所使也。幼年學生入校讀書，教師必以此等言教之。謂凡信鬼神禍福因果報應者，乃迷信也。青年受此等影響，肆無忌憚，遂造成今日之萬惡社會。然雷懲惡，見於左傳；至誅擊不孝，古今紀載尤多。豈能以一己之主觀，抹殺多數之事實！右錄波京專電，由外國通訊社所傳，遍載各國報紙。由此可知，雖不信雷神之國，雷亦顯其威神。雷之所以有靈，即自然因果律之表現耳。且逆子出門，立被擊死，報應之速，足證明中國各書所記同類之事。新學家所視為神話者，今可信其非捏造也。己卯夏日聶其杰識(按：此二段評註，係民國廿八年聶其杰居士重印本書時所增入。~出版者~)

译者按：此类事件多不胜举，互联网发达的今天，在搜索网站内搜“不孝 雷击”，全世界的类似事件不计其数，若仍说这是偶然，实在是闭目塞听了。

胡霆桂，為鉛山主簿。当时禁售私醋的法令很严。有一家的媳妇密告说家里婆婆私酿醋，霆桂反问她：“你侍候婆婆孝顺吗？”媳妇说：“孝！”霆桂说：“既然孝，那你可以替婆婆受罚。”按私醋的刑律鞭笞了这个媳妇。之后，当地政化推行非常顺利。

丁太學，嘉靖時人。当时有一位苟仙姑，预言吉凶非常的准。丁要参加吏部的选拔，去问能否成功。开始仙姑不回答，勉强一定要问，仙姑说：“不用问我，你家堂上人岁数大了！就算成功，也该唾弃，何况你自己都朝不保夕了！”后来丁竟然中选，领到郡幕的工作，看到家里的讣告，他也偷偷藏起来。买船上任之时，怪风忽起，全家溺死。

羅輦，在大觀年間游于太學。以前程之事问祷于神，梦见神告他说：“你父母太久不葬，已经得罪冥司，赶紧回去，前程不必问了。”他问：“我还有兄长啊，为什么我独自获罪呢？”神说：“你是儒者，明理知意，你兄长是个平庸的人，不知则无罪。”这一年之内，他就去世了。

葬，就是藏啊，骨肉得到安放，才能平安。曾见过世俗有兄弟几人，被各家风水蛊惑，以致互相阻挠，拖延下葬时间，甚至还要看是否大利子孙，直到尸体不能再放了才算完。下葬就是为了让过世的父母入土为安啊，父母入土为安了，其他的事情才能安。青龙白虎，明堂分管之类的说法，我查阅古代的葬经，根本是无稽之谈。天地尚且无全功，人间的事情本不可求全责备，若风水利一房太多，那么另外一房则偏枯太多，这就肯定不是吉利的葬地了，一房不好，其他房能好吗？我希望世上要营葬亲人们的人们，只一心以让父母入土为安为主，则下葬自然从速。阴地好不如心地好，只要能尽孝心，子孙何患不好？若是那些吝啬之人，胡乱应付丧仪，假托速葬，而轻率的弃亲人骨肉于水泉蚁穴，那种不孝之最，又不可同日而语啊！

沛國民張義，安守本分，勤力耕作。常恐怕有过世，时常籲天懺悔。到了老来，恍惚间到了阴府。管事者给他看一个黑本，本中所列罪目，都已经勾掉了，唯剩一件事情没有勾，看时，是他少年时，父亲让他去割麦子，他瞪目拒绝，并有所怨言，以此不赦。大抵上天律之中，不孝之罪最重，不宜忏悔。醒来之后，经常以此告诫他人。

俞麟，是太原的诸生。同社的王用予，供奉文昌帝君从不懈怠。一天，梦见自己来到文昌帝君前，帝君很恳切的教导他。用予叩问了自己的成就后，问俞麟的成就。帝君说：“他应得一科，但因为侍奉双亲用腹诽法，而且尖刻论人，不近情理，却常以君子长者自命，所以废黜了。”用予问：“什么是腹诽？”帝君说：“对于父母的言语举动，他心底其实完全不以为然，但勉强不露出声色，浮沉随意，不去关心。真知真

性越来越远，虚情假意天天伴随，真是把亲人当路人啊！虚假的行为，窃取声名，这是最让神生气的事情。”俞麟果然终身没有中举。

讨论不孝到了这里，编纂的差不多了。然而孝为心德，大顺大逆，总在这里分开。所以说赡养，必须是以赡养良好的情志为主，而口体次之；说孝的话，一定要以爱敬为主，而祭祀祖先用什么牺牲铜鼎却在其次了。

第二章 和睦类

杨椿、杨津，兄弟友爱。早晨便聚于厅堂，终日在一起，不私回房内。有好吃的东西，人不凑齐了不吃。厅堂间常常挂上幔帐，作为休息的地点，就连睡觉前也相互谈笑。椿年老后，曾从他处醉归。津扶持他回屋，自己就睡在门外，等着问安。椿每天在附近出游，有时日落不回来，津不先吃饭。后来津调任肆州，椿在京中老宅住，每逢四时当季美味下来，椿总是挨个亲自挑拣，没有寄给弟弟之前，自己不先吃。百口之家，没有挑拨离间的人。

司馬溫公，與其兄伯康，十分友愛。伯康年近八十，溫公十分认真的侍奉，好像对待父亲一样，保护的如同婴儿一般。每次吃少了，都会问：“这样能不饿吗？”天气稍微冷点，就摸着哥哥的背说：“衣服会不会太薄了？”越老越是如此。

读书录曰：法昭禅师偈云：“同氣連枝各自榮，些須言語莫傷情。一回相見一回老，能得幾時為弟兄？”诗意了然，真是深解人间晚年兄弟之爱啊。古人说人伦有五，而兄弟相处之日最长。君臣相遇，朋友聚散，不大可能长久，父生子，妻配夫，最早也是二十岁算起。只有兄弟或者一二年，三四年相继出生。从竹马游戏，到弓背白发，相互周旋，最多的可以到七八十年啊。能够相处融洽，猜忌不生，真是快乐无边的事情啊。却就有不相往来，不通询问；路上遇到却耻于下车，家内冲突就考虑告上庭堂；与异姓人结拜弟兄，延请搬弄是非的人为上客；家人反目，外鬼入内，这不是天下第一是非颠倒之事吗？

许武，字文长。父母早逝，有两个年幼的弟弟。武自己耕种的时候，两个弟弟虽然还拿不动耕锄，但一定要在旁边观看。夜里则点灯读书，许武让两个弟弟也坐在席侧，亲自教授遣词造句的方法，仔细的为他们解说。无时无刻不以道义，廉耻训导他们。两个弟弟稍有不听管教，他就跪在家庙前说：“是我无德，不能教化，期望父母在天有灵，能为弟弟们启蒙！”两个弟弟哭着说改才起来。从不以疾言厉色相加。屋里只有一榻，三个人睡一张床。有人劝说许武娶妻，他回答说：“娶妻易生嫌隙，怕伤我手足之情啊。”于是被举荐入朝，做到议郎。后来随编制取消归家，先为两个弟弟议亲之后，才自己娶妻。两个弟弟均学有所成。

颜氏家训里讲：二亲过世，要兄弟互相照顾，关系要如同形和影，声音与回响。要追念过世者的遗留，珍惜自己的分身形气，还有什么比爱护兄弟更好的呢？况且那些幼小的遗孤，伶仃困苦，作为长者，要象兄长一样和他们友爱，而又要行父亲的严厉和母亲的慈爱啊；从教育到体恤关心，实在应该无微不至。若兄弟做到这一点，就又是一个境界了。

王览，是王祥的后母朱氏生的孩子。王祥侍奉后母至孝，而后母几次想害他。王览总是尽力调和折冲。每次鞭撻王祥，览总是涕泣抱持。曾想下毒酒鸩杀王祥，而览知道了，作要喝的样子。母亲惊慌，把酒打翻。有时故意无礼指使王祥，王览总是同他一起。后来又虐待指使王祥妻子，王览的妻子也一起陪着。最后终于感化了母亲。王祥后来官至太保，而九代公卿，都是王览的后代。

王祥孝，王览更孝；王览难得，他妻子与丈夫同心尤为难得。后母的弟弟做到这一步，真是够了啊！

牛弘，字里仁。弟弟名弼，喜好酗酒。曾在喝醉时，射杀牛弘拉车的牛。弘回家，妻子迎出来说：“小叔射杀了牛！”弘直接回答：“做肉干。”坐定之后，妻子又说：“小叔射杀了牛啊，这么大的事情！”弘说：“知道了。”颜色自若，读书也没有停下来。

弘妻一言而再，是世俗常情；弘毫无怪责，是出于对兄弟的友爱啊。

薛包，事父母至孝。等到父母过世了，弟弟们要求分财别居。包阻止不了，奴婢他自己只要老的，说：“在一起久了，办起事来习惯。”器物取那些陈旧的，说：“我一直用的东西，习惯了。”田产只要荒芜的，说：“我小的时候耕种的，心意所恋啊。”任由弟弟们按自己的意愿取用。后来诸弟纷纷破产，他害要再给赈济。

妙在把好东西留给了弟弟们，自己却不担那“清廉”的浮名。

趙彥霄與兄長彥雲，双亲过世，在一起住了二十年。彦云浪荡游乐，废置产业，彦霄几次劝谏都不听，没办法，只好分家。分家后五年，兄长的产业耗尽，负债盈门，渐渐准备逃亡。弟弟在除夕夜置酒，宴请兄嫂。告知说：“弟弟我最初并不想分家，只是因为兄长用度不知节俭，我唯恐全部用尽，不得已才分家的。现在幸好还有先业的一半，还够困难时用途，今日请兄长和嫂嫂回来，主持家事。”随即取当年的分家书焚烧了。仓库钥匙，全部交给兄长和嫂嫂。另外取出自己的储蓄，还清了欠款。兄嫂愧谢不已。从此之后，兄长处事谨慎守节，治家勤俭。彦霄与子，那一年同登科举。

这种情况，要的全是一片惻怛至誠，钱财得失全不在意。若有纤毫介意，便入人心下，兄嫂接受这好意，也不能安心了啊！

洞云张翁，文定公张邦奇的父亲。文定公做学宪时，厅室仅两间，上官到访非常不便。旁边一间屋子，是他的叔叔在住。恰好叔叔有债务愿意出售，文定公出双倍的钱买下，要重新构建。告诉父亲，张翁听说他倍价买屋，很高兴。忽然又潜然泪下。文定公问他原因，张翁叹息说：“我一想到要拆他的屋子来扩充我家，他们夫妇是什么心情啊？”文定公惻然说：“父亲大人宽心，我这就还回去。”于是去取买券。张

翁说：“唉，我估计现在那钱已经拿去还债了！”儿子说：“那我们把屋子合并，钱就不要了。”张翁欣然说：“若是这样，我心下就慰然了。”

郑均，字仲虞。兄长为县吏，收了很多赠礼。郑均数次劝谏不听，于是自己去别人家做帮佣。几年，得了些钱帛，拿回来给了兄长，说：“钱没有了，可以在赚，作官贪脏，一辈子就完了。”兄长被他所感化，廉洁行事。郑均被尚书举荐作官，朝廷表彰他的义行，赐尚书俸禄终身。

劝化兄长从善，最难在给兄长钱财，他尽到了做弟弟的极致啊。

陈世恩，夏邑人，万历乙丑年进士。兄弟三人，兄长孝廉，二哥是世恩公，小弟某，年轻喜欢四处游玩，经常早出晚归。兄长厉声正色教导劝他改正，不听。世恩公说：“这样只会伤害我们的兄弟友爱，没有好处。”于是每晚在门外等着，待弟弟回来，亲自开门起锁，问弟弟寒温饥饱。这样一久，弟弟非常懊悔，不再晚归。等到世恩公显贵，兄长已经过世。有个叫吴三的人，是兄长侧室的弟弟。一天来看望姐姐，衣衫褴褛，世恩公请他入座对食。弟弟从外面回来，问哥哥说：“在外面其他地方吃就好了，何必请到上宾的座上？”世恩公说：“我们嫂子子女全无，年纪轻轻就孀居，为哥哥守寡，我很感激敬佩，遇见她的弟弟，一起吃饭有何伤害？”弟弟叹服。世恩公二子陞、陞，俱登第。

庾袞，晋咸寧中人。一年流行瘟疫，已经死了两个兄弟，庾袞的次兄庾毗也病危，父母家人都外出避祸，庾袞独自留下，不肯离去。他自己在家照顾兄长，调理汤药，昼夜不眠，还每日抚棺痛哭不辍。几十天后，瘟疫渐渐停下来，家里众人才慢慢返回。毗的病也好转了，而袞一直没有病。

人在疾病危亡之际，正是依赖骨肉至亲的时候啊。所谓瘟疫传染之说，世俗只是迷惑而没有察觉，

才有父子兄弟也托给别人自己远去的情况啊！既没有人扶持关心，也没人注意汤药粥饭，病人真的是很难复生啊！隋朝时辛公义在岷州当刺史，当地习俗畏惧瘟疫，一人得病，全家走避，所以病者多死。公义命令把病人全部放在庭堂。一时庭廊全满，公义自己在他们中间设了床榻，睡在病人中间，俸禄全部用来买药，自己亲自询问病情，病人多恢复健康。于是召那些走避的亲戚说：“生死有命，怎么会随便传染？若是真能传染，我早就死了。”众人惭愧拜谢而去，民风从此为之一变。

孫棘，宋朝大明年间人。当时抽壮丁戍边，弟弟孙萨应该充军。孫棘妻子对丈夫说：“夫君你为家长，怎么可以把这个责任推给弟弟？婆婆过世的时候，让你照顾弟弟。现在他还尚未婚娶，家还没有。而你已经有两个儿子，便是死了又有何恨？”孫棘就去拜见郡令，愿意替代弟弟，弟弟自己也跑去，不愿兄长替代。太守张岱怀疑他们所说不实，分开兄弟让下属仔细查问。兄弟俩各自解释为什么而来，面不改色，都是甘心赴死的样子。太守上表奏明上听，免去了他们一家的徭役。

兄长代替弟弟，已经很难了；而这件事又是妻子说出的，更加奇特。又妙在这件事是从过世的婆婆那里说起的，这一家实在是和睦啊，更可以说是笃孝了！

鄭湜，明朝洪武年间人。当时胡惟庸事发，人有仇怨不满的人，都指为胡党。有人密告郑氏兄弟交通胡惟庸，鄭湜兄弟六人都被通缉。几个哥哥刚要出发，鄭湜说：“有我在，怎么能让哥哥们受刑？”于是独自拜见捕吏请行。他的二哥郑濂，在京师已经有事。弟弟来了之后，接了弟弟说：“我是家长，应该认罪，弟弟与此无关。”湜说：“哥哥老了，我去申辩，万一不行，就让弟弟伏法。”二人争着要入狱。太祖听了这件事，把兄弟二人召到朝廷，嘉勉了他们。对近臣说：“他们能做到这样，怎么可能跟随别人为非作歹呢？”于是拔擢兄长为参议。

王毓俊，侍御王復齋之子。王復齋曾买妾，被妻子妒忌。他外出时，妻子将其关在楼上，不给饭吃，想饿死这个小妾。毓俊当时才八岁，对母亲说：“饿死人的话，别人都会说母亲不贤。不如每天给粥汤，让她慢慢死。”母亲听从了。毓俊暗地里用小布囊藏了干粮给她吃。半年左右，生下一个孩子，偷偷藏在别处。等到王复斋过世，毓俊抚养弟弟成人，如同亲生一般。后来子孙甚多，多显达。

吳興有个姓莫的人家。婢女怀了主人家的孩子，因为害怕主母嫉妒，所以就赶紧嫁给了卖粉羹的人家，生了个男孩。莫家主人过世，婢女的孩子才十来岁，有恶少想用他分莫家钱财，命令他去哭丧，自己与他人计划甚详。孩子入府哭丧，莫氏长子连忙上前说：“你不实卖羹家的孩子吗？”孩子回答：“是。”于是拉着他拜见母亲，又遍指家人说：“这是你当跪拜的，这是你应该受拜的。”拜完，孩子要离开。长子说：“你既然是我弟弟了，就当在此抚丧，怎么可以离去呢？”于是为他安排与自己同住。群小刚刚聚齐等待家里闹出争端，听说已经接纳，相视惊诧，计不得施。

不仅要有高尚的品德，也要有急智啊。不这样的话，莫氏家里危险了！曾说大户人家流俗相传，总以为亲近侍婢是本分内的事情。却不知道侍婢一旦与主人私通，多靠这个私通其他仆人，有了身孕就说是主人的孩子，到时候是自己的还是不是，就说不清了。于是就有蓄藏愚贱的后裔，来玷污宗族的人了。抑或是家里妻子不容，因而被赶出嫁给贫贱之家，待孩子长大，没有不自认主翁的孩子，儿日夜睥睨其家的富厚。专待主人去世，便要求归宗分财。又多有群小胁迫，结祸诉讼，破家之道啊。所以袁氏有言：“凡有侍婢，不可不谨始慎终啊。”

施佐、施佑，兄弟俱為知州。致仕的家居和田产，有些许摩擦，亲友每天为他们处理，不能化解。同邑的严凤公，素以孝慈友爱出名，侍奉兄弟如同父亲，周恤友爱，无所不至。偶然在船上遇到施佑，说起房产这些事情。凤公皱眉说：“我兄长懦弱啊，我正发愁这事，若是象你兄长那样，可以尽夺我的田地，我还有什么忧愁呢？”因此而落泪。施佑恻然感悟，于是拉着严凤一同回到兄长的住所，边哭边拜，深深的懊悔自责。施佐也涕泣宽解，两人各以田产相互退让，于是友爱终身。

袁君载先生在《袁氏世范》中说：“骨肉失和，开始于很小的事情，而终于到了不可化解的程度，还是因为失和之后，各自负气，不肯低头啊。如果有一个人能先低声下气，首先道歉，则彼此往复，自然不异于平时。”看到这里，更加确信啊。

郑大郁曾说：“大凡我们和兄弟相处，偶尔有不相容的失和，最应该明白说破，随时可以消释不和，不伤友爱。就像大舜对待傲象一样，只是不藏怒，不宿愿，就已经为圣了。今人对外假借融洽之名，而心中怀有嫌隙。以致于表面团结内里相互妒忌而无

法化解，是自己违背自己的天性啊。”我觉得这个说法最好，陈几亭先生所以极力反对张公艺先生的忍之观点啊。然而忍不一定是藏蓄不发，应该如同世间说的耐得事一般，有人致我于不堪的境界，我能随遇而安化解掉，不放在心上。有人说：“这是不用脑子，这是无知，这是错误的，这是见识少啊！”唉，这些是多大的事情呢？只要不为这些事情挂怀，即便一天我被人排挤十来次，也可以口不出恶言，面不现怒色啊。这才是善于忍的人吧。这一说法本自司马温公，足以救忍字的讹误了。

刘彻，家里有些钱，学识也有声望，可是屡试不第。同邑有一个名叫朱轼的人，家里贫困，在里中教学。年末拿了教书钱回家。路上遇到一个农夫，抱着农具在路边哭。朱轼问他缘故，说：“贷的青苗钱，还不上。”朱轼把教书钱全部拿来为他补缺，让这个农夫免于牢狱之灾。当时刘彻以自己的前程请问于神，梦里有神人告诉他：“你本来有官禄，但奈何你德行有亏，得不到了！”刘彻问哪里有亏，神人说：“你弟弟欠官家钱，你眼看着却不帮助，差点害死你弟弟，这不是德行有亏吗？”刘彻说：“这是我弟弟自己不肖，我为什么有罪？”神人说：“行路之人，看到了尚且不忍，你的亲兄弟，怎么可以不动心呢？你不知道朱轼代纳青苗钱的事情吗？他马上就要有阴德的果报了！”刘彻醒来，拜访朱轼，才知事情原委，怅然若失。朱轼生了三个孩子，都是显贵，而刘彻却终身不第。

不周济兄弟的人，举世实在有太多刘彻这样的人了；以兄弟不肖为借口的，放眼看去也都是刘彻这样的人啊。想来兄弟若是诚实贤良，哪里还要你周济？就算兄弟甘心穷困致死，冥责尚且不能饶那些坐视不管的人；若不甘心穷困，在外面为非作歹，岂不是连累一家人？在家里则怨天尤人，甚至视兄弟如寇仇，怎么可以不引以为鉴呢？。

王僧虔，带着侄子侄女到他执政的郡县。兄长的儿子王俭中途生病了，僧虔为他担心的废寝忘食。有人开慰他，他说：“古时马援，儿子与侄女，一视同仁。邓攸对于弟弟的孩子，更好过亲生。我和古人，也没什么不一样。亡兄的后嗣，我怎么敢有所疏忽？若是这个孩子救不下来，我就立刻回舟卸职。”侄子很快就好了起来。

袁氏世范中说：“父亲的兄弟，叫做伯叔父，伯叔父的妻子称之为伯叔母。大抵抚养教学，对孩子有父母之道，与亲生父母不远。而兄弟的孩子，叫做犹子。也是希望其侍奉长辈，报效宗族，有子之道，与亲子不远。所以年幼丧父母的孩子，若有伯叔父

母，则不至于没有人养，没有子孙的老人，若有犹子，则不至于没人侍奉。这是圣王制礼立法的本意。”现在或者自己只疼爱自己的孩子，不顾兄弟的后嗣；甚至有因为其无父母，而兼并财产，百般侵害的例子，可叹啊！

宋朝燕泰肅王，铺张浪费，常预借岁钱，多至提前几年预借，仁宗多次颁诏供给。御史沈邈，说不应该这样满足贪得无厌的要求。皇上说：“御史你错了啊，太宗皇帝儿子八人，到现在仅剩他一个人了。他是先帝的弟弟，我的叔父啊，每每想到这里，恨不能尽天下资财来供养他，多几年的俸禄，有什么好计较的啊！”

把话说到这个份上，旁人真的是再没办法开口了啊！曾听人说：自己的伯叔，是父亲一样的啊。凉薄的对待叔叔伯伯，就是凉薄的对待父亲啊。然而世间却可以容忍那些因为父亲兄弟不和而失礼于伯伯叔叔的人。父亲兄弟不和，是父亲的过错，作为儿子在这中间，应该婉转劝说，尽量让家人和合，更应该委曲从事，裨补缺漏。若是打着“父亲本意”的旗号而对叔伯失礼，只怕父亲一旦亲眼看到，就会立刻觉得自己对叔伯有所亏欠啊。

张士选，幼丧父母，和叔叔住在一起。叔叔待他，如同己出。叔叔有七个孩子，祖产未分，叔叔说：“我当分祖产为两份。”士选请叔叔分为八份，叔叔坚决不同意，士选坚决要求，最后还是依了士选。士选十七岁那年，入京考举。同去的二十余人，有术士看过之后，指着士选说：“你们这里中举的，肯定是这个少年。”同馆的人们都来轰他走。术士说：“文章的高低我是不懂，但这位少年有阴德庇佑。”到了揭榜时，果然独占鳌头。

士选贤德，叔叔也是君子。读起来，觉得一家和气蔼然，反倒好像被士选占了大便宜。

扈鐸父母早亡，侍奉伯父如亲生父亲。伯父老而无子，鐸為買妾。伯父过世，得一遗腹子。扈鐸很小心的照料和关照他。自己住在外屋，夜里还来看顾，不敢轻易安寝。

弟弟曾生重病，扈鐸向北极星方向祈祷：“我和我的孩子都可以走，但不要让我的弟弟过世，使得我伯父无后。”弟弟很快就好起来了。

昌化章家，兄弟二人没有孩子，她哥哥从别人家过继了一个孩子，没多久，自己家添了个儿子。弟弟带妻子去哥哥家说：“嫂嫂既然都生了儿子，不如把过继来的孩子给我？”兄长告诉自己的妻子，妻说：“没孩子时候过继来，刚得了孩子又要给别人，别人会怎么说我们？况且新生儿也未必可以保得住啊。”弟弟一直坚持想要，兄嫂说：“实在不想让小叔不如意，不如把我亲生的儿子给您们吧。”弟弟和弟媳都不敢要。嫂子说：“儿子就是我儿子，做侄子也被称为犹子，有什么不一样呢？”后来两个孩子又各生两个孙子，一门六进士。

金生某妻，溧陽施氏的女子。金某家里没钱，于是去金陵游学。在学校中秀才，因而买了一个小妾同居。施氏独自养了一个儿子，与伯叔和嫂子一起在溧阳生活。金生一年只回来一两次，施氏从来没有怨言。金家困窘，伯叔都努力耕作，金生也出一半的居家费用，而施氏还要纺织做饭，收拾谷场，整治园圃，无不尽力，照顾嫂嫂又更加的辛苦。一天，金生回来，施氏说：“你在金陵生活安乐，我在家里劳苦，不如买一个婢女给我，稍稍为我分劳？”金生给了她十金。施氏把这些钱给了嫂子，说：“姐姐怎么能常年劳役呢？想来小叔还没有结婚，用这些钱和伯伯一起经营两三年，可以勉强娶妻了。”伯伯常对人说：“我弟媳的贤惠，全邑也是数一数二的啊！”

我曾往来濂水间，亲眼看到这件事情，这已经是当地的风化了，哪里是只有一邑如此呢？

李光进，弟弟光颜先娶妻，而母亲把家事都交给弟媳处理，等到光进娶妻，母亲已经过世。弟媳把财务保管好，将管家钥匙交给嫂子。光进让妻子还回去说：“母亲曾让弟媳主管家事，不能改。”一家和美如初。

唐时张孟仁娶妻郑氏，弟弟仲义娶妻徐氏，共处一室纺织，寸丝不进私房，收到的财帛，全献给婆婆。要用钱时请婆婆代取，不问哪个是自己的。徐氏家里有钱而不骄，

郑氏家贫而不谄媚。郑氏回家，徐氏帮着带孩子，徐氏回家，郑氏亦如此。郡里称赞他们家为“二难”。

蘇少娣，姓崔氏。苏家兄弟五人，四个已经娶妻了。各自因为婢妾的言语每日争吵，甚至吵到动刀的程度。少娣刚嫁的时候，家里人都为她发愁。少娣说：“木石鸟兽，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世上哪里有不可相处的人呢？”嫁过去只好，侍候四个嫂子，执礼甚恭。嫂子有缺钱的，少娣总说“我有。”并且立刻给。婆婆让嫂子们干活，都互相看着谁也不动。少娣说：“我后来的，应该多劳，我来做。”自己家里有送些干果肉干之类的赠物，就把侄子侄女叫来分给他们，嫂子不吃，自己不敢先吃。嫂子们把抱怨的话对她说，她笑而不答。但有婢女把妯娌之间的闲言碎语来跟她说的，少娣鞭笞之。曾经用锦衣抱嫂子的孩子，孩子便溺，嫂子赶忙要接，少娣说：“不慌，别惊了孩子。”毫无可惜衣物的样子。一年只好，四个嫂嫂说：“五娣贤惠啊，我们不对啊！怎么可以年长于人而被人家看笑话。”于是相互和睦，再无抱怨。

既然嫁入人家，长年在这家传世，那么这里的亲人，就是我的至亲啊。对待公公婆婆，就是儿子媳妇对待我的样子，与叔伯妯娌相处，就是与儿媳相处的家法。一日比一日与人亲厚，好恩情，好礼数，不是很开心吗？终日与人作对，红口白舌，懊恼竞争，有什么开心呢？只是要放宽些肚肠，时常带些忍耐，不要太占便宜，就很容易人人和好了。我以好意待人，人一定知道，一时不知，过后必知。纵使人不知，旁观的诸亲也会因为我的言行而亲近我。要实心相爱，积久自然能生感动。不可以因为我有好意就一定要求对方感恩。一时没有回应，就说好意无用。感动是渐渐成就的啊。

福建漳浦衛氏，妯娌三人，最不和顺。每天互相说坏话，以恶言挑唆自己丈夫。嘉靖辛卯七月中，白昼响雷，化为牛羊狗三畜，只剩头脸不变，雷神现于空中，看了很久才隐去。三畜见人，口不能言，只有低头垂泪。很久才死。当时陈瀛为县令，画图刻传记录这件事情。

鄒僕，宋人，繼母之女，家中前妻所生的哥哥娶妻荆氏，继母不喜欢，所以常常不给饮食，僕偷偷以自己的饮食给她，母亲让荆氏劳作，她一定跟着一起。每次荆氏有什么错误，鄒僕总不让她知道，说是自己犯的错。母亲每每责打荆氏，鄒僕就跪在母亲身边哭：“女儿他日也要嫁人啊，若有这样的婆婆，母亲会开心吗？为什么要让嫂子

父母每天为了女儿担忧而愁眉不展呢？”母亲大怒，欲鞭笞鄒僕，鄒僕说：“愿意为嫂嫂受鞭笞，嫂嫂无错。”母亲慢慢有所改变。后来鄒僕出嫁，一次回家省亲时抱着几个月大的儿子，嫂嫂把孩子放在床上，孩子不小心摔下来掉在火盆边烧伤了额头。母亲大怒。鄒僕说：“我在嫂嫂房内不小心出的错，嫂嫂不知道此事。”后来孩子死掉，嫂嫂伤心后悔的吃不下东西。鄒僕没哭，好言劝嫂嫂：“不要太在意，我夜里发噩梦，这个孩子当死，不然对我不好。”勉强嫂嫂吃东西后才自己吃，终于劝动母亲不再欺凌嫂嫂。鄒僕曾生病，嫂嫂为她素食三年。鄒僕后来有五个孩子，四个中了进士，活到九十三岁。

歐陽氏，廖宗臣之妻也。才嫁过来一年，公公婆婆死于瘟疫，留下一个才几个月的女儿叫闰娘。欧阳氏才生了女儿，于是一同哺乳。又几个月，奶水不足给两个孩子，就让邻家帮助哺乳自家女儿，自己照顾闰娘。两个女孩长大后，欧阳氏偏重闰娘多于自己女儿，女儿颇有微言。欧阳氏说：“你是我女儿，小姑是奶奶的女儿。况且你有母亲，小姑没有，怎么可以一样对待呢？”因而泣下。女儿惭愧醒悟，凡事让着小姑，自己只拿小姑剩下的。宗臣后来在清沔作官，二女及笄待嫁，富贵人家多求亲生女儿。欧阳氏说：“小姑没有许人，我女儿怎么可以先嫁？”最后先让闰娘嫁入富贵家，簪珥衣服器用，嫁妆全用最好的，送自家女儿的都不如。从始至终如此。闰娘每每对人说起，总说：“我嫂子待我如母亲。”欧阳氏过世，闰娘哭至吐血，病一年多，听到她哭的人，莫不下泪。

鮑宣，漢時渤海人。娶妻桓氏，字少君。鮑宣曾在少君父亲处读书，少君父亲认为他清苦志坚，所以把女儿嫁给了他。送了很丰盛的嫁妆。鮑宣不悦，对妻子说：“夫人生在富门，习惯美饰，而我家实在是贫贱，不敢收这么重的礼啊。”妻子说：“父亲因为先生能修德守约，所以让我嫁给你，既然结为了夫妇，那自然惟命是从。”鮑宣说：“如果能这样，那就太好了。”妻子就把家里送来的嫁妆全部遣回，穿短布衣，与鮑宣一起乘窄小的鹿车回家，拜见婆婆，行完礼后，提着瓮出去打水，修行妇道，乡里称赞。

先辈曾说：“我曾见过富家的女子，骄奢淫逸，动辄笑话丈夫家的贫穷，总是逞奢华以图胜人一筹。一切孝敬公婆，和睦妯娌，贤分藏获，置若罔闻。曾几何时，妆奁用尽，丈夫虽然沾得一点好处，然而动辄受制，啼笑不敢，总是低人一头就不比说了！”象少君这样的谦顺，鮑宣这样的志杰，不容易见到啊！

刘廷式，与邻女订婚。不久进入太学，过了五年登第。等到回来时，订婚的女孩双目失明，家业也衰落了。廷式择即日成礼，女家推辞说：“女儿已成废人，怎么可以结婚？”廷式坚持，还是娶了盲女，生了两个孩子，等到做了高密副使，盲女得病过世，廷式哭的很伤心。当时苏轼为太守，安慰他说：“我听说哀生于爱，爱生于色。你娶的盲女，爱从何生？”廷式说：“我只知道去世的是我妻子，我所哭的也是我的妻子而已，与盲不盲无关，若因色而生爱，因爱生哀，那么色衰爱绝时，还有什么义可言？今日倚楼靠窗，临户卖笑的，都可以当作妻子吗？”苏轼叹服。盲女所生二子，皆登第。

文紹祖，福州人。聘柴氏的女儿为儿媳。不久柴氏女儿中风，绍祖想毁约，妻子生气的说：“我有儿子，当让他顺天理，自然长久，悖礼伤义，那是招祸。”随即让儿子娶柴氏女儿为儿媳，次年，儿子登第；柴氏风疾也好了。生了三个儿子，皆登第。

全副道理，幾句樸實話頭說盡。

南昌有李某是木工，段某卖针，刘某精于术数星命。皆因嘉靖岁饥，迁到湖省金沙洲，互相比邻，交往至厚。李家有个侄子，和叔叔生活在一起，工于文章。刘某看他命当显，代为做媒，聘段家女儿。隆庆庚午，乔当娶应试，想娶段家女儿同去，而段家妻子忽然变卦，说富贵未可期，怎么舍得让爱女远走呢？就让别的女孩替代自家女儿而行。乔与刘某都不知道这件事。等到乔回来之后，果然联捷，提拔到成都做太守，路过湖省，感激段家甚厚。段家女儿嫁给了萧氏，做库里，每日贫穷憔悴，而私心有羡慕替代者荣显，不久就郁闷而死了。

汉朝王骏，做官到少府，丧妻。有人劝他另娶，骏说：“过去曾子丧妻不娶，儿子曾元劝他，曾子说：高宗以后妻杀孝己，尹吉甫因后妻杀伯奇。我上不及高宗，中不如吉甫，怎么能保证不出是非呢？于是终身不娶。我王骏德不如曾子，儿子也不是曾元，何必另娶闹是非呢？”

大凡人们丧偶，多在中年。另娶的妻子仗着稍有姿色，入巧言，缠绵悱恻，让男人身陷其中，不可自拔。后妻之计日行，丈夫之势日削，因而遗孤境遇悲惨，甚至因此家破人亡的情况很多啊。魏管宁丧妻，也不再娶，有人问为什么，宁说：“每每想起曾参，王骏的话，总是觉得很好啊，怎么可以违背自己的本心呢？”

房氏是太守的女儿，十六岁嫁给魏溥。魏溥生病时，对她说：“死不足恨，只是可怜你年少，我母亲岁数大了，家里又贫苦，孩子尚小没人托寄啊。”房氏哭泣说：“我既然受先人遗训，嫁给你，就是为了偕老。如今这样，也是命啊。太夫人在堂上，我们的孩子还在襁褓，我怎么可以因为年少就让你有此悔恨呢？”魏溥过世后，将敛尸时，房氏割下自己左耳投入棺材里，说：“九泉之下再见了！”婆婆哭着问：“儿媳何必如此啊？”房氏说：“儿媳年少不幸，恐怕父母不能体谅我的真心，所以这样发誓啊。”当时他们的孩子魏緝，出生还没百日。房氏住于室内，足不出户，终身不听丝竹音乐，不准备宴席。教训孩子有母仪，后来儿子成名，做到济阴太守，上疏讲述母亲的苦节，特封夫人。

郑朝议的儿子，娶妻陆氏，夫妇和美。郑曾在枕席间问陆氏，“如果我不幸先走，你不可以再嫁啊；如果你先走，我也会这样的。”陆氏说：“说好要百年偕老，怎么说这种不祥的话？”一起过了几年，郑生病，临终时，又与陆氏和父母说了那时说的话。陆氏只是悲泣，没有回答。郑过世后，陆氏竟然带着钱财改嫁曾工曹。一日，黄昏独坐，恍惚看见一个门吏送信。拆开看时，是郑的亲手书信，词说：“十年結髮夫妻，一生祭祀之主。朝連暮以相歡，俸有餘而共聚。忽大幻以長往，慕何人而輕許。違棄我之田疇，攘貲財而遂去。不惜我之有子，不念我之有父。義不足為人妻，慈不足為人母。吾已訴於上蒼，行對理於幽府。”陆氏惊骇羞愧，汗流不止，没多久就死了。

裴章，河東人。幼年随父亲裴胄去荆门州作官。有僧曇炤者，借宿在他们家。能预测吉凶，很喜欢裴章，说他官位会超过父亲。弱冠时娶了李氏为妻。几年之后，父亲调回太原，裴章随同，但把妻子留在洛阳，过门也不进入，另有相好。李氏自感薄命，穿褐衣盘发髻，读佛书，吃素食。一日，和尚来到太原，与裴章叙旧，一见他大吃一惊，“十年前，我曾说你必贵。今日贵气削尽，是为什么呢？”裴章把家里妻子的事情告诉了和尚，和尚说：“你家夫人生魂告了上苍，马上要惩罚你了。”十几天后，裴章被部下刺杀。

史堂，很早娶妻，等到中了进士，非常悔恨没有娶官宦人家女儿为妻。因此感情越来越冷淡。妻子也郁郁成疾。几年来史堂理都不理她，妻子因此深恨史堂。临终时，隔房呼史堂，：“我现在要死了，你忍心不看一眼么？”史堂始终不管。等到妻子过世，心下不安，请人下符咒除邪得吉，束缚妻子尸首入殓。当夜，妻子托梦给自己父亲说：“女儿所托非人，生怀愁恨，死受压胜。然而他也因为女儿的缘故，禄寿削尽了。”第二年，史堂果然过世。

迪吉錄曰：人生莫作婦人身，百般苦樂由他人。彼其離親別愛，生死隨人，所主惟一夫耳！飢不獨食，寒不獨衣，捨其身而身我，捨其父母而我父母。一遇遠旅之商、游學之士，孤房獨處，寒夜鐵衾，豈易受哉？一旦富貴，姬侍滿前，罔念結髮，恐懼與汝，安樂棄予。噫嘻！何待人以不恕也。長舌之婦，恣志憑陵，失行之女，忘身撒潑，固宜已矣。若乃事舅姑、睦妯娌、和姑叔，以及前後嫡庶間，人各有心，眾皆為政，其於憂煩展轉，忍辱吞聲，殆未可言。而衣食不充之家，最夜無炊，鍼黹自活，種種艱苦，又有不能殫述者。豈其終身望我，甫得出頭，遽中道棄之，其情理謂何哉？

洪武年間，京師有校尉與鄰家媳婦私通。待丈夫出門，入門登床，丈夫突然回來了。校尉趕忙藏在床下。媳婦問：“怎麼又回來了？”丈夫說：“天冷，怕你睡得太熟傷寒，來給你加被子。”於是加了被子才走。校尉想到此人愛妻如此，忍無可忍，拔刀殺了媳婦。有賣菜翁給這家送菜，看到屍體，鄰里都說是他殺人，罪名成立，將要殺頭棄市。校尉站出來高呼：“婦人是我的，不要連累他人。”太祖聽說此事，說：“殺一個不義之人，又救了一個無辜之人，值得嘉獎了。”於是放了他。

第三章 慈教類

柳公綽，字子寬，唐京兆人。當世名家，最有家法。每天清早，各家孩子穿衣束帶在中門問候長輩。公綽出到小齋，決定家事，接待賓客，與弟弟公權以及家族弟兄再會面，吃飯，都不離開小齋。掌燈時，命家中子弟手執經史，認真朗讀一遍，再講學討論居官治家之法。然後或討論文字，或听琴。人定時，才歸寢，各家孩子再次在中門向長輩問安才可以去睡覺。如此二十余年如一日。收成不好時，每天只吃一頓。要求諸子平時都吃素，說：“昔日我兄弟侍奉父親，在丹州作刺史，以學業未成，不敢吃肉，我不敢忘。”曾在外藩居住，兒子來看父親，郡邑都不知道。夫人韓氏，也最嚴整，常常以熊膽作丸藥，讓諸子在學舍含之，以此鼓勵勤苦。公綽過世後，兒子仲郢一直遵循家法。侍奉叔叔公權如同侍奉父親。沒有大病，見公權一定要束帶。外出在路上遇到叔叔，一定下馬持笏而立，待叔叔過去，才敢上马。公權晚歸，仲郢一定束帶整衣等候他回來。三度為大鎮鎮守，沒有良馬，衣服不熏香。而且居家必然讀書，

私下见面也不失礼节。仲郢的孩子玘，复述家训告诫子弟说：“门第越高，越要畏惧而不可自恃门高。做人做事稍有疏失，获得的罪过远重于他人，甚至没脸见先人于地下，这实在可怕啊。门第高，人容易骄傲，家族兴盛容易被人顾忌。有美好的德行也未必被人相信，而稍有瑕疵，万夫所指。这就是不可自恃的原因啊。所以膏粱子弟，学习要更加勤奋，行为要更加勉力，才仅仅能和他人一样。”

吕希哲，字原明。正献公吕公著的长子。正献公在家，勤俭刚重，沉默寡言，不以事物经心。妻子中国夫人，性格严峻有法度，教育孩子事事循规蹈矩。祁寒暑雨，侍立终日，不让坐绝不敢坐。白天一定带好冠带来见长辈，即便天热，在父母面前也不摘掉头巾鞋袜。不得进茶坊酒肆。市井里巷之语，郑卫之音，不得入耳；不正之书，非礼之色，不得入目。焦千先生，是当时有名的方正之士，正献公请来教导诸子。学生小有过错，焦先生端坐整日不和他们说话，学生都恐惧畏服，焦先生才稍降辞色。当时希哲才十余岁，内有正献公和夫人严格教导，外有焦先生认真笃实的教化，所以德器成就，大异众人。

颜光衷曾说：“大凡家世茂盛的，一定以仁厚谦谨作为家教，所以能保世长存，不为造物所忌。有父兄做表率规范，而子弟逐渐趋近世俗，渐渐轻脱，这就是逐渐衰退之道。然而也因为少年不早早开始教导，使成性子。所以长大教，不如小时候。教育贫家子弟，稍稍宽放一点还可以，教育富贵人家，必须要严格准绳。为何？因为富家子娇生惯养，颐指气使，种种恶习积在胸中，若没有严父良师共同琢磨，少有不败的。有一种人，明确之道子弟要学好，一时上心，便万般迫切，严挞毒楚，恨不能顷刻成器。一旦放下，就任其悠悠浪荡，全然不在心上。如此怎么能有所成？不知道教育子弟如同养育一般，不可宽懈，有不可以性急，必须循规蹈矩，循序渐进，使孩子每日约束，全然不觉辛苦，自然能成好人。又有一种人，只想着教孩子作文，不教孩子作人，学的东西停止在章句吟诵上，还时常以声色钱利，权利威严来激励孩子读书的志气，而自以为善于教导。这样的孩子就算遂了志向做了官，也一定桀骜而贪婪，就想着补偿自己当初的苦读，身穿豪华的衣物，内心却忘却了礼义，谈什么德高望重呢？就算不能顺遂，也成为下流不肖子弟。君子爱孩子，就教他孝悌忠信并且每日坚持不懈，而只有让孩子从小学习洒扫应对进退揖让的理解，以潜移默化去心头戾气，使孩子自己鞭策自己用心向善上进。只有这样，才高学深的孩子，才可以成为辅佐君主庇护万民的人；即便是才学钝劣的，也可以自己成为正人君子，这样才会逐渐繁荣昌盛啊！”

程母侯夫人，大中公恂的妻子，明道、伊川的母亲。侍奉婆婆公公尽孝，治家有法，性格谦顺自律，就算是小事，也一定先禀告大中公才执行。不喜欢鞭扑侍婢，遇到有晚辈呵责奴婢，一定制止，：“贵贱虽然不同，但都一样是人啊。”宽恕仆妾的过错，唯恐伤害他们；但自己的孩子有错误，小则批评，大则向大中公说明，一定要求他们改正才可以。曾说：“孩子不肖，都是母亲庇荫他们的过错，而父亲不能知道，所以没有改正的理由啊。”夫人生了六个男孩，只有两个活了下来，绝不是不珍惜关怀啊！纔小的时候，走着走着摔倒了，家人赶忙过去扶抱，害怕孩子哭闹。母亲却呵斥说：“你若是慢慢走，怎么会摔倒？”吃饭时常把孩子放在身边，有时孩子要求加盐，母亲立刻叱止说：“这么小就如此多要求，长大要怎么办？”纔曾与人争闹，侯夫人虽然有理也不助长孩子的习惯，说：“害怕他不能吃亏受委屈啊。”所以二程夫子小时候，便对衣服饮食一无所求，从无恶言骂人。等到长大了，遂成大儒。

颜氏家训说：“上智不教而自能成才，下愚即便教了也难有作为；中庸的人们，不教育不知道啊。应该在孩子幼稚的时候，教他们识人脸色，知道别人的喜怒哀乐，多加教诲，做该做的事情，及时制止不当的行为，到了长大一些，可以省去鞭答体罚的苦。父母威严而慈爱，则子女畏惧而有孝心啊！我见世间有很多父母疼爱孩子而不训教子女的情况，吃喝坐卧，随心所欲，无故呼号，不知禁止，而父母只会怪罪保姆；孩子欺凌同辈，家长不知戒止这种行为，反而去埋怨别人。有时孩子说些没道理的话，则说小事没必要责骂。该惩戒的反而奖赏，应该责备的反而调笑。等到孩子有了知识，就习以为常，骄傲成为习惯，才来制止，鞭答捶挞到死也没有威严，愤怒一天比一天多而徒增怨怼，等到孩子长大，终于败德辱家，也真是可惜啊！”

劉忠肅公摯兒時，父亲居正督导学习极为严厉，动辄用绳来教育规矩孩子。有人说：“您就一个孩子，怎么不能稍微宽容些呢？”居正回答：“就是因为只有一个孩子，不忍心放纵啊。”

家训又说：“大凡人们不能教育自己子女的情况，也不是想害自己的孩子陷入罪恶，知识觉得生气喝叱伤孩子心，不忍心鞭挞孩子的肌肤啊。这时要以疾病为比喻，怎么可以不用汤药针艾来救他们呢？再想那些辛勤督导的家长，真的是喜欢苛虐自己的骨肉吗？实在是不得已啊！”

司马温公曾对人说：“我小时候弄核桃，女兄也年纪尚小，想去核桃皮，总是不成功。女兄离开后，一个婢女替我去了核桃皮，女兄回来问时，我说，是我自己做的。父亲刚好看到，喝叱我说，小孩子怎么可以说谎！我从那以后再不敢说谎。”

长辈曾说：“凡是小儿嬉戏，杀蝶蝇虫蚁之类，应该立刻禁止。不但是伤生害命，也会助长孩子的杀心，长大了不知道宽恕和仁慈。”同一慎微之论。

陳了翁，日與家人會食，男女各為一席。吃完饭，必找一个话头，让家人回答。一日问：“并坐不把腿打横，为什么？”女儿才七岁，回答说：“怕妨碍到同坐的人。”

李亦人说：“凡人日用行常，以及古人只言片语，都有至理蕴藏其间，习惯了而不察觉，于是就等闲视之了。若是父兄长辈能处处指点，晚辈子弟时时挂在心头，道理哪有不能熟识，见解哪有不能开明的呢？”

王沂公教育子弟，认真找寻学馆内博学良善的人士。有人说：“启蒙教育，何必呢？”回答：“先入者为主啊。”

王阳明先生训导启蒙大意：“古来教育者，教人以人伦；后世记诵词章的风俗兴起，于是先王的教诲就没有了。现在教童子，应该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为首要。其次栽培涵养时，诱导孩子唱诵诗歌，以发志意；督导学习礼数，以严肃其威仪；训诂读书，开其知觉。今人往往以为歌诗习礼不切时务，怎么知道古人立教的深意呢？大抵童子的性情，喜欢嬉戏游玩而畏惧拘束检苛。如同草木刚刚萌芽，要舒畅，才能顺达；摧折之，则衰落枯萎。现在教童子，一定要让他们趋向舒畅鼓舞。中心喜悦，则进步不停不能停止啊！所以诱导孩子唱诵诗歌，非但是发出孩子的志意，也可以将跳号呼啸的劲头寄于诗歌，宣发其幽抑凝滞在音节上。督导学习礼仪，非但整肃威仪，也可以借周旋揖让而动荡其血脉，拜起屈伸而坚固孩子的筋骨躯骸。训诂读书，非但开化知觉，也可以由沉潜反复而教导孩子专心一致，抑扬背诵来宣发志向。但凡此种种，都是顺导志意，调理性情，潜消鄙吝，默化粗顽，每天使孩子渐近于礼仪而不苦其困难，进入中庸和平的境界而不知其故啊。若象近世的启蒙教育者，每日只知督导句

读，责备检束，而不知道督导以礼仪，求孩子聪明而不懂以良善培养。鞭挞绳缚，如同对待牢囚；孩子视学校如牢狱而不肯入，视老师如寇仇而不想见，躲避偷藏而找机会嬉戏玩耍，要诈诡譎而放肆其顽皮粗鄙，偷薄庸劣，日渐下流，是抱持着希望孩子向善的目的而把孩子向善的方向驱赶啊。要如何做呢？但凡唱诵诗歌，需要整理仪容安定气息，清朗声音，调匀节奏，不能急躁着急，不能放荡而喧哗，不能气馁而声音低落，久而久之则精神宣畅，心气和平。凡习礼仪，需要澄心肃虑，注重仪节，考虑容止，不可以恍惚怠惰，不可以沮丧而惊恐，不可以随意而粗野，从容而不迂缓，谨慎而不拘束，久则礼貌习熟，德性坚定。凡教书，不在涉猎广泛，而贵在精熟。考量学生的天资，能学两百字，只可以教一百字，使其精神力量有余，则没有厌烦辛苦的感觉，而有学有所获的开心。诵读之时，务必要专心一志，口诵心随，字字句句反复演绎，抑扬音节，宽舒心意，久则义理融洽，聪明日开了。”

陈几亭，字龙正，有子名叫略，十二岁时，请父亲给扇子题书。几亭先生题云：

「問：『如何是孝弟？』曰：『父母言語，逐句遵依；兄弟姊妹，從不爭鬥，此名孝弟。孝弟之人，自然合家喜歡。』問：『如何是惜福？』曰：『人人愛惜，不輕怒罵；物物愛惜，不忍破壞，此名惜福。惜福之人，自然壽命延長。』問：『如何是勤學？』曰：『讀書時不帶白相，白相時常帶讀書，此名勤學。勤學之人，自然科名易就。』」

白相：俗謂嬉游曰白相

浅显的说教，对于童子最合适。这里对学习的几点，尤其切中学者的毛病：“精神散，无微不散；精神聚，则万巨可成。散并不特指游乐嬉戏，如一日之内，既读经，又想翻史，又想看世说小品，又想作时艺，头头涉猎，便色色生疏，这也是精神散。后生习经，且熟玩某经；习举业，则专心举业，不比以学问不广博，才学不高而羞愧。但去轻浮，去杂项，则成就必在高才博学的人之前。异日读一本书，必得一书之用；做一件事，必奏一事的功。博才泛泛，也会后悔，何况才短而学人泛泛，是少壮空努力啊。与无所用心者一般。读书不可以有早完早了的心思，若有此心，就在背后白纸上写，去了无益。应该是加紧下功夫，不可以悠忽。又不可以匆忙，小作课程，大下工力。如果能读两篇，就只读一篇；却在一篇中狠下功夫，仔细体会，徘徊顾恋，如同不想离开一般。如此，即便没有记性的人也能记得，完全没见识的人也能明白。聚谈最害功夫。大凡年少喜谈的人，都是浮浪无根，全无努力的意思。或者夸耀自己的记诵，或者随意的臆测，似乎颖悟国人，锋芒毕露，其实胸中一点都不领会，百难一成的人啊。现在你们读书，除了吃饭闲暇，散步少顷，其他时间都应该各安其席，以静观为贵，以默想为好。遇到有疑义疑字，准备一个小册子，按时间排列，逐时登记，饭后查对，一一参考。弄明白的，随即勾去，余下的待遇到多闻广记的老师，乘便请教。如此则可以时时扩充进益，比聚在一起闲谈的人差若云泥了！早成的

人，大多是一顿奋发；晚成的人，多是分析用功。人从十六七岁初发智慧时，笔锋正锐，墨气新鲜，勤观察，勤练笔，常常如在考场一般，大约半纪可以登堂。每每看到读书人常年四处悠游，临场几个月才自我鞭策，迨不能及，铩羽而归；然后又悠哉游哉，依然如故。这样的人多次参加考试，每次只用功半年，总要两三年才可以，就是因为用功没有贯通始终，所以不熟不进，比起那些一气用功的人，别若天渊啊。”这段话出自钱龙门，深切晚成的问题。我恨晚听到这话二十年啊！你们幸好早早的知，千万别明知故犯了。何况少年心不涉俗物，专心用功最易。岁数大而不涉俗的人能有几个？至于那些日涉俗而日超然的，就更少了。事半功倍，正趁年轻啊。目前拖延，说什么暂且无害，怎知日复一日，忽而几年，想来恐惧。想想自己，怎么能不珍惜眼前呢？

朱文公教子说：“事师如事父，凡事先问后再行动。朋友年长一倍，按长辈对待，年长十年，按兄长对待。比自己年轻，而事业比自己好的，更要尊敬。住的家里也要恭敬，不能撒娇放肆傲慢。言语要得当，不能嬉笑喧哗。凡事谦恭，不能尚气凌人，自取其辱。不能贪杯，胡思乱想荒废学业。言语差错，表错自己意思，忤逆别人，应该努力戒除。不可以说人过去的不好不对，以及说人家里长短是非；有来搬弄是非的，不许搭话。看到人有好话善行，要敬仰并且记录下来。看到人家的好文字，要借来熟读，或者记录下来，并且多询问，让自己的思想与人家看齐啊。”这可以让初学者佩服。

谢贺与宾客谈人长短，母亲在屏风后听到，心里很生气。客人离开后，鞭责一百。有人劝说：“说人长短也是人之常情，何必责罚的这么重呢？”母亲说：“孔子疼爱兄长的女儿，一定要找三复白圭【注】的名士才嫁。现在我只这么一个儿子，却随意说话论人长短，这哪里是保身之道？”因此涕泣不吃饭。谢贺恐惧，痛改前非，最后成为一代名儒。

【注】论语记载：“南容三复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讲的是诗经大雅抑之篇说：“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为也。”南容一日三复此言，这是提醒自己要谨于言啊。此邦有道，可以凭这句话让自己前进不废；邦无道，可以凭这句话免祸。所以孔子把兄长的女儿嫁给了他。

鬼谷子说：“口可以饮，不可以言。”所以要管好嘴不要随便说话。程明道说：“德进，则言自简。”这是自然而然寡言的方法。朱晦翁说：“觉言语多，便检点。”这是说而不至于失言的好办法。过去人说人生丧身亡家，言语占了八分。贺若弼父亲敦被宇文护所害，临刑前，呼弼到身边说：“我是因为这舌头才死的，你不可以不好好思考就说话。”然后用锥刺弼舌头出血，诫其慎口。人都爱自己的孩子，常常有过于爱护孩子身体发肤的，但少有此母的先见之明啊！

沈文端在家中将律例中较轻的条款尽数去掉，与家塾子弟在休息时讲解，使他们之道世俗所谓没有伤残的，都是法律没有加诸他们，众学子懍然而不敢放肆了。也是帮助修正身形的一个帮助。

韩山子说：“人生于世间，士农工商，男女贵贱，每天只有两条路：一是礼，一是刑。出于礼，则入于刑，更无别处可以容身，怎么可以不慎重啊！”

胡文定公安国，家里子弟有时外出宴席集会，他就深夜不睡，待其回家，查验是否喝醉，并问和什么人聚会，讨论什么，有益无益。习以为常。

规家日益说：“世人有担心家中子弟血气未定，而酒色赌博之类，容易失德破家的事情，尽力阻止，严管孩子的出入，杜绝外出交游，以致于完全无所闻见，朴野蠢鄙，不近人情，却不知道这并不是良策；到时候禁放一松，情窦顿开，如火燎原，不可扑灭。况且拘束太久，无所用心，私下密为不肖的事情，与外游何异？不如出入定好时间，尽量让外出的人都是端正的君子，等以后遇到不肖的人，耳闻目见，自能识破，就不会被小人动摇了。”

又公家很贫穷。然而“贫”这一个字，在亲朋好友间，非但嘴里不说，手也不写。曾劝解子弟说：“对人说贫，你想求什么？你们都要记着。”

安贫的人，不觉得自己贫穷，真正贫穷的，也不肯自己说自己贫穷。只有不贫穷而求富贪得无厌者，才只看到自己的贫穷而且常对人说，这种人人品卑鄙已甚；还有一种人，想说自己的贫穷，来夸张形容他人的富贵，这种人的心术就更不必问了！

疏廣為太子傅，带着皇上赐予的金钱还乡，每天卖钱换酒，与族人故旧娱乐。有人劝他为子孙立业，疏广说：“我不是老糊涂了，不念子孙啊。我还有旧田庐，让他们在那里勤劳劳作，足够饮食。若我增加盈余，只会让他们怠惰。贤德的人多财，则磨损他们的意志；愚笨的人多财，只会增加他犯的错误。而且富家人，是众人埋怨的焦点，我既没有可以教给子孙的，也不想因为他们犯错误而招人怨恨。并且这些金子，是给老臣的，我拿来与族党共享天年，不是很好吗？”

过去的贤人曾说：“行为能安置天下之民，叫做事业；行为能安置一家之人，谓之产业。行为可以损天下之民，专利一家，谓之冤业。以事业作产业，人们都怨恨；以产业作冤业，天会降灾。”古人对于人怨尚且避之不为，今人却对天祸趋之若鹜！过去贤人又说非分之财，是留冤债给子孙，这种行为，还能以为是唉子孙吗？

宜興萬古齋公吉，子士亨、士和，同舉進士。貽書戒之曰：「願若輩為好人，不願若輩為好官。」

呜呼！做好人与做好官，竟然不并行到了这个地步啊！古时候人们论贤授职，那时所谓好官，就是好人啊。自从世间开始制举取士，士人们每日所追求的，不再是道德仁义，而是中庸论语孟子。学习中庸论语孟子，是圣贤教化人做好人的方法，而士人被朝廷拔举，以此为做好官的资本。但现在人们，读书中一章一句，绝不会说此处义理如何实践，而只考虑此处如何做得好文章。说到如何做个好官，就个个津津然有喜色；至于说到如何做个好人，就觉得寡淡无味，甚至还有迂怪而诋毁的人。这样的人，有什么希望在登仕之后能做好官，做好人呢？当然，如果能做好官而且做好人，比寻常好人应该好不止十倍，若不做好人而只求做好官，进而认为做了好官必然不做好人，天下事还有什么好说的呢？还让人怎么说好呢？

泰和罗文庄公，兄弟叔侄相继做官。每每对子弟说：“势力名位不是一家的东西，要看得破。”之后归家修养，二儿子拜官，想让父亲写几个字送自己，希望自己在南方出仕，以便经常回家省问。公说：“几个字没什么的，一定要认得这‘义命’二字啊！我平生如何教训你们的，竟然说出这样的话！”于是竟不给书。

韩亿做亳州知府，次子做西京判，回家探望父母。韩亿公很开心，招来同僚下属办酒宴，亲戚子弟都在坐。忽然问起西京的疑狱考察奏报的事情，详细情况如何？次子想了很久都想不起，于是韩亿公索杖大骂说：“你管辖二十一府，事无巨细，都要究竟细心。这样的大事尚且记不得，闲杂细务就更加不必说了！”一定要打这个不肖的逆子，众宾客尽力劝解才作罢。

为朝廷教育出好臣子，为百姓教育出好官府，这样对家而言，才是“慈教”。衡量起来，功德莫大于此的啊！所谓为善积德，子孙享福，这不是最深切的“慈”吗？立身行事，都可以作为楷模，这不是最深刻的“教”吗？爱孩子的人尤其应当注意啊。

隼不疑，为京兆尹。在职务上审问囚犯回来，母亲常问有没有平反，放活几人。如果多有平反，母亲就很开心；若没有，母亲常生气不吃饭。所以隼不疑做官吏，严格却不残暴。

陶侃的母亲湛氏。早年家里贫贱时，母亲纺织供陶侃就学。后来侃做了县吏，监管捕鱼器具，以当地的咸鱼送母亲，母亲不接受。责备他说：“你做官，却拿官物给我，想取悦我，但却增加了我的忧虑啊！”以后陶侃做官，一直以廉洁著称。

钱财并非从天而降，不能自地而出。那些官宦多财，不是取于官位，就是取于民。崔玄晖做官，母亲卢氏告诫说：“我曾听姨兄辛亥馭说：‘孩子们做官，有的贫穷不能自存，这是好消息；若听说财物充足，裘轻马肥，这是坏消息。’我也这样认为。我见过亲戚中有很多做官的人，以财物俸给双亲，而双亲并不问钱财从何而来。若都是俸禄余财，那很好；如不然，与盗贼有什么区别？就算能躲过查处，难道就不内愧于心吗？”这又是一个陶母啊！

杨士奇，四朝元老。他的儿子杨稷，仗势行恶。杨士奇溺爱他，完全不知道。有人以实情相告，则以为这都是诬陷而怀疑告发者，有阿谀儿子好的人，就以为是实情而喜欢。于是儿子一天比一天大胆，以至于皇上都知道了，于是送去法司处理。皇上出旨给杨士奇说：“你儿子已然违家训，犯国法，我不能徇私，但可以让你自己处理。”士奇感恩哭泣，最后论法将儿子处死了。

姚若侯说：“杨公，是聪明缜密的人啊。而杨稷能让他溺爱而不知，这孩子的才干必有大过一般人的地方。但凡权贵子弟，不幸没才干，留恋花街，或者四处呼朋买醉，灾祸最大止于败家。最不幸的是有才干的孩子，他智谋足以结交官府，家财又足够延揽宾客，聚敛可以增加田产，又能收养虎狼之徒为爪牙，攫取小民的财富，肆意鱼肉百姓，而父兄又依仗他做家事，同辈羡慕称他们为能人，一旦祸事来到，那就是杀自身而危及全家的罪过啊！若能将这才干善用，则是国之贤能，家之麟凤啊。”许氏家则有云：“生子资质聪慧，可忧可喜。要更加的防范检查，教习谦厚，禁绝浮夸怪诞狂傲者和他一起相处，这样或许可以成大器。”陈几亭说：“一直繁盛的家庭，子弟多质朴浑厚。突然生出一个灵巧讨喜的孩子，衰象萌生了啊！”至理名言啊！

第四章 宽下类

陶渊明做彭泽县令时，不让家人随意使唤下人。给儿子送去一个劳力，写信说：“你旦夕花费，自给也困难。现在送一个劳力给你，帮你省些劳苦。他也是个孩子，要善待他。”

「此亦人子」，全從己之以力給子為自愛其子說來，十分體貼近情。「亦」字如此下落，後人截來實用，遂幾忘此原委。魯文恪公鐸做舉人時，遠行遇雪，夜止旅店。可憐馬卒寒苦，让他臥在衾下。因賦詩云：「半破青衫弱稚兒，馬前怎得浪驅馳。凡由父母皆言子，小異間閭我卻誰。事在世情皆可破，恩從吾幼豈難推。泥塗還藉來朝力，伸縮相加莫漫疑。」腹聯亦用此語。文情既好，厚道更確可傳。

杨诚斋夫人罗氏，年七十有余，寒月黎明即起，到厨房做粥，让奴婢先吃，然后再让他们干活。儿子东山拜说：“天寒，何苦如此？”夫人说：“奴婢也是孩子，清晨寒冷，要让腹中有些火气，才能做活。”生四个孩子三个女儿，都是自己喂。说：“饿别人家的孩子来喂我儿子，于心何忍呢？”三个孩子皆登第。

顏光衷曰：「奴婢亦人子，只是钱比我少。因乏財故，委身於我。已经被人頤指氣使，惟命是听了，又被殘忍之，酷虐之，責所不堪。已又飢寒之，錮蔽之，使窮愁無訴。至婦女虐婢，有炮烙夾指之刑。然多起於妒根。誰致之縱之？則丈夫不得辭其責矣！想来都是一般出世，我得如此，彼竟如此。使我投入窮胎，得免此光景耶？試設身思之。」

昔有賣男女詩二首，一曰：「養汝如雛鳳，年荒值幾錢，辛勤當自愛，不比在娘邊。」又曰：「哭盡眼中血，淚灑身上衣，業緣如不斷，猶望夢來歸。」詞甚淒惋，讀之惻然。

魏齐谦的孩子道让，乐善好施，体恤下人，言语无亏。家里的仆隶，对着子女，不责打父母。生了两个孩子的，就免一个人做工，银钱照发。童婢不用重刑。每每对家人说：“大家都是人，就算十分的愚顽，从容的教育，自然也会晓悟，怎么忍心动辄鞭撻呢？”

袁氏世範曰：“奴仆小人，为人服役的，天资多愚，做事舛错违背，不会有轻快省力之处。有生性多忘，吩咐的事情，不能全记。而且还容易固执，自己不对还自以为是。又性情凶狠，对应轻率，不识分寸。所以致使在主人拆迁的时候，总要咄叱。习性越是难改，言语越是狡辩，主人家越是不痛快，于是有犯了一点错误而突然招致重罚的情况。主人对于这种情况，应该总说‘下人天资就是如此’，宽宏一些处理，多加教诲，不要嗔怒，则婢仆可以免罪，主人胸中也安乐省事。”

座右铭云：“凡用僮仆，耳聋一半。先顾饥寒，后从呼唤。置腹推心，合离萃涣。情恕才原，人子可念。得使且庸，可疑则换。勿妄鞭撻，致生他患。”

沈心松，袁了凡的姑父。了凡记叙：“公为人平易近人，从不说人过错。与人说话，和煦温柔，唯恐伤害。愤怒的声音脸色，不加于奴仆。曾去浦氏家赴宴，夜深了，仆从都喝醉，公自己划船回来。登岸之后，让诸仆役的妻子各自扶家人回家。早晨天明，公晚起，我姑姑袁夫人问：‘你今天怎么起这么晚？’公说‘我怕诸仆人见我惭愧，所以等他们下地干活，我再慢慢起来不迟。’我的姑姑也是德行忠厚的人，从没有见过疾言厉色过。我曾偶然在厨房半日，看到姑姑所行三事，不愧于厚德的古人。当时我表兄生病，姑亲携好酒一碗放在桌子上，仆人文成从外面进来，将酒洒在了庭院里。姑姑询问缘由，说：‘我还以为是茶水呢！’姑说：‘你不知道，也不算过错。只是日后凡事要仔细，千粒米难成一滴酒啊。’文成惭愧。耿耿数言，严过捶打鞭策。又有小童端着盘子，尽扣在灶台边，其母正要责备，姑姑看到，连忙制止说：‘又不是故意的，何必责备呢，把摔坏的盘子碎片收拾丢掉，别再伤了别人脚就好。’一个地方的田保乘船来探病，姑为他准备酒食，并且送与舟金；再度来送东西，更加丰厚的报答人家。对我说：‘贫人来探望我们，本来就是出自好心，怎么可以让人家折本而归呢？’一时所见，都周全如此。”生子科、孙道原，都是进士。

唐阳城，曾绝粮，派奴仆求取粮米，奴才拿米换了酒，喝醉睡在路边。阳城奇怪为何不回还，和弟弟一起迎找。找到时还没醒，于是两人将他抬了回来。仆人醒来，向他们请罪。城说：“天寒想饮，也没什么好责备的。”与沈心松先生的事情类似，然而沈先生的和煦，让人觉得宽容，城先生有些过于纵弛了！而袁夫人的三事，是何其宽厚啊。平心来想，事理原本就是如此，况且其中有许多节制，与那些矫情的情况完全不同啊。

陆文定公树声说：“大凡仆人，当以刚正来管理，并以恩义安抚之。平时生活要体恤他们的饥寒，了解他们的疾苦。让他们劳逸相合，褒奖勤力，惩罚怠惰，如此则感恩知勤，无不尽心。”这段话最得管理下人的心得。

这里所说的“宽下”，应该是对寻常服役者说的。若是官宦家的豪仆，依势仗威，呼朋引类，横行过街，渔利撒泼，散毒乡里，官吏成他们的羽翼，衙役任他们差遣，使得乡里小民，忍气吞声，即使是远族疏亲，都屏息侧目，不敢接近。做主人的应该要着意防止，痛加惩罚追究。若按宽下之说纵容，那是放纵恶奴的大恶而不自知啊！我把这些说法总结一下：“失误愚憨之罪，可以原谅，豪悍狡黠之罪，不可以原谅。得罪了自己，可以宽，得罪族亲乡里，不可恕。”

松陵计举人家有个老仆，攒到了三千金，快要死了，儿子才十岁，于是把三千金给了主人一半，请主人护持孤儿。举人说：“我实在是受之无名。但是你一个下人，能如此致富，真的没有刻薄行事的地方吗？而且享福过分，以致损寿，怎能善后？我拿一半金为你的儿子种德。”仆人感激哭泣过世。主人散尽他那一半，行种种方便事，请名师，与自己的孩子一同学习，后来两个孩子一同登科。

胡子远之父，唐安人，家境好。曾让仆人管钱，发现有五千铜钱都是假钱。而仆人暴病死了，家人要去诉讼。胡老说：“管事的人已经死了，怎么舍得让孤儿再上公堂？”有人说减半价卖给别人，还能得两千多。胡老不允许，说：“终归是害人。”于是取了钱烧了。家族突然发迹。

司徒马森的父亲，四十岁才有孩子，到了四岁，眉目如画很好看，夫妇珍宝如拱璧。一天婢女抱出去玩，从高处失手跌下，伤了左额而死。马公见到，立刻让婢女出逃藏匿，自己抱着儿子尸体进家，说：“我自己失手跌死的。”妻子惊痛，撞倒马公多次，找婢女要打，但也找不到。婢女逃回母家，把事情说了，父母感恩流泪，日夜祷告，愿公早生贵子，一年之内，果然又生一子，左额还有红色胎记，长得和之前的孩子一样。

孩子已经死了，就算杀了婢女，难道能复生吗？然而一时哀痛之深，决不可能这么想的啊，真是人情所难以克服的地方啊！

刘弘敬，字元溥，世代住在淮淝之间。修德不炫耀，家里很富足。赚人钱财而不使人埋怨，帮人不求回报。有善面相的人对他说：“再有三年，您的大限就到了。”元溥涕泣说：“寿夭之事，天命啊，先生有什么好办法么？”相者说：“相不及德，德不及度量。阁下虽然不寿，但是德厚，度量也宽，况且还有三年，勤修令德，或许有希望延长的。一德可以消百灾，还享爵禄，而况是寿数呢！”相者离开后，元溥为身后计，要把女儿嫁出去，需要一个女奴陪嫁。买得一个婢女，名叫兰荪，风骨姿态不像普通人家的孩子。元溥盘问她的情况，很久才说：“我们家原是名家，住在河洛一带，父亲在淮西作官，遭遇吾寇猖獗跋扈。正巧姓名与贼寇雷同，被怀疑为贼寇近属，被官府杀了，家也被抄。因此沉沦，无处伸冤。骨肉离散，再也找不到了。贱妾

一人，几易其主，今天才到了这里。”说完已是泪眼潸然。元溥叹息说：“鞋虽新，不能戴在头上，帽就算旧了，也不该踩在地上。你不是寻常家的女孩子，而且又抱冤如此，我不救助的话，神明必诛啊。”问讯她还有什么亲戚，只有一个外姓刘氏了。于是收为义女，以家财为嫁资，在自己女儿之前先嫁了。之后几天，梦见一个身穿绿衣怀抱竹简的人感激的说：“我是兰荪的父亲，感君厚恩，知您阳寿将尽，已经为您力求天帝，许延二十五年，富贵三代。”元溥开始并未相信，后来相者又来，看到他后恭贺说：“您的寿数延长了啊！是有阴德动于天啊。”元溥才把兰荪父亲的话告诉了他。

功过格来算：“占用良家流落女子，百过。”大抵良家流落，多因长辈不幸，恰遭冤横使之；或者长辈作孽，子孙受报。冤苦固然应该体恤，而孽报也堪可怜。况且极盛之家，必然有衰落之时，如果不识常常修积，代代滋培，一朝凌替，为奴为婢，也不是什么异常的事情。世人皆视为固然，而随意指使。或者看作异种，固然狎昵侮辱。哪有什么情理可言呢？

宪副项希宪，原名德棻。梦见自己是辛卯乡科得中，但因为和两个少婢有染，被主科名的神削去。于是誓戒淫邪，力行善事。后来梦见到了一个地方，见黄纸第八名为项姓，中间一个字模糊，下一个字是原，旁边一人说，“这就是你天榜名次。”所以改名为梦原。壬子年中顺天乡试二十九，会试第二名，殿试二甲第五名。怀疑梦中名次有错，后来慢慢悟到天榜名次连一甲三名，正是第八。

姚若侯说：“哎！和婢女有染，情势顺遂，事发容易，人们几乎以为家常便饭了。而主科名的神，是如此严苛，为什么呢？只是众人不知道家政不整，家道不和，多半由此。下人总是逢迎口舌，妒妻鞭挞则伤生害命，或有悍仆反击叛主。况且自负几分颜色，离间他人骨肉，使得父子不合，兄弟分崩，伤风败俗，成何体统？”我觉得这种说法已经是深知其害了，可是还没看到这种事情有损阴德。我的朋友吴振夏说：“按格，依仗钱财淫人妻女，百过。仗着家主之势横行无礼，使别人丈夫无完体之妻，其恃其淫，不更过分吗？况且主人家号称义父，仆婢称义女，顾名思义，尤其悚然。”看来于理于情，鑿鑿不可。神人之嚴刻，不也是应该的吗？

第五章 劝化类

郭泰，字林宗，喜好借助救济士人，多有成就。茅容避雨时也能正坐，郭泰劝其学习；孟敏听到破甑也不分神，郭泰认为此人有分决，也劝其学习。提拔申屠蟠于漆工，从门卒中起用庾乘。其余有很多人从屠沽之辈被郭泰提拔学习，从而成名者甚多。贾淑性格险恶，为乡里一害，秦泰母亲过世，淑来吊唁，不久，孙威直来了，见泰受恶人吊唁，不进而返。郭泰赶忙追出，道歉说：“贾子原来确实是不好，然而已经洗心向善，仲尼不逆互乡，所以我让他进入啊。”贾淑听闻，深感惭愧，最后成了乡里的善士。后来党祸起，名士都遭逢不幸，唯有郭泰因隐恶扬善，独自幸免。

何慎吾先生说：“大凡恶事刚开始时，只是一念之差，未必不能劝解；即便恶意已经熊熊燃起，只要还有一念之明，未必不可以解救。但世人每每拒绝援手如对仇讎，让他们即便想悔改也没有办法。等到沦落到罪无可恕，悔恨无及。担负着教化世道的人们，应当引人过为己过，不吝惜自己的怜悯啊！好像善应该是人我一同的，人们每每妄分彼此。高洁者只愿善从自己出，卑下者也不想善从他人行。因此进而有诬言造谣以诋毁他人，不成他人之美的情况啊！可知以他人能行善为善为己之快乐的人，善心更大么？若能有乐善者，不独藏善心好事于开始，在适当的时机褒奖他人，令他人进步，因自己的行为而成人之善，也是我的善行啊。即便他人善心完满，我没有什么可以帮得上忙的地方，也可以广为宣扬道德之光，让同好同修闻之，使得在修善路上行进的人更加坚信，为在此路上的人能听闻正道。与人为善，是君子之所以高洁啊！”

管宁，字幼安。曾躲避战乱到了辽东，公孙度建了馆驿请他出仕，他不做，隐居在山里。邻人有牛踩踏他的田，管宁牵着牛到阴凉处放牧。牛主人颇惭愧。里中男女只有一口井，大家打水有争先殴斗的情况，管宁买了许多取水的汲器，放在井旁让大家使用。众人听说，多各自忏悔责备。住的故旧邻里有穷困的人，家里揭不开锅，必然分财救助。与人家的孩子讲孝道，与人家的兄弟讲悌悌，人做臣子的人讲忠义。举止恭顺，言语和顺，名望高洁。看起来以为高不可及，但又十分的平易近人，能够根据事情导人向善，身边的人无不被其感化。

庞统，字士元，生性喜欢夸人的好事。每每称赞起来，常常超过实际情况。有人为此责备他，士元说：“现在雅道衰落，善人不多，不过分的褒美，名声就不能让人企慕，那样为善者就更少了啊！我从现在十个中选五个出来夸奖，刚刚过半，如果可以让士人崇敬，改变教化风尚，使有志者奋起学习，不也很好吗？”

卓然不群的人物，是世间难得的。奖励劝诱，没有不能成就一番事业的；沮丧压抑，没有不被摧折衰败的。齐时谢朓喜欢奖励人才，會稽孔闇略有文采，不为当时人所知，孔稚圭让他写表给谢朓看，谢朓嗟叹很久，自己取竹简写信给稚圭说：“此人名声未立，我们应该共同嘉奖他的成就，无论别人怎么非议我们。”虽然此言只是讨论文艺，但可以作为前辈积极推动晚辈前进的好例子。

陳瓘，字此錫，性格谦和，与物无争，对人谈论，多取人善。要说人短处时，总是当面提出，并只是稍微提醒，让人在离开后自省愧服。而且特别喜欢奖励后辈，一言一行，只要有可取的地方，立刻表扬传播，说自己比不上人家。官位到宰相。

王阳明先生说：“大凡朋友固然应该以责备劝善为贵，然而一定要少指摘缺错，多多奖励规劝向善的言行才好。”，先生还说：“说人之短不算直。”这两句足破人似是而非的短见。

文征明，生性不喜欢听人的不好，有跟他说这种事情的人，必然从他处找话头，使不得说。而且终身坚持如此。

昔日马伏波告诫家中子弟：“我希望你们听到别人有过错，如听到父母之名，耳朵可以听，但口不许讲。”到了龟山杨先生则说：“口固然不可说，最好是耳朵也不听啊。”与文征明先生如出一辙。又有先辈说：“造谣杜撰之言，非但不当做，也不当听。偏损心术，徒长浮夸之风罢了。一旦听到，好比清静田中，种了一颗不清净的种子啊！”此言最为入微。

祝期生，喜好攻讦人的短处，有喜欢诱骗人行不义事。有相貌丑陋的，就讥笑；见到俊美的，则调戏嘲讽。遇到愚昧的人，就欺诳侮辱；见到有才智的能者，就批评品论。鄙薄贫贱之人，讪谤富贵人家。专门攻讦官僚隐私，揭发仕人亲友的隐曲。见到人奢侈，赞誉为豪士；看到人狠毒，称赞做辣手。人谈佛理，看作是斋戒的愚人；人

谈儒行，嗤笑为伪学。人说一句善言，则说：“即便你口中如此，心上也未必如此。”人行一善事，则说：“既然做了这件事，那件事为何不做？”乱持议论，颠倒是非。晚年忽然生舌黄恶病，必须针刺出血升许才能稍好。一年之间发病五七次，苦不堪言。最后竟然舌枯而死。

**想起如今网上很多人看到有人做动物救助，便说：“为啥不救人呢？”看到有人给猫狗捐款买粮，就说：“为啥不捐给需要的穷的人？”，皆乱持议论，颠倒是非之辈也。

姚若侯说：“哎！期生的口才，真的是很好的。若能尽其口才而用在善处，必能宣扬大教，劝化无边。舌灿莲花，天生美才，多么难得啊，竟至枯死，可惜啊！口舌有二业：肆意的残杀生灵，以供自己饕餮，是谓入业。恶言邪论，蛊惑害人，是谓出业。而入业还有味道的残留；可是出业，真不知味之所在啊！”

陳寔，字仲弓，平心待物。乡人有所争论诉讼，动辄求他来评判。寔总是曲直分论，开诚布公，大家都很感动，纷纷说：“宁可刑罚有加，不要陈先生批评。”有盗贼夜晚入室，藏在房梁上。寔暗地里看到了，但是不揭发，把孙子呼来训斥说：“人不可以不自勉啊，不善良的人，不是一开始就是恶人，只是积习成性，最后才为非作歹。梁上君子就是这样的啊！”盗贼惊愧，跳下来认罪。寔徐徐开导他说：“看您的样貌，不像恶人，应该努力让自己努力向善，使自己脱离贫困。”赠二疋绢送他回家。从此村里无盗贼。

劉莊襄公璲，大父曰仲輔，从小仁爱宽容爱物。与夫人结婚时，家里还很穷，有一个小偷进到家里，公正巧看到，是认识的人。公说：“是你啊！怎么贫困如此了？”从夫人的首饰中捡了几个给他，让他离去，说：“我绝不再提此事。”后来夫人问起，公说：“已经答应别人不再提了，何必再问呢？”等到公过世，有一个人自制衰服，以头触棺，哭泣的十分悲哀。人们怀疑他就是昔日的小偷，因为刘公的善行，已经抱愧悔改了。刘公的子孙屡次受封，科甲登第不绝。

仇覽，字季智，漢蒲亭長。有一个叫陈元的人，与母亲一起居住。而母亲拜见览，状告自己儿子元不孝。览惊讶的说：“我曾从你家旁边过，家里院落整齐，耕耘按时，这不是恶人啊，应该是教化没到吧？母亲您守寡养育孤儿，辛苦到老，怎么可以因为一朝气忿，而让儿子背负不孝的名声呢？”母亲后悔感激涕泣而去。览又亲自到元家，与母子对饮，为陈元讲解人伦孝行，以祸福喻之，元最后终成孝子。

为陈元珍惜身名，又为母亲珍惜恩情，有这样的惻怛至誠，怎么会不被教化呢？讲解孝行祸福，都是小事了。

馬恭敏公，作守。有兄弟老而爭產不休，公命取一大鏡，令兄弟同照之。見面龐相似，鬚髮皆皓然，泣悟交讓而出。

馬恭敏公，作太守时，有两兄弟年老而争财产不休。马公命人取来一面大镜，令两兄弟一起照镜子，只见面庞相似，须发皆白，哭泣着明白太守用意，两人互相谦让着退了出来。

妙不可言！

孙洪，少年时在太学学习。有同舍生得了家报，里面说：“昨夜梦到一神人传登科录，你和孙洪都在名册之中，洪名下有红字批：某年月日，不合，代人写休书，落其榜籍。”洪愕然说：“真有此事，没想到上天为此谴责我到这种地步！”发榜之后，生中，洪下第。洪回家后，探访前离婚者，夫妇皆未婚配，于是百般劝导，使之复合，不久再次及试，中榜登第。

賀燦然，秀水人。万历年间，曾和其他人一起随同乡的御史姚思仁巡查河南。当时中原闹饥荒，燦然看到百姓生活困苦，写了救济饥荒的疏文，力劝姚思仁紧急送书请求

賑濟。思仁曾经在山东等处巡按，因为持法严正，使得许多不至死罪者判了死刑。一天病在店中，魂魄摄入冥司，群鬼索命，冥王训斥他说：“你怎么如此嗜杀呢？”思仁说：“身为御史，为天子执法，这些人是死于王法啊。”王说：“居官而不体察皇上的好生之德，不为皇上体恤百姓而草菅人命，罪孽自重，无可减免了。”思仁说：“当年河南饥荒，我上疏请賑濟，所活也不下千万，为何不判呢？”王说：“这是賀燦然所为啊，已经注了中年大富贵。”思仁说：“可是若不是我，賀燦然如何能上疏皇上呢？为何不算我一份呢？”冥王点头，令鬼吏呵散群鬼，放还。后来賀燦然四十中进士，官至冢宰。思仁亦登八座。

姚若侯说：“按格，劝化豪杰权贵，功德特别加倍。大抵豪杰有人手，权贵有权势。有人有势的人，是人中的江河。若是溃堤决口，平山没陵，若能引归正道，则几千里通舟楫；穿凿漕渠，则能灌溉田地亿万顷。为害大，为利也大。所以三教圣人，都先紧有才势之人而用。幕宾这类人，虽然名为豪杰权贵所倚重动用之人，其实也可以是善用豪杰权贵的人啊。监司，太守县令的幕宾，若能劝上司行善，则郡县皆受惠；督抚的幕僚可以劝督抚行善，则一省受福，部堂宰相的幕僚，若可以劝卿相为善，则天下受福。何况居官之人，政绩显著而万民赞誉，政绩辉煌而朝廷赏赐，阳世之福报已足，于是阴司之记录就减少些。幕僚则是有德无名，此为阴德，功劳最大。由此而论，凡为要人心腹，豪门亲戚，以及有一门手艺技术，可以出入富贵之家的人，都可以凭此善意而善用这些人啊。”

杨询，生性巧媚，善于揣测人意，喜欢怂恿他人以得他人喜欢。丹阳尹杨开，性格暴虐专横，断案抉择武断。与杨询交情很深，每次有事情必然拜访询问。杨询明知他有不对，但不敢有所忤逆，只是赞扬褒美。杨开一日在盛暑中，责打公吏以及囚犯四十余人，二人身死，杨询听闻，犹称赞其痛快。后来梦到一处，一个身着金紫的人谴责说：“成就杨开罪恶的，就是你啊。迟早要因罪治你。”

几日之后，果然得了恶疾身死。

李小有说：“杨开每次遇事必访，说明还是心虚的。杨询若是可以开言劝导，应当有救。可他反而拍手称快，真是杀人者了，也一同陷害了杨开啊！因杨开之罪受株连，冥司判狱，果然公正。”

張全義，唐人，治東都。外出巡察，看到田疇美好的人家，动辄下马与僚佐一同参观。招呼田主，慰劳以酒食。有蚕麦收获的多的能手行家，张公有时亲自去他们家里，招呼家中老幼，均赐以茶彩衣物。民间人们传说张公不喜欢声色歌舞，看到了连笑都不笑，唯独看到佳麦良茧则很开心。遇到有放任良田荒芜的，就聚集责问，有人投诉说缺乏人力和牛耕，则召其乡里，命令帮助。于是家家丰实，东都富庶。

看此真有长民之责啊。如后汉京兆尹王丹，隐居养志，每年农时，动辄载酒肴于田间，看到辛勤者便慰劳之，而懒惰者则不给，于是人人自励，全村人竞相劳作，以致殷富。有浮荡废业的，动辄告知其父兄责命。如此十余年，其下大治。谁说匹夫没有化俗的本领能力呢？

某人去省里科考，文字多有怨恨之意。在庙里拜访一位看人很准的相士，相士只是摇头不答。揭榜，果然不中，于是再次前往，问婚事如何。相者说：“以阁下的骨相，谁敢嫁女儿给你？不如广积阴德，或许可以挽回造化。”此人归途自思：“我一个贫士，怎么能接济他人呢？但我见现在很多做老师的人，都是误人子弟，我从今往后，只留心教书，来积阴德吧。”后来再去科考，找到之前的相士，再问。相士说：“您的骨相已然全换了！”揭榜果然中榜。留心教育，乃莫大的阴德，宜造物之默相也。

吳中塾師于明英，力學強記，甚得時名。但只知自己好，不肯与人讲谈。喜欢游览，不加检束，而且善于粉饰。学生学艺，自己代写，希望欺骗学生的家长。屡试不中，晚年被辞退病死，子孙没有识字的人。

有一个朋友曾对我说：“骗人钱财叫做拐，偷人钱财叫做贼，劫人钱财叫做盗。三者阳间刑罚如果不足，阴戮必然相随。作老师的人受人尊敬，又得人钱财，却还误人子弟，与这三者何异？”我说：“前三者只是攫取钱财，无损于人啊。为老师而误人子弟，则是取财损人，应是兼害了！”然而朝廷不设一条法令来约束，为什么呢？大抵是因为尊师重教，是立国的基础；以贤人君子之礼优待宽容老师，也是希望这些作老师的能以贤人君子自处啊！阴司所在，则专补阳间所不及；阳法所纵容的，阴律必然严格。然而在生时受报，不知是否因为不知检制的结果啊！

嘉兴府某生，喜欢隐恶扬善，遇到子弟亲友谈笑闺门事情，便正色发怒。后来因此做口业戒文，垂训后学。万历年间，年迈无功名。门生多有应试者，勉强邀请他一同入省考试。当时正遇上出犯布政钺，因此命题作文，大受奖赏，升为咨学宪，进入棘闱，发榜前一晚，梦到父亲来说：“前月有一士人当中，但因为奸淫在室未嫁女子，除名。文昌奏报说你作口业文，劝戒后进，于是以你名补之。来春还登甲榜，务必更加努力积德，以报天恩。”果然连捷。

宋时程一德，粗知文字，孜孜不倦劝人为善。每遇到嘉言美行，动辄刊刻出来给别人看，让世人有所警悟。一天晚上，梦见梓潼帝君对他说：“你有善念，都记录下来上报天庭了！”从此以后，三教典籍，不学而通晓，子孙皆是才俊，多登高第。二程夫子，都是他的后人。

黄庭坚，喜好写艳词，人们竞相传阅。曾拜谒圆通秀禅师，禅师呵斥说：“你诗词巧妙，怎么仅仅甘愿写些艳词呢？”当时禅师方才劝诫李伯时画马的事情，黄庭坚笑着说：“我只是空言，又不是实践，难道您也要我在马腹中吗？”禅师说：“伯时只是思想念头全在马，真堕落了，不过堕其一身；您以艳语动摇天下人的淫心，罪报何止入马腹？早日绝笔，以防入泥犁地狱啊！”黄庭坚悚然愧谢，从此绝笔。

按山谷以改正實錄竄死，剛方鐵石人也。而好作艷詞，何哉？亦其生來有此一種俊才，不能自遏抑耳。然用以為他述作，何遽不妙？一朝絕筆，虛心勇決可敬。世非山谷之才，而假以風流自命，艷詞未審於山谷何如，泥犁知先山谷獨入矣！

以黄庭坚因反对改正实录而被迫害死，正是铁石一般的人啊。而好作艳词，为什么呢？其实也是生来的一种俊才，不能自我遏制压抑罢了。然而若能用来做其他的述作，岂不是更好？一朝绝笔，虚心勇气决心真是可敬。世间多有没黄庭坚的才情，而假以风流自居，艳词还没看比庭坚如何，泥犁地狱倒先去了！

某郡僚，暴卒復甦，命請太守群僚至，告曰：「某被攝，見陰司主者，乞命甚哀。主者憫之，謂曰：『汝能勸千人不食牛肉乎？限以三日，敕予再生圖之。』非諸公為我遍勸百姓，不可得也。」眾以為妄。過三日，復報某官死矣！守大驚，召僚屬共持此戒。立一簿於通衢，勸百姓願者書姓名。一日得數千人，望空焚之。少頃，報某官生矣！往訊之，云：「復被使者攝去，主者方怒讓，有吏持一籍至云：『是勸戒食牛人姓名。』主者大喜，准延壽四紀；太守與眾，俱受福無量矣！」

某郡僚，暴病身亡后复苏，让下人请太守以及群幕僚来家里，告诉他们说：“我被叫下去看见了阴司的管理者，十分哀痛的乞求延命。管事者可怜我，对我说：‘你能劝一千人吃牛肉吗？限三日之内，我先放你回去。’如果诸位不能帮我遍劝百姓，我就活不成了！”大家都以为他疯了。过了三天，又报说那个郡僚又死了！太守大惊，召集

朱在菴曰：「吾人之戒，止於一身一家。固不若作一緣冊，時為捧持，隨身勸化。募緣者不費人一錢、粒粟，而應募者積福壽子孫，奚難慨許？」感應錄曰：「勸百人不食牛肉者，增壽一紀。」

第六章 救济类 上

范仲淹，字希文。少时贫穷，每天只吃菜粥一角，勤奋读书，以天下为己任。每天自己诵读：“士人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曾拜访相士问：“能作宰相吗？”相士说：“不能。”再问：“那么能做医生吗？”相士非常惊讶：“为何之前问那么高的位置，而现在问如此低的职业呢？”回答说：“只有宰相、名医，可以救人。”相士称赞说：“你仁心如此深厚，真宰相之才啊。”中进士，为祕閣校理，博通六经。很多学者跟随询问，范仲淹为他们讲解不倦。将他的俸禄来供养四方游士。诸子来家则换衣出迎，高低同样对待。曾为右司谏，一年大旱蝗灾交加，范仲淹奏请派特使救助，并向皇上问道：“假设宫中半日不供给粮食，将会怎样？”仁宗感动，名他为公安，去安抚江淮地区。所到之处开仓赈济灾民，奏报剔除弊政十余件。后来参知政事，边陲有情况，自请守边塞。麟州起大寇作乱，很多人都弃官逃走。公修筑旧砦，召还流亡的百姓，免去他们的地租，给他们种子和农器，河外地区安定下来。生性好施，那些亲近而贫穷，远离而贤良的人们，都受范公所惠。刚刚出名时，立志要赡养全族人，力有未逮二十年。后来从西帅到参与大政，在里中买常熟的稻田千亩，称为义田，以此赡养族人。日有食，年有衣，婚娶凶丧有所帮助。选族里年长而贤良的人主持收入和出纳。得到了钱氏南园，准备搬入居住时，有阴阳家说这个园子能接二连三的出公卿，于是说：“一家独贵，还不如让吴中之士，全在此地教育，富贵就流转不停了。”于是将这里改为学馆。与富郑公一起管理国家，看到监司记载有不才的官员，一笔勾去。富公说：“一笔勾去容易，但恐怕一家哭啊。”他回答说：

“一家哭，好过一路哭啊。”这是最知治国之大体，不存煦煦之仁啊。过世后赐谥文正，赠魏国公号。儿子纯仁，再度为相，纯佑、纯粹都为卿侍。

窦禹钧，燕山人。三十岁没有孩子，梦见过世的祖父对他说：“你命里无子，阳寿短促，应当早行善事。”公向来为人是忠厚长者，有同宗外姻，有丧不能举行丧仪的，必然出钱，前后共二十七次丧事。有人家留有孤女，贫穷嫁不出去，为人成婚嫁事，前后二十八人。故旧相知，遇到困窘的，必然挑选子弟中可以委以钱财的，随多寡贷给金帛，帮助运营。四方贫士，仰仗他来开火做饭的，不可胜数。公每考量一年收入，除了伏腊月的供给之外，窦拿来接济他人；家中俭素，没有金玉首饰，没有穿帛衣的妻妾。建立书院四十间，藏书数千卷。请有学识的大儒，教育四方才俊，家中贫穷的，补贴家用。赖以成名的人前后接踵。又梦祖父告说：“几年来，上帝因为你有阴德，名挂天曹，延寿三纪，赐五子荣显，福寿而终，充洞天真人位。”说罢，又嘱咐他说：“阴阳之理，大抵不异。善恶有报，或发于现世，或报在来世，或受之子子孙，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这是不用怀疑的。”于是窦公更加努力的积累功德，以谏议大夫致仕，八十二岁，告别亲友，谈笑而卒。儿子皆登卿侍；八孙皆显。范文正公把这件事记载于书册上，以示子孙。

善恶之报，自有现世，来世，子孙三者的不同。三者交错出现报应因果，正是天地之大，使人难以捉摸的地方，世人只看到眼下，否则怎么会对有无报应这种事情存疑？因为有疑而生惰性，积惰更生疑，因而为善的念头不能持久啊！大抵善人获福，如大商人囤货，不必日日见钱，只要通盘打算好，决定有十分便宜即可。象窦公这样，竟然三者兼有，可以肯定为善不止一端啊。

大观年中，有士人在京师的一家店铺中，看见一双靴子，居然是父亲殓时的物件。问店家，店主说：“昨天一位官人过此，令我修理，一会儿来取。”于是此人就站在这里等待。不多时，一人骑马而来，竟是他的父亲，拿了鞋就走，儿子追出喊说：“父亲怎么忍心咻一句话教受给我啊？”父亲回首说：“你做人要如葛繁。”儿子问：“葛繁是什么人？”父亲说：“镇江太守，冥司都有立像，焚香礼拜他啊。”说完就不见了。士人因此赶往镇江拜谒葛繁，把遇到的事情说了。问葛繁平生修什么，葛繁说：“我就是尽力做善事，每天或者四五条，或者一二十条。如此四十年，没有虚度一日。”士人问什么是善事？葛繁指着席间的脚垫说：“比如这个脚垫若是放的不正，则容易伤到人脚，我就把它放正。有人渴了，我就给杯水，都是些对他人好的事情。微小不经意的言语动作，都可以利益他人啊。所以其实无论卿相乞丐，都可以做的。只是要持之以恒，就会有利益了。”后来葛繁高寿坐化，子孙富贵不绝。

朱在菴说：“今人不肯行善，无非推诿说财力不足，或者说时势所在不可以。岂知时时处处都有可做的事情，自上而下，原无限量。还有比这样更简便直接的么？从脚垫杯水来开始，就可以啊。”

合之前的两条，范文正公，官贵而得行其道的人；窦禹钧，家富而好行其德的人；葛繁虽是太守，然而所言善，以至于至纤至细处，即便贫人妇女也可以做啊。所以以上三人列为救济他人的统概。而兵刑食三者中，尤其以救济人命有无量功德。虽然原格不载，也在此按类编纂，希望慈惠的官长有所借鉴而有所得。书中所行一事的人次一级，所救一人者又次一级，而以爱惜事物为终。

邓禹，字仲弘。行军有法纪，所到之处，动辄停车驻扎分发食物以慰劳乡里。父老童稚，都挤满他的车下。曾说：“我带兵百万，未曾乱杀一人。”过世后子孙封侯者三十人，两位皇后，显爵不可数。

曹彬，领兵征讨，从不妄杀。从攻蜀，破遂州，诸将都想屠城，公说不可。有抓住妇女的，都关在一所府第理，让人严密守卫，乱事平定了，寻访亲戚，送还。没有亲戚的，准备厚礼嫁人。攻金陵时，先焚香誓众：“城下之日，不可乱杀一人。”凯旋回京，舟中只有图籍衣服而已。全家登榜。对儿子则说：“奉命前往江南办点公事回来。”谦恭不伐如此。族弟曹翰也做将领，攻克江州，忿恨城不下，屠城后尽载金宝返回。曹彬儿子瑋、琮、璨继续作将领，后来追封王，子孙昌盛无比。曹翰死后没有三十年，子孙皆行乞于道。

颜光衷说：“兵主杀，而用来救民止暴，则是生机之存啊。所以可以为生而用杀。则功劳比将军更大的了。为什么呢？抛一死，救万生，与寻常行善，一定有所不同。若为了杀生而用杀，则罪过没有高过将军的：第一，无事生事，用百万枯骨搏一封侯印。第二，鏖战屠杀，败了则多杀自己人，胜了则多杀敌人。第三，乱杀平民，冒领功绩，又或者军无纪律，纵其劫掠，甚至认为手持木梳，篦机的皆为贼兵，多么大的罪过啊！难怪世间作将军的，多有恶死啊！”

正统年间，邓茂七倡作乱于福建延平等处，张都宪楷，计擒贼首；接着委托布政司的谢都事，搜擒东路贼党。谢只捉贼中党魁，凡可疑或者被胁迫跟随贼党者密授白布小旗，约定搜路兵到时，各插门首，而且提前告诫兵丁，不可妄杀，全活万人。后来生子谢迁，状元名相，孙子谢丕，复中探花。

姚若侯说：“都事领兵，自然是苦差。然而都事这样的小官，若非这样的苦差，怎能全活万人？子孙的状元探花，从哪里来呢？都事积德如此，受福如此。那么上级的监司以及督抚，偏裨以及大将军，若以都事的心思为自己的心思，子孙的状元探花，岂不是一世再世么？”

人不幸处于贼窃乱发之际，身处其间，岂能自主？若是不从，还没死于官，先死于贼了！故而被胁从的人命，实在是可怜。后汉虞诩临终，对儿子恭说：“吾以直道事君，行之无愧。所后悔做朝歌长官时，杀贼数百人，其中怎么可能没有冤杀的人呢？从此二十余年，家门不增一口，获罪于天，已经可知了。”以虞诩之贤，尚且有冤杀的情况，世之滥杀胁从以为功绩者，难道没有冥责吗？

狄仁杰做豫州刺史时，越王兵败，其党羽两千人皆论死，仁杰奏密疏说：“臣想说些话，但看似为逆臣申理；可是不言，有怕连累陛下爱子爱民，体恤百姓的圣意，写成了文字又自己毁去，不能确定。然而这都不是人们本心罪恶，是被人误导的缘故啊。”后来武则天下诏改死罪为谪戍边。囚徒出宁州，父老迎接慰劳说：“狄使君让你们活下来的啊！”互相拥抱哭于碑下，三日才离开。

句句嗫嚅怯懦，小心谨慎，自然容易让人倾心而听；若侃侃执理而谈，恐怕未必听从啊。

建州章太傅，有妻子练氏，素有贤德之名，智识过人。太傅一次出兵，有二人违令要被斩首，练氏暗中让他们逃去了。二人投奔南唐为将，后来攻到建州，城破，当时太傅已经过世，二将给了练氏很多金帛，还给了两面白旗，说：“我们将要屠城，您把旗子插在门口，我们严禁士卒冲入。”练氏退还了金帛和白旗，说：“你们能念旧恩的话，就不要屠城，如果一定要屠城，我也和大家一起死就是了，不愿意独生。”二将怕伤及练氏，又被她的言语感动，终于打消了屠城的念头。夫人生了八个孩子，皆登第。

大慈悲，真胆智，须眉男子也很难做到啊！

刘大夏，作车驾郎中。成化年间（有说是宣德年间），有人说之前郑三保下西洋，获宝无数。皇上命兵部查三保下西洋的水程。当时项忠为尚书，命官吏检查旧时档案。刘大夏先入，找到后藏了起来。项忠鞭笞官吏，命再找，三日不得，刘大夏终究不说。正逢当时有人对此事有意见，于是暂时搁下。后来项忠又问官吏，库中案卷，怎么会丢了？刘大夏在旁边说：“三保太监当年下西洋，耗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者万数，纵有珍宝，又有何用？旧案就算在，也该毁掉。何必追究有无呢？”项忠下座再揖拜谢。指着自己的位子说：“您的阴德不小，这个位子日后就是您的了！”刘大夏果然升至尚书。

后来又讨论征讨安南，传旨找永乐年中调动军队的册籍，刘大夏尚在作车架郎中，故意隐匿册籍不给。尚书余子俊几次派官吏索要。刘大夏密告尚书：“战衅一开，西南立刻就糜烂了！”余公乃悟，力阻此事。两次隐匿档案，不知救了多少生灵。这又是何等的智术胆气！他人纵然有此仁心，岂能有此行动？可见做好人不可以无才啊！

王韶以取熙河有功，升至枢密。晚年甚悔。曾游览金山寺，以因果问众长老，都说因王法杀人，如舟行压死螺蚌，自是无心。韶始终疑心。刁景纯这个人，素来学佛。一日，王韶在寺中遇见，于是再举之前的问题。刁说：“只要能过得了贤者的心下，那就无妨。”韶说：“现在过得去么？”刁说：“过得去的话，自然你就不问了。”王韶更加不安。一年左右，疽发于背，终日闭眼不能开。医生让他开眼诊视眼色，王韶说：“怎么敢开，斩头截脚许多人在眼前啊。”疽烂至洞见五脏而死。

严光衷说：“在热心图功名时，不知道啊。一旦心灰意冷，真心自现，不必问天证佛，已经可以知道结果了。”

人在势位显赫，事业繁忙中，切记要稳拿住，平心一观。（以上为用兵辑）

王贺，汉武帝时为绣衣御史。逐补魏郡群盗，多有放走，因奉旨行事不称职免官，叹息说：“我听说活千人，子孙有封赏。我的后代该兴盛啦！”后来一门五侯，几个女孩子为后，荣贵震天下。

这与当年于定国因为办案无私，开了一道高门以待子孙封高官时用一样的自信，似乎是有意希望回报了。然而这些话真的能确切的事先，人只要是真正为善，不会有人计较是不是有意为了回报与否的。

崔篆，王莽时为新建的大尹。到了治理的地方，见到牢狱里全是人，垂泪说：“如井大小的地方，他们都犯了什么罪而至于如此啊？”于是审查出两千余人，释放了。当时辅助的掾吏叩头坚持不能放人，篆说：“邾文公不以一人易其身，君子称赞为知命。如果杀一个大尹，赎两千人回家，也是我乐意的啊。”最后还是放人了。

仁心刻论，可泣鬼神！

史弼作平原相。皇上下诏全国捉捕党人，郡里牵连数百人，弼唯独没上报一个人。从事责备说：“皇上诏疾恶党人，旨意如此明白。青州六郡，其他五郡都有,而我们怎么单独没有？”弼说：“先王治理天下，划界分境，水土不一，风俗更异。其他郡有，

平原自无，怎可相比？若为了奉承上司，诬陷忠良，滥用刑罚，以逞无理之理，那么平原百姓，户户皆可为党，所以不可以这样啊。”从事无言可对。

不讲党人的冤屈，不说其他诸郡的枉捕，就郡说郡，与当年鲜于侁作利州运副，部民不要青苗钱，王安石派官吏责问，侁说：“青苗法规，愿意要就给，部民不愿意，怎么可以勉强？”同妙。有护民官的风范。

熙宁年间，新法颁布，州县骚然。邵康节赋闲下野，门生故吏都想辞官不作。于是写信问邵康节意见，回信说：“此时正是贤者应该尽力的时候啊。新法固然严苛，但能宽一分，则民多受一分益啊！辞职而去，有什么好处呢？”

姚若侯说：“宽一分二句话，实在是黯然。然而，宽一分，比宽十分更难。古人所以说徐有功在张释之之上啊。”

欧阳观，庐陵人，有学识德行。经过泗绵二州推举为官。他留心监狱，唯恐有冤情。曾夜对蜡烛查看官书，几次扔书而叹。夫人问为什么，回答说：“这是死狱记录，我想让他们活命却没有办法啊。实在没有办法让他们活命，才能让死者与我都没有遗憾。何况我时常能有办法，也正是因为有办法让他们活下来，才知道那些没有被救的死者有所悔恨。我时时希望他们能活命，仍然有失误使之死去，而世人却是常常希望他们死去，不关心他们能否活下去啊。”生子欧阳修，还没长大，观已经过世。母亲曾对修说起父亲的这些话，并且说：“我不知道你能有多大的成就，但我知你的父亲一定会有后人的。”修后来果然及第，成为一代贤相。追封郑国公。

理刑官肯发如此善心，肯用如此功夫，则虽然在杀人之中，也有活人之功德。不然，刑曹真的是不能干的工作啊。

泰僖公屠勋，浙人，为刑部主事。曾睡在狱中，详细问讯各个囚徒的罪情，发现若干人是无辜的，不自以为有功，而是写成密疏，告知尚书。后来朝审，尚书从他的密疏中摘出言语问讯囚犯，释放冤抑十余人，一时四处称颂尚书贤明。勋又禀告说：“京城监狱，尚有冤情；四海之大，岂无枉案？应该每五年派一减刑官，查实而平反。”尚书为他奏明皇上，准议。当时公也在减刑官之列，梦神告之说：“你命中无子，减刑之议，深合天心，赐三子，皆衣紫腰金。”后生应埴、应坤、应竣，皆显官。

世人皆说刑官不可作，按此看来，其实刑官还是求富贵、荣子孙的捷径了！范文正公说：“惟宰相、名医可以救人。”我觉得刑官也可以加入。

王安石，曾与其子王雱商议恢复肉刑，不久雱就过世了。一日，王公与叶涛在蒋山。本府内一名牙校前来参见，请屏退左右，然后说：“昨夜恍惚间梦至阴府，见到您的儿子带铁枷十分困苦，让我告诉您，希望能帮助超度，又怕您不相信，迟疑了一会儿，他说：‘你就说某时某处，我们所商议的事情，使我今日受此惨毒。’”王安石明白所言之事，不觉大恸。

肉刑没有恢复，而因立心惨酷暴虐，天必然会有所惩罚。与上一条一福一罪，顶针对照。

程仁霸，在眉山做参录。有偷窃芦菰根的人因为持刀误伤主人。太尉幸赏，以剥削民脂如抢劫出名，狱官受财，于是屈打成招。公知道此间有冤情，对窃贼说：“怎么不上诉冤情？我为你出头！”于是盗贼称冤，于是移到别处再审。程仁霸直诉此案，坚持公正，而太尉狱官与他争执不已。再转狱审，竟将盗贼判了死罪。程仁霸也因此被罢免，不久，太尉狱官都暴死。之后三十余年，一天忽见盗贼在庭下跪拜说：“太尉和狱官不服，想等公到而判决。之前地府想召您去判此案，我磕头坚持说：‘不可因我而惊扰您。’今天您的阳寿已经尽了，我来带您前往，您立刻会往上天去，子孙禄寿，朱紫满门。”程仁霸沐浴衣冠，就寝而卒，后来子孙富贵寿考，果如其言。

严光衷说：“盗贼最后还是受诬陷而死，而仁霸对于盗贼，没有什么功劳的。然而他全活人命的仁心，记其肺腑，至死不忘，可见恩怨终有报啊。”

巡抚阎公在南京，有诬告镇江百姓周志廉为盗贼首领，廉家境富裕，害怕受刑，送钱财给权贵请帮助斡旋。公反因此怀疑真有其事，竟在堂上乱杖打死了廉。不久镇江郡丞卢仁前来拜访，公说：“你怎么带囚犯周志廉来了？”卢仁茫然不知所云。公再次厉声说：“皂隶旁边站着的，不是周志廉吗？”当时就昏倒过去。从那之后，廉常在眼前，不久就过世了。

严光衷说：“阎公杀廉，是因为怀疑他行贿赂，可以说够公正了！然而实在并非有罪啊，冤死者为厉。怎么可以自恃无私，就妄自决断呢？”

编者按张南轩曾说：“为政者首先要平心。心不平，虽是好事，也容易办错。比如扶弱抑强，怎么能说不是好事？往往就在这里出错。必须要如明镜一般，妍自妍，丑自丑。若先入为主的认为其人是丑的，那么之后见到此人，也没有机会认为此人不丑了！”严光衷又说：“官府簿书如麻，下情层层阻隔。或者仗着自己聪明，或者因为脾气火性，或者忙中出错，种种都能冤枉人。等到文案一旦定下来，则明知道是冤枉的，也没有办法了！过去彭惠安，居官立身，无愧于古人，误杀一孝子，于是不振。小心啊！断狱真的是很难的，其难处，其需要小心处，又不在听从二三经验，而在虚心观察啊。”这两条建议，当官者应该每天读一遍。

陳洎，作开封府的功曹。章献太后临朝，有她的族人杖杀一卒，该洎验尸。太后派人宣旨，想宽赦族人罪过；诸吏都要以病死判。洎正色说：“那人确是冤死，等我伸冤，怎么可以因为畏惧太后，所以不按实奏报？你们别干预，我独自领罪。”自己写案牒呈给府尹程琳。后来太后原谅了族人，但也没有定洎罪责。陈洎的孙子传道、履常，皆以文学担任显要官职。

这是为死者伸冤，又与平反而活人命不同。然而幽愤所在，不堪沉没。若是能够秉公处理，定罪也没什么不对。只是那些收受贿赂而枉法的人，能逃得过冥责么？

魏钊，广东人。曾往夷陵验尸，途经某镇。镇里有乡官徐少卿名宗，素来敬奉梓潼神，梦见神告他说：“明日本府魏推官过这里，他是前程远大的人，可以预先结识。”第二天徐在路上等候，果然来了。两人结识之后，魏离去不久，徐又梦见神来说：“那魏钊受贿四百金，开脱人的罪过，使得死者含冤，上天尽去其禄寿了。”徐甚为惊讶，派人了解，果有其事。没多久，钊家中母亲生病，他本人被起用又被放入候补，很快死在了京都家里。

人命至重，得贿赂而害人死者，不是丧尽良心的人做不到啊。得贿赂而免人死者，世间或可借口说罪案息宁失误放出，况且行事近于好生，而且也得了私利好处了！抑或是知道死者有冤情不为伸张，还有使得人受诬陷冤死，同样是一条性命啊。此公用四百金换了大好前途，并十年阳寿，可惜啊！然而世间求禄减福的人多了，帝君岂能一一告知？所以很多湮没在世间而不自知罢了。可怜哪！

冤死者固然应该尽早伸冤，世间还有借尸诈骗的事情，极为残酷。严光衷曾评论此事说：“下辈仗此放刁，乃至奴仆威胁主人，佃户敲诈业主，妻妾反制丈夫。一有不合心意，则乡里族里乘机相拥而来，抢家私，辱妇女，以尸体求取贿赂。所以有儿子激愤杀母，妻子气极杀夫，仗着家中多男丁而成图赖的本源，将富贵家为甘美脆弱的货品。甚至有文人缙绅亲近奴婢，体面之人与乞丐论成一家，表面告官案，私下求贿赂和解，朝怒夕喜，甚至借由伤人或者尸首一事，胡乱攀连，穷人幸灾乐祸的袖手旁观，富贵些的亲戚则遭殃被诬陷，种种难以言述。官长每每以为到现场检查一次，足以分辨冤情，让人称快；谁知早已糜烂不可言了！此弊端不去除，不光令人容易想自杀，而且令父子兄弟，以为死了就有利可图。暴尸而枉法，根据其情由，与亲手杀人不差。今若是不能置之不理，就应该严刑诬告等罪罚。但凡药死、缢死、投水死，第一发现人不报官的，捉拿问刑律。若是亲人逼死，以为图赖富人之本的，戡明抵罪。有乘乱搬抢，冒认索诈的，严究法律。让亲戚绝死尸有利可图的心思，风俗杜绝诬赖的祸害，则善行不就可以多多保全了吗？”

羊道生，做邵陵王参军。他兄弟海珍，担任涪州刺史。道生请假探望哥哥。临分别是制宴相送。道生看到一人绑在树边，是自己的故旧。看见道生，哀声求救：“涪州刺史要杀我，求您救济。”道生问：“你什么罪？”说：“故意逃叛。”道生说：“我最恨这种人。”随即拔刀挖其眼睛吞下。须臾，海珍来到，命人斩了犯人。座席很

久，杨道生发觉眼睛一直在喉内咽不下去，于是和酒吞服，始终不去，所以不终席而告别。在路上几日就病死了。

故意逃叛，罪可死，道生当然可以不救。但人就要死了，又何必惨虐之？在道生不过逞一时刚愤，或许借此以威吓众人，然而其求救请怜之心，怎么可以熟视无睹？情上过不去，就是理上过不去啊！若直接死于刺史法令，应该是不会成厉的啊。

杨自惩，鄞人，作县里的狱吏。存心仁厚，守法公平。当时县宰非常严厉，曾鞭挞一囚犯，血流满地，怒气不息。杨跪在地上恳求劝解。县宰说：“此人越法悖理，不由人不怒啊！”杨磕头对答：“如果是事情，哀矜不喜。喜尚且不可，何况怒呢？”县宰这才息怒。杨家甚贫，却从不接受贿赂。遇到囚犯缺乏钱食，总是多方周济。一天，有新囚数人没饭吃，家里又缺米，与妻子商议。妻子问：“囚犯从哪里来？”回答：“从杭州，一路忍饥挨饿，面有菜色。”于是两人自己不吃饭，而煮粥给囚犯吃。生儿子守陈，守阼，南北吏部侍郎。孙子茂元，刑部侍郎；茂仁，按察使。

这只是一个狱吏罢了，却可以积德获福如此。古时传朱子训幕僚仆役说：“过去说公门之中好修行，为什么呢？公门常常比较，时时刑罚。期间贫穷负累，冤枉获罪，愚昧被欺，软弱受制，呼天抢地，无可告诉的人，比比皆是啊。只有公门的人下得民情，上知官心，在人艰苦孤危之时，扶持宽容一分，胜过他人所做十分。若能解开冤屈，释放贫人，教愚扶弱，而不乘危索骗，不因贿拷打，不故意冤枉，不肆意乱法，则一日里可以行数十善事。长久累计，自然吉庆日至，子孙昌盛。如果不这样，而是狐假虎威，自负权势，作奸犯科，争夸胆智，而一朝落网，身命顿捐。纵然幸免，子孙自来受债，来生偿还。怨毒而积累的不义之财，怎么会有安享的人呢？”

明池州邵道，充郡皂。索取財物，滿意則喜，否則拳毆之，官命行杖，極力施刑。力斃杖下者，不可勝數。後得異病，手足窘束，遍體腫決如板痕，片片爛下，痛不可言。因呼曰：「善惡終有報，橋南看邵道。」卒至皮肉俱盡，餘骨在床，方絕。(以上輯用刑)

明朝池州邵道，作郡里的皂隶。索取财务，满意则喜，否则拳打脚踢，官命打板子，极力实行。被他的板子打死的人不可胜数。后来得异病，手足抽搐如束缚，遍体肿出如被板子打了的板痕，片片烂下，痛不可言。因而人们都说：“善恶终有报，桥南看邵道。”死时皮肉烂尽，只剩骸骨在床，才断气。（以上为用刑篇）

韩韶，字仲黄，做羸长。盗贼听闻其贤德，相互约定不入境扰乱。而其他县里多被贼寇掠夺，农桑俱废。流民纷纷进入韩韶的县界，韩韶怜悯他们饥困，开仓赈粮，救济万余户。管事者说不可以，因为会因此被治罪。韶说：“让困苦的人多活一些，就算因此获罪，也可以含笑而死了。”太守知道他的名德，所以并不责怪。李膺、陳實等立碑称颂。

民命至重，人心不泯。饥馑流离的悲苦，看到的人无不动念。最难得的是首先担当责任的人啊。所以，自从汲长孺假命发粮以来，范忠宣擅权救济常平，洪文惠擅留运米，以贤德被称颂的人多了！而因此获罪被杀的人，至今没听说。景泰年中，徐淮闹饥荒，王竑为巡抚，不等奏报，发广运官粮救赈。朝廷上大饥荒的奏折先到，皇上大惊说：“怎么办？百姓要饿死了！”等到王竑奏疏到，才大喜说：“好个都御史！不然，饿死我的百姓了！”这又是为君的仁慈，圣明在朝，都会如此谅解，当事者何必恐惧担心而不敢有所作为呢？

富弼，字彦国，作枢密副使。被谤而贬，做青州知府。河朔地区发大水，饥民流离入境。弼于是巡视所管辖内丰收的三州，亲自请粮，劝民出粮，得十万斛，随处储藏，开公私闲置屋舍十余万，让流民居住，以便取水济薪。选择等待上任的官吏中廉洁有能力的，给予官禄，让他们巡视百姓问老弱病残生活情况，记下劳力情况，约定帮助奏请。差不多五日一次召集劳力予以工作。多方劝谕，如实发薪，人人尽力。山林河泊附近，有可以为生的活计，让流民去作，主管不得禁止。死者以大塚埋葬，让来的流民如同回家一般。有人说他的不是而使之处于危疑之间。他说：“我岂能用一身换六七十万人的性命？”于是更加勤力。第二年，麦大丰收，又给各处流民发粮。仁宗听说，派遣使者，慰劳富弼，不久召回封相，封为郑公。年寿八十，谥号文忠。

颜光衷说：“处于危疑之间而尽职，反因此得君上支持，可见祸福之相依啊。”

赵抃，做越州知州，熙宁八年，吴越地区大旱。在饥荒刚开始时，他就写信问周围诸县：“几处遭灾？乡民需要赈济的多少人？有没有修筑可以让难民歇脚的临时场所？府库钱粮，可以发放的有多少？富庶乡绅可以募出粮的有几家？”僧道等的专供粮食，全部记录起来。统计孤老病人不能自食其力的，一共三万多人。按照惯例，每年赈济穷民，应当给粮三千石。抃收集富民捐出以及僧道用粮剩余，得粟四万八千石。从十月初开始，每人日受粟一升，年幼的减半。因为怕众人踩踏，使男女隔天来取，每人给两天的粮食。怕百姓流亡，在城市郊野，设领粮点五十七处，让人们可以就近取得。并且告知，离家流亡的不给，担心审计官员不足，找居住在此间的离职官吏，配发官禄而让他们担任工作。通告富户不得停止买入米。各州出榜，严禁压低米价；抃让有米的人，任意增价卖出，自己出钱买入米来施舍，作为官吏富民的榜样，又给平民按平价发官粮，供给五万两千余石。设立卖出粮的地点十八处，以方便买入米。又雇四千一百人兴修城池，三万八千人作工，记其工作，给粮再翻倍。第二年春天，疫病流行，开病院，收纳生病而无家可归的人。招募僧人两名，负责医药饮食，让人们得到及时救治。死者在病院附近安葬。赈济穷人一般到三月停止，那一年到五月。事情有不方便请示的，全部自己承担责任，不连累属下，需要向上请示的，看情况动辄先开始，再请示。早晚尽心尽力，无论大小，事必躬亲。所以大旱之后接着瘟疫，州内无人失所。最后在神宗时为相，当世名臣。

救荒诸条里，这条最为详尽。更是总结了从古到今的方法：一是开仓赈济。二是截留上供，过往上供的粮米，停在本地平价卖出，上疏请以银钱换米给朝廷。或者到冬天买进米补充再入，到时米价落下，国赋不亏。三是本地出米，即设法劝富民赈济。四是借府库银两，循环买入卖出赈贷。五是兴修工程赈贷，令饥民有工粮可吃，而官府富民也便于发放。然而城市里的人可以周济，乡村边远地区难以收到实惠，所以要仔细参详实际情况，不要遗漏。大部分赈济之法，十来天给一升一斗，官员劳累，民无可用。只能坐盼仓米，无以为继。这是立毙之术。不如计算距离远近，人口多寡，每人给两月粮，让民众归治本业，可以不妨害生活了。

当年赵令良救治绍兴，即用此法。又有李玉治理鄱阳，将义仓米放在场屋，减价卖出，既用米救济了附近的百姓，还可以用这钱按价计口，按每月支付，救济偏远的村落。一物两用，百姓受益甚广。偏远地区用钱，可以避免粮食被人减少盗窃或者添加杂草的弊病，也可以降低转运耗费。而且村民得钱，不但可以租买农器，经营生业，也可以收买杂粮，配合野菜，一天之粮，可以作数日使用。这两条，皆可行。需要注意的是，上官一说要赈济，而乡里立刻抄传，实际上还没有确定。可是村民已经望风相扶入郡，官府没有立刻赈济，自带粮食又都吃完，纷纷饿死在城里。加上浊气熏

蒸，瘟疫立作。还没赈济多少，官仓已经罄尽。这是以赈济之名，误招百姓来而杀之啊。

所以应该先四处贴出告示，告知实行措施。发钱米下乡，不可以轻率的行动，以免饥贫之民云集。然后在各个乡设立分粮点，按照籍贯予以分法，使群众方便取得。青壮年不离开故乡，就会继续打理生活；老弱不需要远走，就没有风餐露宿，奔走负载的辛苦。赈济过程中要防止中饱私囊的情况，收到的报告要严查核实。并且朝夕操持经营，总要尽心极力去做。这是万千性命生死所在，无论多么辛苦都是值得的！而平价的义仓米，恐怕不够供给。要用库银，在多米地区循环买进买入。则在米价高的时候，降价四分之一，使民有所周济。然而必须在县郊多设购粮所，以免弱者受拥挤转运之苦。还要严格限定每人买入的界限，以防有钱人中间贩卖渔利。而富民出米的价格，切不可压制，压制则富人不会卖，而得不到米的平民就着急，冲突加剧，很快会发生暴乱。何况官府压价，则外地的米商也都不来，纵使富民全部出卖，能有多少？当年范仲淹作杭州知府，一斗粟一百二十文，仲淹加到一百八十文，然后多出榜文，说杭州饥荒所以粮食涨价。商贾争利而云集，登时米价顿减。大抵物多则价廉。少则贵。不求低价而求多，文正公所见过人啊。至于弃子有收，老病有养，强买必禁，盗萌必剪。这又是慈祥之所自来，防范之所最先啊！

明朝道未年间，吴遵路治理通州。正逢那年饥荒，他令百姓收集薪柴牧草，官府收买安置，换钱之后，换买官米。等到冬季下雪时，仍然用原价换薪柴牧草给民，当时米价大减，而薪柴价值翻倍了。于是官不伤财，民再获利。

当年刚刚大荒，即便有减价的米，贫民哪里有银钱？薪柴是将来必须的，可以从野外容易的取得，而且数量充足。如此调度，出人意料，然而实际也是从兴修工程中想出。当事人更应该努力体会其中深意而推广它，则没有不可救之荒了。

浙西大饥荒，范文正公为杭州太守，放开让百姓划游船，并与幕僚下属整日在西湖上开宴会。从春天到夏天，全城的居民都出来游玩。又召来诸佛寺的僧人说：“今年歉收，人工便宜，可以及时兴造。”于是一时间杭州城内舟车伎乐，贸易饮食，技工劳力之人聚集了不下万数。监司弹劾说范公不体恤饥荒，不务政事，范公一一解释所以

宴游兴造的原因：都是要让余财流动，以实惠贫民。诸郡之中，唯有范公这里的百姓不流徙。

冯子犹说：“但凡出来游玩的人，必然是有余力足以游玩的。游玩的只是一人，而依赖这些出游人的余财为生者，不知有多少啊。当年苏郡饥荒，管理者以勤俭为名严禁坐船游玩。富家子弟都在僧舍里开宴席，而划游船的数百人，都因失业而流徙。不懂因地制宜的人多如此。”

陈尧佐，寿州知府。一年大饥荒，自己出米煮粥给饥饿者。于是下属官吏和富民都竞相出米。尧佐说：“我哪里是为了自己的实惠呢？主要是以命令强迫人做事，不如自己先行，而让别人主动跟从。”官至平章事，八十二岁，赐位司空。

做粥济民是富民的事情，并非职责所在。然而却以此领导民风，就有作用。

叶梦得，在武昌。正逢水灾，已经尽发平时所存储的粮食赈济，只是遗弃的孩子，没有办法处理。于是问询左右说：“民间那些没有孩子的家庭，为何不来领养？”答：“担心孩子长大了之后，亲生父母来领走。”叶查看法例，凡灾伤遗弃的婴儿，父母不得复取。于是做了很多书券，都写着这条例法，凡是领孩子的人，都让自己领养的孩子知道从哪里领来，发给他们书券，管理官做好登记，活三千八百人。

离乱时，很多居民逃往山谷藏匿。有很多人担心婴儿啼哭，使得贼人得知藏处，所以把婴儿都弃置路旁。有人教说用棉球，随孩子大小，绑在口中，或者预先用甜物浸润棉内，使婴儿咂之。婴儿口中有东西，自然不会作声，而且不需要闭气，棉花又不会伤到孩子的嘴，这个方法也不可不知啊。

虞允文，为太平州知州。按旧制，百姓生子，必须缴纳添丁钱。收成不好的年岁，缴不起添丁钱的贫困者，有了孩子多不要。允文为此设置了芦苇税，替掉添丁钱，于是百姓不再流掉孩子。之前允文一直无子，此事后第二年，妻妾各生一个儿子。

按：贾彪做新息长，人民贫穷生不起孩子。当时城南有盗贼劫人，城北有妇人杀儿子，彪出行查看，辅官想往南领路，彪生气的说：“贼寇害人，这是常理，母子相残，逆天违道。”于是往北行，调查治罪。我曾在心底模拟他的做法想法，可是总不能如他一般。后来读文昌化书，才知道阴司将流产等同于杀人偿命啊！苏东坡先生与朱鄂州书信里，记载神仙乡百姓石揆妻子，溺杀两子，后来一产四子，痛楚不堪，母子皆亡。又有润州陈氏，因为孩子多又怀孕，心底十分讨厌。有个老太，用药为陈氏下胎流产，后来又有身孕，打算再次打胎，药方合好还没有吃，梦见一小牛说：“我与你有何仇？你一定要杀我，我将因此而杀你啊。”醒来没有明白，于是还是流掉了。之后雪崩不止，痛楚月余，最后临终前见小儿缭绕床头乞命。因为当年是丑年，生子当属牛，梦中之牛，就是他的孩子。没多久，合药的老太太也暴死。报应如此，不能不说。而近世淹杀儿子的人少了，可是杀女儿的却比比皆是。不知男女虽性别不同，但同样都是一条性命。昔日何慎吾作戒淹女歌，我节选他的文字，并推广他的用意：“虎狼性至惡，猶知有父子，人為萬物靈，奈何不如彼。生男與生女，懷抱一而已。我聞殺女時，其苦狀難比。胞血尚淋漓，有口不能語，嚶盆水中，良久聲乃止。吁嗟父母心，殘忍一至此！若本應死者，養之聽自死，何須行惡念，所爭歲月耳。若不應死者，天神注籍矣！違天及殺人，冤罪豈放汝。靠男與靠女，豈能料到底。柔順兼親近，女或反勝子。若還慮遣嫁，有生自有所，荊釵與裙布，隨分又何愧。我故勸世人，毋為殺其女。”

王仆射，初为谯幕，管理巡查逃田者。当时闹饥荒而逃亡者数千家，于是力谋安置聚集。写疏奏明皇上，请借种子，牛草，帮助流亡者安定种田，朝廷同意。一夜在蒙城驿馆休息时，梦见有紫衣持象简的人，给他一绿衣童子，对他说：“上天嘉奖你爱民的深心，所以让你得宰相子。”不久生一男，果然拜相。

林机，淳熙初年为给事中。司农少卿王晓，曾在白天拜访，当时林机还在朝上，林机妻子是王晓的侄女，垂泪对王晓说：“林家灭门了！”王晓惊问缘故，说：“天快亮时，梦见一个红衣人持天符而来。说上天有敕令，林机论事害民，特令灭门，我惊醒时，一切犹在眼前一般。”王晓安慰她说只是做梦不足为凭，不用多想。因此留下来等林回来。林机回来后，从容叩问今日都论奏了些什么，林回答说：“蜀郡因为有旱灾歉收，请拨米十万石赈济。不久皇上下旨照办。我以为米数太多，蜀道不容易到

达，应该确定实情以后再发粮。故将敕令封还。皇上对宰相说，西川往复万里，还要等再报，恐怕事情会来不及，姑且先发一半吧。就这么一件事。”王晓愁眉不展的离开了。不久，林机因为生病辞官回家，到福州过世，有三个儿子，接踵而亡。家门遂绝。

这等见识，看似只是想为朝廷省钱，而且凡事定要确定才肯实行罢了。谁知道竟然就要灭门。这还是孝宗皇帝没听从他的话，只是将米减半而已。可见对于人来说，事关财利，没有不吝惜的。所以皇上对于聚敛的话容易听的进去，而恩泽却因此很难到达下层。然而这些进言的臣子，也就是林机的后续啊。洪熙年间，有巡察使从南京回来，皇上问经过的地方如何？对说：“淮河徐州山东一带，百姓没粮食，有司却征收夏税正急。”皇上立刻召见杨士奇，命令起草诏书免去税粮一半。士奇请皇上召见户部官员商议，皇上说：“不急着召户部官员。救民穷苦，应该如同救焚拯溺一般，不可迟疑。有司会担心国用不足，一定会犹疑不决，卿暂且莫多言。”于是名中官取来纸笔，让士奇就前写诏书，呈览之后，立刻取玉玺加盖派使节立刻出发。然后才回头对杨士奇说：“你现在可以对户部说了，我就不用了。”左右都进言说：“徐州山东一代千余里，当中未必完全没有收成，也应该有所分别，不至于滥施皇恩。”皇上说：“体恤百姓，宁可过厚。做为天下之主，难道还要与百姓尺寸计较吗？”真是万世法啊！

耿寿昌，汉宣帝时大司农丞。一年丰收，古一石五钱。寿昌奏说：“今年丰收，谷贱伤农。按过去惯例，每年从关东水路运粮四百万斛，用兵卒六万人。现在应该买入三辅弘农五郡的谷子，足够供应京师，可以节省关东漕卒过半。”又命令边郡都造粮仓，在谷贱时，增价买入以利农；谷贵时，减价卖出以济贫。名叫常平仓，百姓甚为便利。昌受赐关内侯。

颜光衷说：“这个方法原先是无岁不买入新粮。上熟米买入三分之一，中熟米买入二分，下熟米买入一，是为无岁不买入。到了小饥荒时发小熟的收藏，中等规模的饥荒则发中熟，大饥荒时发上熟米，这就是所谓的无岁不卖出。这样，就不担心粮食放久了成为尘埃，还要占着仓库。而后世依法循行，逐渐失去最初的考量。府县将任务分配到户，督查缴米情况，追缉鞭挞，更甚于赋税。名字叫做平价买卖粮食，其实就是害人。又到了救荒时，悭吝不发。就算发也是衙门有势力的人强占了，不能遍及乡村。要仔细审查并且找出有问题的，只有好的有司才能做到啊。”

随开皇中，度支尚书长孙平，曾经出令于民间，每年秋天，每家出粟麦一石左右，随贫富不同，储存在当社，委任社司检校，以防备凶年，名为义仓。

当社存粮，是把粮食藏储于民间，委任社司检校，则是官封其典籍，故而人们不能短少侵盗。储备以度凶年，与发旧仓粮食没有差别。后世合并州郡，难免没有申请反复，运输聚散的问题，因而逐渐被贪官污吏挪用侵吞了。如果真要实行，则在现有典籍制度之外又生一个职位了。追究本意，难道是这样吗？

朱熹文公曾创立社仓法，在他的自叙中有记载：“乾道戊子年，我住在建宁府崇安县开耀乡。当年大饥荒，我与进士刘如愚劝有钱粮的民众发粟减价赈济，里人都能得到他们的余存。可是不久强盗在浦城附近出现，人心畏怖，藏粮也用完了。我们就写信请官家救助。知府徐公，立即从泝溪调了六百石常平粟；我带着乡人一起前往迎接接受。饥民按次序收到了粮食，欢声振动周边的乡村。于是浦城的贼盗，不再有人追随，于是束手就擒了。到了秋天，王淮公前来代守。正赶上丰收，百姓愿意用粮补偿去年的亏空。而王公说：“年景有歉收和丰收，变化无常，不如留在里中，而注册到府籍。若是日后又遇上困难时候，就免去之前运输劳苦。”我领会了他的意思。

又一年过去，我向官府请示说：“山谷小民没有积蓄，新旧青黄不接，虽然是个丰收年，仍然需要向富户贷米，而官府的粮食囤积无用，而且马上就要腐坏了。希望今年开始时一起作为种子，发给农民，收两成的利息。这样既可以解百姓之急，又可以更迭储藏的粮食，拓广积蓄。即便不想要者，也不用勉强。若是遇到小饥荒，就松半息，遇上大饥荒，则全部捐出来，如何？”王公同意了这个提议。又因为将粮食分别储存到民家，对于看守监管出纳均不方便，于是捐出一年的利息，建造了粮仓三间来储存。

十有四年，已经将原来的六百石归还给官府，还有监管的三千一百石，则是累年所收的利息。通过本府照会，永不收息。每石只收耗米三升，都是我与乡绅士人一同掌管。遇到发放种子时，即申报官府，差县官一名监视出纳。以此，一乡五十里之内，虽然遇到凶年，人也不会没有饭吃。发种时以十家为一甲，甲中推一管理者，五十甲有一位大家都认识的人为社首。逃军和无行的人士，花食不缺的人，不能入甲。入甲

的人，又要问愿意加入与否，愿者说明大人孩子多少，大人给一石，小孩五斗，五岁以下不给，按籍贯贷粮，以湿恶归还者罚。淳熙八年，奏请将这个方法推广。在他处实行，随地择人，随乡立约。报官遵守，实在是久远的利益。皇上将此法颁布于各处，百姓甚为仰赖。”

这是朱熹先生的真人真事。今年还算丰收，农民依然过得很艰难，一旦有水旱之灾，日子会怎样呢？救荒的方法，前面的论述已经很详尽了，可是常平仓里，都是扎好的野草；存留的粮仓，空空如也。发粮救赈，根本不可能；有人说用军饷救助，就算鞭打催促征收粮食，现征现送尚且来不及，何况是借来钱去买米呢？截留上供，很难实行；即便是身家性命豁出去，也未必有机会。兴修工作，工人本身没几个钱，而远近来投的难民，连饭都没吃上，能指望他们工作吗？若是官员自己出米，真事至幸！可是廉洁者想出却没有，贪婪者能出却不愿，只有借米于富民，似乎可是实际行事。而劝谕只有空文，压制必然导致变乱。而且，各个佃户的田产，已经没有余量，而上缴之税粮，抵补岂是容易的事情？想来也是难以借贷，即便贷到，也不会很多。即便有慈惠的监管者，向督抚请示，慈惠之督抚，向朝廷请示，而待奏待报，就要月余，议来议去，怎救得眼下？便是有东海之波，难救涸轳之鱼啊。想来，只有先在事发之前谋划好。需要一二乡绅富户，集合志同道合者，趁粮食低价的年岁，或者百石，或者数十石，广发倡议，一同聚粮。那些善良的小富之户，愿意助十石或者几石的，都可以加入。设立法度，找人掌管，效仿朱子的方法来做。十年之外，可以得粮十倍。一乡如此，一乡永不饥荒，一邑如此，一邑永不饥荒了！此种功德，比拿钱财金犇斋僧塑像，强过百倍了。所以我拭目以待来者啊！

我在辛亥之春，为了变通，写出了放贷赈说，附记在这里。

玉涵子说：康熙九年，吴越地区发大水，我们这里受灾很重。其中我乡里一个叫做东村的地方最严重，我有顷余粮田在那里。去年冬天我偶然过东村，走在巷里，寂无人声，并非锁门不在家，而是全家都在睡觉，我深感惊讶。

有人告我说：“凡是锁门的，都是举家出去行气了；关门的，大抵是家里无粮而僵卧不起了。”

我大惊说：“那不就是将死了么？”

回答说：“只是还不至于。凡是我村困守家里，不远行行乞的人，都以渔网取鱼虾为活。每得鱼虾一斤，可以买米半升，过得一日活。这几天来，雪大冰坚，没有地方可以下网。又逢金犇大水，芦苇也淹没不见，连想采些柴来烧沸水都很难了。”

春二月，又过东村。忽然听到有人说：“昨天某家三岁的儿子饿死了。”

我惊骇问情况，回答说：“我们这里，只有割野菜马兰，杂煮在一起下锅。就算有些米，也不敢拿来煮粥，唯有碾成米粉放入草汤里，可以让汤稍微稠一些，姑且果腹。这一家没有这种草糊很多天了！孩子小不能吃饭，母亲没米吃太久，哪里有奶水？所以饿死了。”

我听了泫然涕下。想起之前的水灾，凡是在我地上耕作的人，真的是极大的灾难了。算我的田有二百余亩，得租不过十七石多些。因为征米催得紧急，尽数送入仓里，所欠的数额，本来说要典当家产借贷了来抵了！忽然朝廷开恩，因水灾免去很多赋税，我反而领回四石九斗多，若不是有此免税，此村恐怕立亡了。我家还有一日三餐，连喝三天粥，还想吃一餐米饭。见到此等光景，我实在不忍心独自藏着这四石九斗米。

当时是二月二十四日，我中夜深思，拿着这米，有什么可以做的呢？拿来煮粥施粥？我见多了施粥的弊端了！煮粥的，一般一二十里设一个场子，保暖者未必离得远，饥寒者也不一定就近。保暖者不该吃，而无耻者未必不吃。闻到粥一熟，大家都相互哄抢。我见过大桶小碗，都是等着带回去给家人的啊。可是取多的剩余，就腐臭而只能给猪狗吃了。远方的饥民，十数里之外，扶老携幼，顶风冒雨，颠簸而至，结果锅尽盆空，只好相对痛哭，相扶而归了！少壮者还可以往来，弱质的女子可以吗？情天暖日不难早点出门，可是雪霜泥泞怎么办呢？

何况先在春天才开始，农务正急，若放弃一天的务农，而往返十数里，就为两三碗薄粥，将来秋收，怎么能再有希望？性命在旦夕间苟延，活计越加断绝了！所以我想不如按人丁分别，领回家自己煮好了。出米赈贷，固然是莫大之功，然而人门都吝惜财货，谁肯施舍呢？有出无入，实在是很难实行。虽然有官府出面，可是情况紧急，求人不可严加切责，礼貌温文的劝导，始终是很难奏效。即便有十分好义者，我知道他们能施舍的也很有限。

现在假使有人给米一升，明日却无以为继；若有人借米五升，到冬天要还一斗。两者选一的话，那人一定宁肯借五升了。因为无论是给或者无继，终究是个饿死；借重利的债务可以活人，将来秋收一熟，又怎会困难这一斗？所以我说劝赈不如劝借容易。而现今的借出，不担心利息重，而担心不肯放。

放债这事，是富人乐意的事情，而在这时偏偏不肯。巨万的家财，也是锱铢一点一点积蓄起来，可是到了连廩成仓，囤积粮食，就被众人虎视眈眈了。一个人若愿意借，十个人怎么能推辞呢？一升可以借，十升有什么不可以呢？年景不好，农民歉收，之前借出的还能还回来吗？可是拥粮借钱，如负重责；面对其他人，竟然如同敌仇一般。好在天下太平，大家也就是明妒暗嫉，互相敌视，但因利益交织，不敢轻动。一旦时局有变，那些堆千累万的富家，能带着这些钱粮去哪里呢？然而以当今的形势，若不尽力斡旋，也未必能保证时局不发生变化。富的流油，贫者饿死；富家穿厌罗绮，贫家衣服百结。平常也就安于贫贱了！

可同样士人，怎么可能甘心活活饿死呢？况且那些不肯出借的人，怎么可以肯定人家一定不还呢？灶冷烟空，朝不保夕，藉此以救命，怎么忍心负恩？按人口周济，不过升斗，秋收一熟，立刻就收入锱铢。崔子说：“惠不在大，救人之急就可以。”周济人就在急时，凡衣食不缺之家，不过是暂时荒年歉收罢了！若能尽力节省，怎会没有一石五斗的盈余？省出一石，就可以救百人三日饥餐，省出五斗，也救百人百日餐饭了！我有米不满五石，想要放出济贫，岂不令人齿冷？然而我只要在我辈中做一榜样，一前驱罢了。

打定主意，我恨不能立刻天亮。清晨即起，写告示说：“史八房有米五石出放，以米作价，到了冬天偿还，利息二成。凡是本村极贫的人家，按人丁数可以贷借，告知。”当时我的仆人庄四在身旁，我说了原因，并且将作价加息低这些事情一一应告知。庄四说：“我靠主人家庇护，积累下一石米，不需要自己吃，是否也可以搭放来济人呢？”我很开心我的计划得以施行，而这个方法果然可以用在他人身上。连忙点头说：“那样的话最好了！”于是续写在下面：“下人庄四，也放贷一石。”当时正是清明，我要准备祭祖活动，来不及查看，其实已经有人在我之前就放消息出去了。人们听到消息，纷纷踊跃来到家门口，互相称颂拍手称快。后来我来看时，也被大家拉住称赞。我更加羞愧，因此之前带的那张纸，都不敢拿出来示人。

当中忽然有一人大声说：“若真是如此，我们这些穷人，现在或许还能活命啊！我们平日里已经习惯跟人借贷了，虽然夹七夹八，但从来没有一次不还的。而这次到处去问，都说没有可以放贷的。没办法，就算说还加倍的利息，而还是说没有粮可以放贷。其实哪里是没有，只不过都以为今年不是放债的时候。怕今秋再有大水啊！若是能有收成，谁真能担负如此重的债务？若是无收，我们这些穷人就把他们看成是吃独食的富人了！无非是怕有富名罢了。大人您难道算是大富人家吗？”我说：“大家都在这里，这张纸不贴也可以了！”大伙都说：“不成，大人您一定要让全邑都知道这个消息啊！”最后竟然贴到了大路上。然后众人问我放粮的日期，我说：“现在米还在城里，二十九就月末了，那么下个月初一放粮吧！”

众人散去后，有一个人跟在我身后，私下请求说：“大人您还有米在这里吗？”我说：“之前因为修筑围水堤堰，给工人的米有数斗。还有堤堰漏水的佃户欠我数斗，具体的还要问管家周百福了。”那人说：“大人要放米，前后都要等；我们一家七口，已经三天没米下锅了。按大人您定的按人丁分借法，应该能借二斗有零，现在可否先给我一斗呢？”我说：“我给你，但别让其他人知道。”我先走，一会儿那人来到，我看米还有三斗，于是给了他二斗。那人向天连连叩首说：“大人您积德如此，皇天皇天，你必速报！”我赶忙扶起他：“我是放米给你，还要作价要利钱，不是施舍给你啊，何必如此？”那人说：“像我这样的人们，现在谁肯借我一勺饭？就算十倍利二十倍利，也是万分感激啊。我有一个儿媳，十九岁了，怀了孩子。因为一家都要饿死，想让一人出脱，这样或许有机会让大家都活下来。儿媳拜谢推辞说：‘遇到这样的荒年，身居贫贱，也知廉耻。只是儿媳我身孕已经五月，带着这个孩子，还有什么出路？只等想向一起饿死罢了。’现今得到大人的米，我们又挨过去了！”一会儿，又来一人，说：“看到他尾随大人来，似乎有隐情。我家极惨之事，实在苦不堪言，若还有余剩，可以给我些吗？”我倒尽容器，还有一斗，赶忙给了他。

等到余粮入城，比起之前说的四石九斗多来，已经被内人买柴盐杂费等，用去了二石。我急忙从家里的饭米中补入一石，可是依然少一石。于是只好下乡再想办法。

初一那一天，很多人来领米。我先让人告知说：“不需要全都来，只要二三人来领米就好。”不久五人坐一破舟来到，其中二人，就是前日先给两斗和一斗的人，另外又有一人，是我旧佃户；我因为认识，所以隔很远就问：“你不是这个村子的，怎么也来了？”那人向前说：“我确实不在此村居住。只是近来都快饿死了，听说大人您放米，特来央求的。”我说：“我之前说有五石，现在没想到还缺一石，正没办法，怎么会有余粮救济你呢？”

那人勉力恳请添他一人，与这个村子的人均分。船上五人都推辞说：“我们村都已经按丁派定粮食了，真的是一点办法没有。我们虽然想帮你，但确实没有理由再加人。若是大人此处有多的米，一定给你了！”那人眼泪悬悬欲下，叹息不止。

我让人先将四石米量好，又让周百福去取之前说定的漏水堤处的米来。带回阴元米六斗，放在盘中，看到热气蒸蒸眼看就要烂了！因为我收租，总是用标准官斛，所以每次得到的都是最好的米，而那人看今年米贵，虽然有收获，但也属贫艰，所以不觉间掺水多了。我说：“现在没办法，只好凑数给你们，不要利息了。”有二人开心的说：“那就给我！我看来，米还好，还可以免息！”于是还少四斗，加上之前发了三斗出去，就只缺一斗了。

我仔细检查，发现去年藏米的粮仓，卖完米后还有少剩，于是全数取出，又筛了两次，归入盘中。旁边人都说，“这肯定有一斗多了！”再看之前佃户的脸上，欣欣然有喜色。我让先清一斗，然后再量，还剩八升。之前的佃户急忙上前，“还不能借给我吗？”我说：“这就是给你的。”之前领了二斗的人，忽然伤心的说：“我此次来，合家分不过数升，现在地上有狼籍的空头米，可以给我吗？”我连忙让他自己去扫起来拿走。

有四人拿出一张纸，上面细细写了三十三家，一共一百七十六丁，只借了米六石而已，可悲啊！我这个方法，已经写的既详细又稳妥了！作价偿还，防止秋熟米贱。加二息，按年计算，就是三成了。既可以获利，又救人性命，天下没有这样的好事了。我辈要大修行积德，舍此还等何时？再没有这么好的机会了。而继续我所做的人依旧很少，为什么？我觉得都是确实也是不足啊。下人庄四，岂是有余之家，也能放一石，别说一石，即便是一斗两斗，都可以救济人。只要有人出米，必然有受惠者。而自己没有，还转借放米，更见至心。我辈遇到这种年景，钱粮赔累，吃饭的人口又多，自己吃才刚刚够，只有平日好友，有信于人，只要开口帮助放贷，代人生息，人有余利，不用卑辞苦口了！借来放去，仍来偿还，不过一担当而已。无损于己，有益于人，何必吝惜点点面情，几许筋力，让人辗转垂危，而不伸援手呢？因为义仓社仓不能旦夕回复，而要使出粮者不伤财，受粮者立刻得到救济，我一位这种放贷赈济的方法切实可行，而且人人可行，甚为方便。

高玉立说：“别说社仓难以回复，象这样随地为社仓，随时有社仓，不需收储，又没有侵盗的方法，真是前所未有，后世应传的方法啊！这种方法以十家为一甲，甲有长。通地为村，村有长。一片地为坊，坊有坊正。这些人必须挑选当地公平有信的人担当，一人不能独担，要再选一二人分任。甲村饥民，甲村结报，周围乡村核查，到达坊正，坊正勘定确实则入册。男子全数，妇女以及七岁以下半数。三岁之下，无德行的人，乞丐不给。按丁分借。米色要论高低，会同牙行，三面作价出贷。到冬天还时，也是如此。斗斛出入用同样的设备。加二息。放米之家，借户写给借券，甲村村长作保，坊长按数入册。本坊之米，只流入本坊。若是本坊米少而向邻坊借的，借户另写借券，村长坊长另立收据。责任明确，出借务必在到期时有米还回，让富户有米乐放。有人说：“不可以不要利息吗？”这又是子贡赎人不受金，子路救溺而收牛的说法了！但凡立法要持久可行，一定要严格对待借的人，所以才广泛的劝说放粮者，而更加惠及贫民，这样也可以使富民安心啊。”（以上辑救荒）

第七章 救济类 下

救濟類下

黄汝辑，越人。宣和年间，方腊犯境，于是藏了钱财准备逃避。听说贼人捉了两千人，关在空屋里，让他们的家人典赎，否则就杀掉。黄于是把藏好的钱财全部拿出来，共计两万缗，送进贼营，用来赎命。两千人都被救了出来，大家拜谢黄汝辑的欢

声如雷。夜里黄梦见有金甲神人从天而降，对他说：“上帝有敕，因你救活很多人，赐你五子登科。”后来五个儿子，都登科甲。

真是聪明人，真会用钱人。不然，藏着两万缗不用，与一堆瓦砾何异？有怎知不被人发掘挖走呢？因财生祸的人多了啊！即便把钱留给子孙，若是子孙贤德，对这些钱财也不留意，若是愚者，反而更加挥霍放荡啊！财有聚必有散，聚了越久的钱财，散去也越快。我没见到钱粮有余的富人家，将钱财留给子孙而子孙最后不空乏贫困的，而若是散财却不出丑事，已经算是好的了。

姚若侯说：“兵荒是世界第一的灾难。就劫难的人，顺天之心，可以转变天运。天心好生，顺应而行，天运行杀，逆动救人，人道因此可以与天地所鼎力的啊。人们若想一天行千百善，一人救千百人，舍却这种事情，再没有更好的地方了！”创论！快论！至论！足空千古。

伏湛，做平原太守。开始时，仓促兵起，天下纷扰，那一年又欠收，于是对妻子说：“天下都吃不饱，我怎么忍心独自吃得饱呢？”于是一起吃粗米，用俸禄给乡里。后来官至司徒，封侯，子孙世爵。

不论分了多少俸禄，单这一个念头，就可以封侯数世了。

全琮，字子瑾，越人。父亲全柔，简默冲退，喜欢集聚财富。让琮带米千余，到吴市去卖。正逢旱荒，琮用全部的米赈济饥民，空船而回。父亲责骂他，琮说：“我觉得市场并非急需这些米，而吴民百姓有倒悬之难，因此立刻赈济，来不及告知您。”父亲很惊讶他的作法。琮后来出仕吴国，封为钱塘侯。

袁了凡先生说：“凡是世家，没有不是因为祖德深厚而科第绵延的。我曾经住在当湖陆氏家中，见到堂中挂有一轴文字，乃是早先两代人出粮赈饥而为大家赞颂赠与的。文中历数古圣先贤赈济饥贫的人们，子孙都得高位，说他日陆氏必然有名声显赫的后代。现在从东滨公往下，三代都有人在九卿之内，这说法真是有凭有据啊。”

李谦，曾遇到饥年，出粮千石贷给乡人。第二年又歉收，人们无法偿还，谦把大家聚来，当众焚烧契约。第二年大熟，人们争相偿还，一概不要。第二年又大荒，谦又竭尽家财，开粥场救济，并帮助死者下葬。有人说：“您的阴德很大啊！”谦说：“阴德有如耳鸣，自己知道，别人不知。现在您都知道了，还怎么能叫阴德？”谦寿达百岁，子孙多显。

李谦的救济可谓大啊，何需再论？但遇到歉收则烧契约，实在是大德；而大熟时争相偿还，其实也可以接受啊！接受了之后，可以遇到歉收时再贷，可以为乡里人常备千石粟了。不接受，就不可以继续，后来虽然竭尽家财，也只能设粥场救济了。而他对阴德的论点，真是发微之言了。

黄兼济，成都人。当时张咏之在成都做知府，夜里梦见与紫府真君说话不久，忽报西门黄兼济来了，见到他带幅巾穿道服进来。真君走下来迎接他，让他坐在咏的上席。白天梦醒，张亲自去寻访，果然见到梦中人。于是问他平生行什么善事，可以让真君礼遇如此。黄说：“最初没什么善事，只是麦熟时，以三百缗钱收粮食，等到明年粮食未熟青黄不接时，百姓没饭吃的时候，不升价格，升斗如故的卖出。对我来说没损失，可是百姓小民可以得到救济。”张公赞叹说：“这真的应该坐在我的上席啊！”于是命众吏掖衣而拜。黄后来无疾而终，子孙大显。

这就是平仓的原旨啊，任何人都可以做的！真要救济人，哪里一定需要位高权重？然而拿这三三百缗岁买岁卖，也是为民辛勤，真的容易吗？我以为困难程度不在领受千石俸禄的人们之下啊！

魏时举，北魏巨鹿人。遇到荒年，谷价涨贵，因此因此开仓廩卖米，价格只要其他人家的一半。曾对人说：“差年景的半价，就是丰收年的全价。就算少要一些，又有什么损失呢？假若不遇到荒年，能有这么高的价格吗？”生子收节，官至仆射。

绍兴丁卯年大饥荒，流民满道。饶州富民段廿八，囤积粮食数仓，坚决不卖。一日，正在与家人评论物价升高，庆幸自己即将发财，忽然天雨晦暗如冥间，火光满屋，段被雷震死，仓储粮食，也被天火烧尽。

颜光衷说：“喜欢屯埋钱粮者，埋此祸根，段氏就是其中的甚者啊！人不可以不自勉。”

祝染，延平沙县人。遇到饥荒年间，总是施粥给饥贫者。后来生一个儿子，极聪慧，应举入试。快开春榜时，乡里人梦到有黄衣使者骑马来报状元，手持一旗，上有“施粥之报”四字。开榜，果然他儿子中了状元。又有倪闪，字奏夫，聪明好学，用俭好施，可是屡试无取。人们评论说：“你济贫行善，为何屡屡不中？难道造物也有未知的时候吗？”闪听后，更加勤勉自励。绍定四年，当地大饥荒，道边饿殍相枕，闪四处施粥，救活很多人。次年再赴试，很多人都梦到他门口有旗，上写“施粥阴功”四字。果然大魁天下。

朱冲，多买坏了的衣物，选集市上善于缝纫的人，制成衲衣数百，在大寒雪天气时，给没衣服的人。后来他寿九十有余，子孙多显。

崔子有言：“惠不在大，济人之急就可以。破旧的衲衣几乎不值什么钱，而寒雪时节受冻者得之，不亚于重裘的温暖啊！过去陈璘家里清贫，却依然急于行义。常告诫晚辈，遇到贫困者应该随力救赈，不必计较多寡，等到有钱了再救人，恐怕终究没有救人的时候，人们怎可以因为财力不足而推脱呢？”

薛西原先生乐善好施，曾脱下自己身上的绵衣给贫寒的人。有人问：“怎可能人人都这样救济？”先生说：“但求不负此心！”又说：“天地间的福禄，若不存忧勤惕励的心思，聚他不来；若不做济人利物的事情，消他不去。”至言啊。

颜光衷先生说：“大丈夫存心要救济他人，必然能帮到他人。凡救人性命，不会损耗太多。只是丰衣足食的人不知道饥寒的痛苦，看着没什么事情，于是泛泛不在意。面有菜色时不留意，等到病危不起时，有以为不能治好救活，于是坐视其死。即便是有心人，也只是慨叹而已。而其他的人更是侧目，躲走了！不知道因饿得病，病不能得食，于是病饿交加。其实不过一二升米救护，几日就可以好转。既然能好转，就有活意，何惜损太仓一粒，不救助这些人。况且都是人啊！我若不是生在较好的地方，与他有什么区别？幸好能够自足，于是享受丰盛的宴席，又为子孙长远打算，却对眼前的贫困需救之人，一文不舍。且看昔日所称的富豪，现今还有几个？他们的子孙终归不能永享啊。怎会觉得前人好施不是远图呢？世间水火贼盗，疾病横灾，都能令我家业顿尽。稍有福分，也是天意庇护；难道是小器吝啬能赚来偌大的福分吗？一日无常忽至，钱财只是留供子孙酒色赌荡的祸根，怎能比得上积德行善邀请天意怜护来的好呢？”

杨少师，名荣，建宁人，先祖以渡船为生。一年久雨，溪水涨满，洪水横流冲毁民居，溺者顺流而下，其他的船人都捞取货物，少师曾祖及其祖父仅是救人，而货物一无所取。乡人嗤笑他们愚蠢。等到少师父亲出生，家境已然宽裕。有神人化为道人，对少师父亲说：“你祖父有阴功，子孙当显贵。应葬在某地，就是现今的白兔坟。”后来生少师，封三代皆一品官员，累世贵盛。

孙三，住在涑水西岸。冬月水浅船不能走，往来行人都很愁苦。孙每年冬天用七片木板渡人，二十余年不停。后来生病至冥司，主管人说：“此人曾作七星桥，当延寿一纪。”后来享寿八十，无病而卒。

杨雍，洛人。兄弟六人，以佣卖为业。雍从小孝敬，名声达于遐迩。父母过世，葬在无终山。雍长慕追思，凄怆欲绝。于是卖掉田宅，住在墓侧。山高八十里，大道险峻，往来渴水。杨公日夜担水供给行旅，兼帮补鞋，不受钱，累年不懈。天神送白璧一双，值钱百万，娶北平徐氏女为妻，生十个儿子，都令德俊异，位至卿相。

张仲和，善用张仲景法疗治伤寒，活人多。二子相继登科。张行甫也是行医救人，贫困人家不要药钱，子孙显贵数世。

许叔微，毗陵人。省试不利，祷告于神。梦见神告知：“你若要登科，必须凭借阴德。”叔微考虑自家贫穷无力，于是精研医学，久而通其精妙。治病无论高下，都急忙赴诊。贫者给药，不收钱，活人甚多。后来又梦到神人教诗一首：“药有阴功，陈楼间处。堂上呼卢，喝六作五。”当年以第六名登科，因为上名不禄，升一位至第五。上一名是陈祖言，下一名是楼村，才明白前梦用意。

医人刘太初，治疗薛司法的妻子，因为差误致死。后来数年，白昼有绯衣妇人，蒙头，称薛司法妻，来求医。刘当时不在，家人以实告。后来刘太初在路上遇到她，叙述的之前的病症，历数其用药的讹误。刘惊骇回家，入门而死。

姚若侯说：“按律法，庸医杀人，故意的杀头；误诊则以过失杀人论，不杀的。太初也是误诊，而死于此妇人，为何？我猜可能此人忽于审病，轻于试药，其心几乎是以人命为儿戏了！阳罚可逃，冤鬼难释啊。我慨叹医道衰微，如同商贩。视财如命，视药如金；仗着自己的专攻，嫉妒同道，抬高体面，忽略贫穷，读书草率，切脉粗浮，药味体察不精不全，制度或加或减；以病人来试方，送生入死。都是这类人啊。还有小病说大，恐吓钱财的。甚至还有故意用毒，让病人深受其苦，然后徐徐收病，大索报酬。甚至拖延到了无药可以挽回，导致病人丧命，真罪不容诛啊！”

宁崇礼，生性好善，经常造棺材施人；贫穷不能葬的，有助给钱米。终身如此。寿八十余。过世后，其家小奴丁贵童，梦见礼对他说：“我平生多做房屋给人住，积累阴功，庆延子孙。你告诉十四郎，明年秋试必得解元，后来登科者不绝。”十四郎就是他的二子谦光。第二年果然中举，从那之后，几乎每榜都有家人登科。

李之纯，做成都转运使，专以埋葬尸骨为念。吏人徐熙，为这个工作很下力气。考量埋葬地点，总是要万无一失才成。一天，金华街的市民王彬，死后复苏说：“见到冥官对我说：“你是追错了，应当回到人间。阴司的事情虽然严谨泄露，但是为了让人们多多行善，我也告诉你一些。李之纯葬枯骨有功，赐成都知府一任；徐熙督差办事有劳，给一子及第。你回去了之后，要在人间广为宣传。””后来李升任成都知府，徐家的孩子果然显贵。

想让人们知道，是冥官的一片好心；而轻易不可泄露，是阴司的禁制。然而冥官的行为，近乎冒禁而为之了！世间虽然可以知道，可惜大有知道的人却不相信，不深负冥官一片热心吗？（以上专行一善事）

周必大，庐陵人，监管临安府和剂局。局内失火，肇事官吏应当论罪当杀，没上报。必大问法吏说：“如果火是我不留心导致的，应该是什么罪？”法吏回答：“革职为民。”必大于是就说是自己的责任，于是失官。官吏免死。必大回家，路上拜访岳父。岳父家附近正在下雪，可是家里的僮仆却正在扫雪。原来岳父大人前一晚梦见有人让他扫雪迎宰相，等看到必大，叹息说：“今天扫雪，居然迎来一个失职官。”必大回家后，刻苦读书，赴博学鸿词试。到京城，住在一位禁军家里。正遇到他带着一本小册子从外面回来，借来一看，是皇帝的仪仗卤簿图。于是就记录下来，等参加考试，正遇到考这题，于是中试。历官直到宰相。曾有一次必大梦中进入冥司，看见一个判官带着一个捻胎鬼说：“此人有阴德，应当做宰相。可是相貌丑陋如此，怎么办？”鬼请为必大做宰相须。于是打磨必大的下巴，为他种胡须。等到醒来，犹然觉得隐隐作痛。后来宰相被罢免，闲居在家。一相士来拜访，邂逅于门外，相者问：“府上宰相公安在？”必大作揖说：“我就是待罪的宰相。”相面者说：“宰相不会长你这种容貌，莫不是欺诳我吗？”必大气色平和，请入上坐。相者再次要求见宰相，必大回答如初。相者仔细端详，捋了捋必大的胡须说：“这真是宰相的容貌啊！”必大更加拜服，因为种须这种梦里的事情，此前从未与人说起过。

以一场官司，换一条人命，平心想来，也算划算，以一小官换一宰相，此番交易，竟是如此的啊！实在应该让大家仔细参详啊。

台州应太犹，在山中学习。夜里幽灵呼啸聚集，应也不怕。一夜，听到有幽灵说：“某个妇人因为丈夫外出久不归来，公公婆婆逼她出嫁。明晚要在这里上吊自缢，有人替我了！”应赶忙卖掉田地，得银四两。然后伪作书信，寄钱回家。家里人看到书信，可是笔迹不像，甚是怀疑。继而想到，“书信可以是假的，银子总不会是假的，想来儿子应当无恙。”于是不再逼儿媳。后来儿子归来，夫妇和美如初。应又听到幽灵说：“我该被人替走，奈何被这秀才坏事！”另一灵说：“你何不祸殃他？”回答说：“上天因为此人心好，命作阴德尚书了，我怎么敢？”后来应果然登第，官至尚书。

张福州，农家子。幼时，父亲让他拿钱去买斧子，行到林莽间，看到有人自缢，急忙救下。问其原因，原来是被官府追债逼迫。于是把所有的钱都给了他。那人拜谢而去。张在一块大石头上休憩时，有一个操瓢的人问：“你渴吗？”将瓢内的浆水让张喝下后说：“这水不但止渴，还有其他好处。”张回家后突然觉得异香遍体，清爽非常，从此辟谷。然后忽然能识字写诗，久而仙去。

农家的钱，来处甚难。这个孩子没上过学，又是年幼懵懂，竟能倾手相付，可知有大根器啊！最后竟然成仙，并非侥幸啊。

新建里长某人。丁亥大饥年，甲内一贫穷人家，想来无以为继，于是用米桶换了数升米炊饭，拌好毒药，准备与妻子孩子一起吃个饱饭同死。里长因为找男丁路过，看到家里有饭想吃一口，贫人连忙阻止说：“这个您不能吃。”然后边哭边告他缘故。里长大骇，说：“不要这么急着寻死啊！我家还有五斗米，你来背去吃，还可以稍微拖延。”贫人受谷而返，发现米里有五十金。贫人说：“想必是里长的官银。”赶忙拿着归还。里长也不知是如何来的五十金，贫人说：“大概是天报如此吧？”于是各分二十五金，于是两家慢慢好了起来。

救赈粮食，应该得善报；还金也应善报，均分天赐之金，最妥啊。

高邮张百户，因为公事渡湖至江淮。等到返回时，望见覆舟在水波上浮沉。有人在舟背上呼号求救。张心底怜悯，让渔夫去救人。不肯。张立刻从行李中拿出十两银子给他，才肯救人。等到救上来，竟是张的儿子。父子抱持痛哭。问询缘由，回答说：“因为有事，所以等候父亲回来。被风吹溺水中，稍迟就葬身鱼腹了！”

正德初年，徽商王志仁，年四十余仍然无子。遇到一个善相面的人说：“数月内必有大难，不可逃了。”王向来很相信他的相术。立刻出发去他郡收回钱财，途中寄住旅店。当时梅雨季河水暴涨。晚间稍晴，王去河边散步，看见一少妇抱着孩子投水，于是急忙喊各个渔舟说：“救这个人，赠给黄金二十两。”渔舟竞相去救，于是如数给钱。叩问妇人为何如此，妇人回答说：“我丈夫做佣工度日。养了一只猪，本来准备卖了还租，昨天卖猪的人来，正逢丈夫出门，因为价格好，所以就自己作主卖了，不想收的全是假银。丈夫回来，必然大怒，况且我们也无以聊生，因此寻死。”王听了恻然，问猪价多少，又加倍给钱。妇人回家，丈夫也回来了，于是边哭边将此事告诉了他。丈夫拉着妻子来拜谢王志仁，已经关门就寝了。丈夫让妻子叩门，王拒绝说：“你是少妇，我是孤客，昏夜怎么适合相见？”丈夫赶忙说：“我们夫妇都在这里。”王这才披衣而起。刚开门的瞬间，忽听室内轰鸣。回头看时，原来屋墙因为连天的阴雨而颓倒，正压碎了卧榻。若不是妇人一家呼出，则立毙了！后来又遇到相者说：“你的气色迥异，肯定是救了几条人命，后福不可限量了。”后来果然连生十子，九十六岁过世。

如果不是再次遇到相者，一定以为是相术的疏漏之处了，谁知转移之速，竟然如此啊！

弘治甲寅年间，有个人名叫吕琪，春日郊游，遇到一个已故的府隶，拿纸给他看，说：“我现在在东岳作役夫，奉批文提人，你的名字也在批文上。我与你熟识，不忍相逼，你且回家了断家事，等我从各处提完，将近一个月，再来找你。”琪回家后，也这样对自己的孩子说了。然后又说：“我平生三件事情未了吾愿：某五的丧事还没举行，我想代为出殡也不能成行了。某女二十多还没有出嫁，想帮她找好人家也来不及了，这是其二；某条道路多年颠簸，想修葺却一直没做，这是第三。”说完拿出银钱，让自家孩子帮助了结这三件事情。继续准备后事，关门谢客只等死期。连着几个月也没有事情，诸子都觉得是他的幻觉妄想。后来除夕，又遇到之前的差役说：“上次在勾拿途中，忽然接到免提牌，说你近来有三善，加了二十年寿数。”琪后来比从前更康健，果然过了二十多年才过世。祸福的变正相同，然而人们就算有吕君的善

念，却都不去实行，等到勾摄来到，一切都来不及了！到哪里再去遇到一个旧识府隶，来给你事先通报呢？

江西舒翁，曾在湖广教书两年，与同乡一起坐船回家。在岸边散步时，听一妇人哭的十分悲伤，问其原因，说：“丈夫欠官银十三两，要卖我来还。我离开的话，幼儿没人哺乳，必死，所以这么悲伤。”翁说：“舟中都是江西的老师，每人一两，足够救你了。”于是回来告诉同行，都不答应。翁于是捐出两年的教书钱全给了她。没到家之前，就没吃的了。人们都说他不该如此。也有可怜他而让他同吃的，翁不敢多吃。等到了家，对妻子说：“我忍饥挨饿两天了！赶紧做点吃的吧。”妻子说：“哪里有米啊？”翁说：“跟邻居借些。”妻子说：“已经借了太多次，还就等你回来还呢。”翁把路上捐钱的事情都告诉了妻子。妻子说：“既然如此，那么我有不一样的家饭，可以同饱。”于是拿着篮子往山中去，采摘苦菜同根一起煮烂，一起吃了个饱。刚准备就寝，听到窗外有人呼道：“今夜吃苦菜，明年生状元。”赶紧一同起来，披衣服向天拜谢。第二年生子芬，果然中状元。

邯郸张翁，家里很穷，没有孩子，曾用一个坛子存钱，十年才存满。有个邻人犯事，打算卖了妻子赎罪。妻子生的三个孩子都还小，翁担心他的妻子离去的话，孩子不能全活。于是跟夫人商议，用所有的钱，作为赎银给他们。可是还不够，夫人又拔了一只钗凑数才成。当夜，梦见一神人抱一个好看的小孩送来。于是生弘轩先生，后来子孙相继登科。

吴都宪诚，他父亲济人利物，孜孜不倦。同里的一位百户，欠官银没有办法偿还，商议要出妻抵偿。吴翁听了叹息说：“伉俪中道而被拆散，于情何堪？我好在生活不算饥寒，还有余力可以辗转措办，怎能袖手看人被拆散呢？”于是为这位百户还了官银。后来数年，找地方埋葬亲属，挑到一块好地，正是这位百户的地产，于是又翻倍买了下来。当时崇尚高葬于正穴，忽然逢雷雨将墓地向下送一穴。不久生度宪兄弟四人，皆登科。

王曾，字孝先。咸平年间，以乡试贡员去吏部赴试，住在京师。一日，过甜水巷，听到母女二人哭泣的很伤心，上前询问邻居，告知：“他家因为欠官银四万钱，只有一个女儿，要卖与商人，现在要分别，不再相见了！”于是对母亲说：“你女儿可以

卖给我，这样仕宦往来时，总能相见。”就用原价买下，让她偿还债务。约定三日来领人。过了三天依然不见人，母女访问住的地方，原来王曾已然走了。当年吏部廷试皆为第一名。

脱然竟去，省了一番感谢，辞却几许称赞，少了多少缠绕。君子施恩不望回报，行善不居功，真应该如此啊。

馮商，鄂州江夏人，壯歲無子。將如京師，其妻與銀數錠，調曰：「君未有子，以為買妾之貲。」至京，買一妾，立券償價矣，問妾所自出，涕泣不言。固問之，乃曰：「父居官，因綱運欠折，鬻妾賠償。」商惻然，不忍犯之。送還其父，不索其錢，不望其報。及歸，妻問買妾安在，具告以故。妻曰：「君用心如此，何患無子！」居數月，妻有娠。里人皆夢鼓吹喧闐，迎狀元至馮家。是夕生子名京，弱冠舉三元。

冯商，鄂州江夏人，壮年无子。将去京师，妻子给他数锭银子，告诉说：“君没有孩子，这是用来买妾的钱。”到了京城，买一妾，付完了钱，问她是哪里人，为什么被卖，妾涕泣不说。冯坚持问，才说：“父亲作官，因为纲运欠钱，只好卖我赔偿。”商听后惻然，送还其父，不要还钱，不求报。等到回到家，妻子问买的妾去了哪里，具以实告。妻子说：“你能有此善心，何愁无子？”数月，妻子怀孕。里人都梦到鼓吹喧哗，迎状元到冯家。生子名京，弱冠即中三元。

鎮江靳翁，年五十無子，訓蒙於金壇。其夫人鬻釵釧，買鄰女為妾。翁歸，夫人置酒於房，以鄰女侍。告翁曰：「吾老，不能生育。此女頗良，買為妾，或可延靳門之嗣。」翁頰赤俛首。夫人謂己在而翁赧也，出而反扃其戶。翁踰窗而出，告夫人曰：「汝用意良厚，不獨我感汝，我祖考亦感汝矣！但此女幼時，吾常提抱之，恆願其嫁而得所。我老，又多病，不可以辱。」遂謁鄰而還其女。踰年，夫人自產子，名貴，十七歲發解，聯捷，為賢相。

镇江靳翁，年五十没有孩子。在金坛教小孩子读书。其夫人卖掉首饰，买了邻人的女儿为妾，翁回家，夫人在房内布置了酒宴，让邻女陪侍。告诉翁说：“我老了，不能

生育。这个女孩甚好，我买回来给你做妾，或许可以为靳家延嗣。”翁面红耳赤。夫人觉得自己在所以丈夫不自在，所以借故出来反锁了门。翁跳窗而出，告诉夫人说：“你的用心，不光是我，我的祖先都会感激的！但是这个女孩小时，我常常提抱，一直希望她能嫁个好人家，我老了，又多病，实在不可以辱啊。”于是拜谒邻居还回女儿。隔年，夫人自产一子，名贵，十七岁中解元，连捷，为贤相。

此非乘人之危，及抑良為賤也。然自己一段初心，卻不忍負，即此便是惻隱之至者。發念甚真，故其獲報甚速。

这不是趁人之危，也不是抑良为贱。然而自己的一段初心，不忍辜负，在这里就是惻隐之至啊。发念甚真，因此获报甚速。

尚霖為巫山令，邑尉李鑄疾劇，霖鄰之，因請所託。尉拭淚以老母少女對。及卒，霖為割俸，送其母及其函骨歸河東，為嫁其女於士族。一夕，夢尉如生，泣且拜曰：「公本無子。感公之恩，為力請於帝，今得為公子矣！」是夕，霖妻果孕。誕期，復夢尉曰：「某明日當生。」翌日果然，因名曰穎。及長，敦厚篤孝，官至大理寺丞。

尚霖做巫山令，邑尉李铸病重，霖是邻居，因此问他有什么托付。尉擦泪以老母和幼小的女儿相托。等到过世，霖拿出自己的俸禄，送他母亲和函骨回河东，并为他的女儿筹备嫁妆，嫁到士族人家。一夜，梦见尉，哭泣跪拜说：“大人您本来没有孩子，感激您的恩德，为您力请于帝，我将可以做大人您的公子了！”当夜，霖妻有孕。诞期，又梦尉说：“我明日当生。”翌日果然降生。因此取名颖，长大后，敦厚笃孝，官至大理寺丞。

宣城沈少參，卜葬地。啟土，乃古塚也。有誌，乃先朝名公之墓；急掩之。懼復有發者，立碑識之。夜夢一官峨冠博帶來謝曰：「君掩吾塚，蒙德已厚，況又立碑，無以報德，當送一大魁為公嗣。」已而少林生，弱冠及第。（以上救一患難人）

宣城沈少参，占卜葬地，启土，有一个古墓。有铭文，是前朝名公之墓；急忙盖起来，担心又有来挖的，于是为之立碑做记。夜梦一峨冠博带的人来感激：“你为我掩塚，蒙德甚厚，何况有立碑，无以报德，当送一个大魁为阁下的后嗣。”不久沈少林出世，弱冠及第。（以上 ji）

赵素，华亭人，去青浦探亲。夜里在甲板上走，见一人立在舟上。仔细看，竟是昔日的亡仆。惊骇之余，问他情况，回答说：“现在在冥司当差，要追取三人。”问三人是谁，回答说：“一湖广人，一是你所探望的亲戚。”问到第三个人时，却不回答。又问：“莫非是我吗？”回答说：“是。”说罢仆人就不见了。等到了探亲的门口，则已经听到室内的哭声了！赵非常害怕，赶忙调转船头往回走。又遇到仆人说：“别惊慌，刚才在路上有为您求情的人，因您合家戒杀的缘故，到晚上我不来，就没事了。”赵后来过了二十余年，才过世。

人对于众生，能遇物慈悲者，上也。戒不吃肉的，次一等。举家戒杀，并不吃四种肉（自己杀的，特为自己杀，听到被杀的，看见被杀）又次一等。有一种人，在外结会放生，而家中宰杀不禁；犹如见人杀人，则请释放，而自己却还要持刀杀人。应知道放生，当先戒杀。

介葛卢，在鲁国访问，听到牛鸣，说：“这牛生了三个幼子，都用来祭祀了！它自己说：问管事人，就知道而相信了。”

读到此间，可见禽兽的恋情爱子，与人无异。并且时时在以其冤情痛苦，向人告诉，可惜人自己听到却不能理解。于是动物死时的声音，更不知是何言语了！可以说让人悚然！

【注】介葛卢：春秋介国国君，通牛语

眉州鮮于氏，因合藥，碾一蝙蝠為末。及和劑，有數枚小蝙蝠，圍聚其上，面目未開，蓋識母氣而來也。一家為灑淚。

眉州鮮于氏，因为合药，碾一蝙蝠为末，做成药剂时，有数枚小蝙蝠围在药剂周围，面目未开，盖追寻母气而来的。一家为之洒泪。

每閱一過，便為黯然不怡者竟日。「母氣」二字，極慘極摯。心與性，又落第二義矣！先輩有云：「世界之慘，莫甚有冤而無言；世界之冤，莫甚就死而無罪。」予少時，見童子執蝦蟆，以線縛兩足，懸籬間，急鞭復緩，緩鞭復急。予心惻惻動，若繫予足而鞭之也。長入市，見屠縛豕，刀尖從項刺其心，盤旋數四，鮮血噴盡，聲乃徐絕。予更惻惻動，如刀在予腹盤旋而刺也。偶經廚下，見庖人置足於鰲腹，努出其頸，斷之。餘頸不能入，而四足與俱出，仰天而顛。嗟嗟！此何景象！靈蠢雖殊，怖死無二。常思及此，一塊肉其能下咽耶？凡物就死之慘，無不皆然。一經寫出，便不堪竟讀。

每看一次这则文字，便为之黯然不怡一整天。“母气”二字，极惨极摯。心与性，又落第二义了！先辈曾说：“世界之惨，莫甚于有冤不能言；世界之冤，莫甚于就死而无罪。”我小时，见童子抓了蛤蟆，用线捆缚两足，挂在篱笆间，急鞭复缓，缓鞭复急。我心惻惻，如刀在腹盘旋而刺。大些入集市，见屠户杀猪，刀尖从颈项刺心，鲜血喷尽，惨声徐绝。偶尔经过厨下，见庖人杀鳖，尽是惨象。灵蠢虽然不同，但是怕死是没有区别的。常思及此，块肉安能下咽？凡物就死之惨，无不皆然。一经写出，便不堪读完啊。

放生戒杀之报，不可枚举。所辑录的止于此处。大抵事情虽然简约，但道理已经完备了。读者可以再读两篇放生文详读赏玩，也可以惻然有所动于心中啊！谨录于此：

蓋聞世間至重者生命，天下最慘者殺傷。是故逢擒則奔，蟻蝨猶知避死；將雨而徙，螻蛄尚且貪生。何以網於山，罟於淵，多方掩取；曲而鉤，直而矢，百計搜羅。使其膽落魂飛，母離子散。或囚檻籠，則如處囹圄；或被刀砧，則同臨剛戮。憐兒之鹿，舐創痕而寸斷柔腸；畏死之猿，望弓影而雙垂悲淚。恃我強而凌彼弱，理恐非宜；食他肉而補己身，心將安忍？由是天垂憫，古聖行仁，解網著于成湯，畜魚興于子產。聖哉流水！潤枯槁以囊泉。悲矣釋迦！代危亡而割肉。天台智者，鑿放生之池；大樹仙人，護棲身之鳥。贖鱗蟲而得度，壽禪師之遺愛猶存；救龍子而傳方，孫真人之慈風未泯。一活蟻也，沙彌易短命而長年，書生易卑名為上第。一放龜也，毛寶以臨危而脫難，孔愉以微職而封侯。屈師縱鯉於元村，壽增一紀；隋侯濟蛇於齊野，珠報千金。拯已溺之蠅，酒匠之死刑免矣！捨將烹之鰲，廚婦之篤疾瘳焉！貿死命於屠家，張提刑魂超天界；易餘生於釣艇，李景文毒解丹砂。孫良嗣矐口之危，卜葬而羽蟲交助；潘縣令設江湖之禁，去任而水族悲號。信老免愚民之牲，祥符甘雨；曹溪守獵人之網，道播神州。雀解銜環報恩，狐能臨井授術。乃至殘軀得命，垂白璧以聞經；難地求生，現黃衣而入夢。施皆有報，事匪無徵。載在簡編，昭乎耳目。普願隨所見物，發慈悲心，捐不堅財，行方便事。或恩周多命，則大積陰功；若惠及一蟲，亦何非善事！苟日增而月累，自行廣而福崇。慈滿人寰，名通天府。蕩空冤障，多祉萃於今生；培積善根，餘慶及於他世矣！（蓮池大師放生文）

夫靈蠢者性，軀命奚分；貪怖者情，生死各一。凡人臨疾病，罹水火，莫不號呼爭命，目不瞑不休。間遭盜賊，臨刀鋸，筋縮股戰，齒擊毛豎。見主者意色稍改，輒驚輒喜；有人出一語從旁解救，即感激生悲，銘刻至死。一旦捕致生物，此情都忘。震慄惶遽，既不遑辨；哀鳴愴悽，亦復罔聞。不知四生輪轉，物或為人；此施彼報，易體相噉，豈不痛哉？！所以仁人動念，智士鏡機，損未用之餘貲，買垂死之肌骨，使斷魂殘喘，續命回生。其為公德，蓋可知也。然有三無常放，兩不必放；有物生物，有人生放，有我生放。世人放生，多刻定時日，廣購生命。射利之夫，因網羅釣弋以赴之，多致困斃。是以殺為放也。途間市上，耳目所及，隨便買放，是謂放無常期。世人放生，鑿池置苑。既有常處，人得伺之。方脫豫且之網，旋作校人之羹，是以放為殺也。江河林藪，地利隨宜，監以善信，攸然而往，是謂放無常處。世人放生，外買生物；家中之畜，宰割不疑。語云：「經營還債，勝於布施。結會放生，何如戒殺。」以至草木斬伐，有礙生機；蟻蝨蟲蛾，都關佛性。或壞垣而傷蟄，時覆巢而毀卵。種種傷生，道不一途，皆當避忌，豫護生全。是謂不放之放，放無常物也。若乃遭噬觸網，顛墜束縛，應手而放，未必有生。更宜調養，使其平復；即不全活，因而瘞之。又有猛獸毒魚，惡蟲鷲鳥，雖困厄可憫，而吞噬成性，救彼一生，實延眾毒。是當較喪全之多寡，量功過之重輕，聽其自生自死，比之不見不聞。此二種者，不必放也。凡若此者，隨緣隨力，相機相宜。毋以殺小為無傷，毋以放小為無益。毋憚勞而阻善念，毋爭價而廢善緣。所謂有物生放，盡於此矣！物既有之，人亦宜然。凡柄國主家，蒞官當事，或遇詿誤可憫，或遇冤困莫救，或厄盜賊水火，或遭疾病跽危，或營求失利而忘生，或逋負莫償而欲死，此能資以物力，開其生路，惠之周旋，圖彼解脫，人生我放，其視物生尤為關切者也。故念我困厄望救心，自然形骸不隔；推我

感恩救護心，自然功德有歸。若乃我放我生，倍當喫緊。凡人未生時，面目何在？既無四大相纏，安有一切苦厄？一入凡身，骨肉為吾陷阱，軀殼為吾牢籠，絡我以恩愛之網，牽我以得失之餌，供我以腥穢之豢，驅我以功名之策。無火而焦，不疾而災。是故拘累鞭撻，匍匐勞役，便是驢馱生。牽策在途，行與死近，便是屠牛生。集羶逐臭，附勢趨炎，便是蠅蛾生。爭長攘臂，相啗相噬，便是鷹鷂生。毒螫害人，怨怒作孽，便是蛇蝎生。淫情熾蕩，不擇男女，便是鴿雀生。驚網觸法，游魂湯火，便是雞鷲生。偷食頑睡，癡伏一室，便是圈豚生。光陰瞬息，轉盼生死，便是蜉蝣生。又有疾病水火之虞，重以饑饉盜賊之苦。前魂未安，後腸復斷；人禍未已，天刑洊至。甚者宿怨今業，難解難分，阱上加阱，縛更添縛，沈淪展轉，化為異物。真是眾生，真待人放矣！倘能六時打磨，一切透悟；斷世諦之網，撤塵勞之網。一條灑灑，不係去來；無迫無拘，逍遙自在。則非人非物，打出四生之中；不德不功，永超福報之上矣！（陳薦夫「廣放生論」。以上輯愛物。）

第八章 交財類

交財類

刘大夏，从户部侍郎归乡，在先人房边构造草堂，读书其中。不接受请托，薄田仅供衣食。经常说：“财货需要务农而得。只有力得的东西才会珍惜使用。其余容易得到的，终归不是自己所有，子孙看着，也不十分珍惜。何况官贷悖理所得呢！”

深明天理，尤歷諳世故。

裴璞，韦元方的外兄。过世后，元方去陇右，在路上遇到有武吏跃马而来，抬头看，正是璞。惊喜

跪拜说：“兄离开人间，担任什么武职？”璞说：“我任山川掠剩使，专主人世间财之缩盈。世间农勤得谷，商勤得财，士勤得禄，只得本分所有，不增本分所无。不勤，则连本分也失去。你遇到我，也是前定，合得白金二斤，就算留给孩儿，又会再度收回，所以不敢多加。”

勤得本分所有，不勤并失本分，可以消经营者之妄心，又不给怠纵者借口，天命人事，两得其平。陆象山先生教家，每天早晨，三通鼓，子弟一人唱云：“听、听、听！劳我以生天理定。若还懒惰必饥寒，莫到饥寒方怨命。”又唱：“听、听、听！衣食生身天付定。酒肉贪多折人寿，经营太甚违天命。”二训相参，真是治生的不二真理。陈几亭先生说：“俗人治生，精明之处多是刻薄，宽厚之处多是昏聩。若能琐屑不计较，而不失精明，泾渭了然，而务从宽厚，虽说治生，其实也通于学术了！”又说：“贫者多清高，富者多鄙劣，也是对古代隐士高人的概括说法。其实，家业日落，未必贤；资产增多，未必不肖。如公子荆日增一日，勤俭所致，无损于人品。如果汰侈成性，入不敷出，败尽祖宗产业，更彰显其不肖了！岂能自附于洒脱，以不问家人生产为高雅呢？”我以为凡所贵于财的，为其能用财，不必视财太重，也不能视财太轻。视之太重，一定想藏到朽蠹，就成了守财；视财太轻，随便浪费，是为弃财。然而那些浪费财物的，一遇到济人利物，却又不胜吝惜起来。还以此自负仗义轻财，难道错的不离谱吗？

四川资县张御史，曾对他的亲戚邓继说：“我在云南做巡按时，丙夜独坐，有绯色衣服的人到面前说，我是您的守钱神，等你很久了！”我问钱财何在，神指坐下给我看，果然见到白金满地，共计一千两。于是对神说：“我身为御史，怎能带着这么多银钱，您能帮我送回家吗？”神说：“这不难，只要有你的乡贯名帖。”于是我就写了烧给他，神立刻隐去了。等巡按工作结束，有同年某人，让我举荐一官，勉强收人二百两。归来夜里祈祷前事，神又出现，我得到了八百两。问为何少了两百？神说：“某同年金，就是了。”于是我悚然愧谢。

姚若侯先生说：“哎！那些喜欢得利而不厌倦的人，是贪多罢了。奈何只是明增暗减，如同江边的沙洲，东长西塌罢了！凡是作官的人，前世肯定有功课，今世才有福禄。脚跟所到，一般都有守钱神跟随。然而不见丙夜相见，为什么？大多是因为人大多性急手痒，看见钱财，立刻攫取。同年给的礼钱，不等复命之后就收，所收纳的，又不止二百金，随随便便就过了千金。而守钱神早已赤手空言，哪里用得着灯烛下相见呢？昔日李景让之母，早寡且贫困。曾在锄地时，得金数斛。拜祷说：“上天因我过世的夫君行善留有余庆，兼怜恤我母子贫苦，所以相赠。若是如此，则愿我的孩子们学问有所成，而此金分毫不取。”连忙埋了回去。后来景让兄弟皆贵。又有范文正公极贫困时，也曾得到埋在地下的金钱，分毫不取。后来做宰相归还乡里，有要造寺庙的人求布施，范公想拿出之前的埋金，则已经没有了。只有契约详细记录作官的福禄出入，如其金数。然而贪廉所得，均不越自己的福分。顺者迟收，逆者早得。所得相同，可是罪福却辨若云泥。人应该何从呢？”

徐孝祥，吴江人。隐居好学，布衣草履，淡泊如一。一天傍晚，在后园散步，看到树根生一坎坷，仔细看时，竟是一个石瓮，打开看时，都是白金。赶忙掩藏起来，一分不取。后来二十余年，逢大饥荒年，民不聊生。于是说：“这是财物该出世的时候了！”于是挖开藏穴，每日取数锭白金，收买粮食，散给穷人，活人甚多。当时女儿出嫁，只有粗布衣服做嫁妆，于藏的银钱，锱铢不犯。儿子纯夫，发解元，官一直做到翰林承旨。

收买粮食散给穷人，比不取的人更进一筹！另外日取而无犯最难，真有坐怀不乱的手段啊！

兵部员外李约，曾乘舟外出，与一个商人相邻。商人忽然重病，请他相见。赠给他一枚夜明珠，把自己的两个女儿托付给他，两个女儿都长得很漂亮。第二天商人病逝，财宝数万，一船人没有不覬觐的。李约立刻清点财物，寄放在官府，两个女儿选择配偶，准备婚嫁。当入殓时，又将赠与的夜明珠藏在商人身上，没人发现。后来商人家属来清理钱财，李约请他们开棺查看，夜明珠依然在棺内。大家纷纷赞叹他的为人。

太师杨公博，蒲州人。他父亲在淮扬一带做生意，众商家都佩服他的言行有信。推为盐商总管。有关盐商，急着回家，将身上的千金存在杨父这里，两年都没回来。公将这些钱埋在花盆里，上面种上花卉。再请人去关中探寻消息，后来才知道，原来商人已经过世了！只留下一个儿子，不知道父亲还有钱寄存在他这里。杨父邀请他的孩子来淮扬，指着花盆说：“这是你家父亲所寄存于我处的千金。”孩子愕然不敢要。杨父说：“本来就是你家的东西，有什么好推辞的？”孩子叩谢拿着钱走了。后来儿子为太师，孙子杨俊民，户部尚书。

像上面两位这样的人，真可以说死者复生，生者不愧啊！骨肉亲故之间，能如此的有几个人？更不要说泛泛之交了！

舟师，姓吴，余干人。和儿子一起载一个商人到瑞洪，商人遗落一袋金子在船上。吴打理船舱时看到，怕儿子发现，于是收置在灶灰里。儿子要开船回去，吴老寻故拖延了半天，商人返回找失落的钱财，吴把钱袋拿出还给商人。商人请求均分，吴坚决不肯。商人拜天感恩离去。儿子生气的说：“横财入手还不能享受，居然全都还了人！”吴笑说：“你我父子终日划船，尚且不能保暖，横财哪里是容易享受的？”让儿子发船回去，儿子生气，不干。于是吴自己开船，而舟盘旋不动，如有重物阻挡。吴下水查看，得一皮箱，内有二百余两黄金，遂成富室。

秣陵旱西门回子哈九，开饭店的。有一个江浦人，在这里吃饭，遗落一袋银子。哈九看到，自己想这人失落银钱，未必能记住此间，于是追到江边归还。那人大喜过望。于是渡江去江浦，看见大风吹翻一船，船上二十余人落水。那人想，“若不是哈九还我银子，这些财物就失落了，现在何不拿来做些好事？”于是赶忙呼唤渔舟，救起一人，谢银五两。渔舟争捞，最后只救回一人，问之，就是哈九的儿子。

归还时，情真意切；天报时，尤大而奇。

还遗之报，自裴晋公往下，旧录二十余条，不胜载。而人多士人君子，读书明理，不足为奇，现今录下舟师饭馆之人，以及僮仆，让凡人可以知所自处。

袁尚宝，在家时，有朋友买了一个僮仆，长得很好看，而且十分机警。尚宝相过之后，认为不利主公，于是让朋友赶走他。朋友素来相信尚宝的相术，可是十分不忍。几次三番说过之后，才遣退了孩子。僮仆无处投奔，就住在古庙里。一天晚上，看到墙角一块破衲裹着百两白银。想要拿走，忽然自己叹息说：“我就是命薄，主人才赶我走的，现在若是再私吞了这些钱财，更加天理不容了！”于是就守在旁边等待失主。白天看见一个夫人哭着进来，彷徨四顾。问她，回答说：“我丈夫是军官。犯罪当死，某指挥主管。我卖房产并借贷，得了些银子，要拿去给他求其通融，过庙时稍坐休息，竟然失落，我害死我丈夫了！”僮仆仔细询问，全部与实际相合。于是将所失银钱交还。妇人想要分一半来感激他，他一分没要。拿去之后，丈夫脱身。念及童子的恩德，四处告人。某个指挥听说了，请这孩子到家里，喜欢他聪明漂亮，想到自己年老无子，于是认为儿子。数年之后，世袭其职位，于是返回拜访故主。主人叹说：“袁君的术数，竟然生疏至此了啊。”于是留他在家，让人请袁尚宝来。袁尚宝

来了之后，让僮仆着素衣捧茶。袁一见，惊起说：“这不是那时的孩子吗？怎么到了这个地步的？”主人说：“逐出无依，所以又回来了。”袁笑说：“你别拿我开玩笑，这位早就不是你的僮仆了！分明是三品武官的相貌。可是他形神顿异，莫非做了什么大善事才可以这样？”孩子备述前事，朋友更叹服袁的相术。

这个孩童聊聊数语，竟讲出一个知命畏天，说来很是浅显，但若守定便是绝大的学问。

罗伦，永丰人。成化年丙戌，礼部赴试。仆人在途中捡到一金钏。走了已有五日，伦偶然担忧路费不够，仆人说：“之前在山东某屋檐下，捡到一个金钏，可以典当了作为资费。”伦大怒，要亲自返回送还。仆人算了算时间说：“如此往返，赶不及会试了！”伦说：“此物定是婢仆遗失，万一被主人拷问致死，是谁的罪咎？我宁可不参加会试，也不能让人死于非命。”就真的返回去。果然是一婢泼洗面水，钏在水中，误投出去。主母怀疑婢女藏匿，鞭笞流血，几次寻死。丈夫怀疑妻子私自与人，追究唾骂，妻子忿欲自尽。伦出钏还，全活两命。当时见到的人，都祝他早中状元。等他赶到京城，已然三月初四了。仓皇投卷，竟然中举，廷试时果然状元及第。

这也是还遗，看起来罗公似乎没什么不一样的，但若追思罗公心地，又是什么样呢？舍却自己的功名，担忧他人的性命，更何况能从这区区的金钏上见到啊！况且他人还遗，往往是揣测天命，多出于不敢藏私；而此次还遗，念念发心至诚，实在是出于不忍。不敢与不忍之间，怎会没有差别？这也是仁与义的差别所在啊。

闽中春元林某，万历年间，会试路过杭州，去拜谒自己的老师理刑某。有一个犯人在狱中，以千金求通融出狱。理刑问林某该如何断，林说：“纵虎伤人，于心何忍，无论如何也不敢这样做。”理刑很器重他，于是让他问犯人具体情况。原来是富家的妻子因为生子身亡，而妻子的父亲诬陷他谋害妻子性命，让他出两百金。林查访得知他被人诬陷，慨然说：“伸冤理枉，正是我辈应做的事情，何必计谢！”于是告知理刑，将他放出。夜里梦见神说：“你不取非义之财，救无辜之命，上天已经赐你及第了。”果然那一年登第。

近来游客为害地方，哪里如林君之风呢？

定远狄令。有富翁死，妻子管家，有钱数万。小叔想要分一些，不给。于是告到县衙。让人密告县令：“若能分得，愿意半分。”狄立刻拘捕其嫂，严刑拷打，将钱财全部收到，狄果然分得一半。而妇人因为积恨而死。后来狄罢官归乡，一天白日小睡，忽然见到那妇人拿一小团鱼，挂在床上，忽然不见。没多久，遍身生疽，如团鱼状，用手按的话，头足俱动，疼痛入骨髓。于是昼夜呼号，整整一年才死。凡五子七孙，都因生这个疽，相继毙命。只剩一孙幸免，无立锥之地了。

姚若侯说：“呜呼，病死的，世间都说是考终命啊。可是如此患病，痛楚嚎呼，钻心彻骨，经年累月，求死不能。病之惨，有甚于刀锯鼎镬了！而他孩子的讣状，也不过说‘某月某日，寿终正寝’而已。愚者横者于是说：‘某某且得了善终，天道何在啊？’死者如同哑人受棍杖之刑，无处说苦；生者如盲人在旁听，只听见打板子的声音，却不闻哭号之声，于是臆测说：‘官刑不疼’啊！”

锦衣卫王佐，他知交好友陆松掌管锦衣卫。后来松的儿子世袭松职，势焰嚣张，王佐的儿子不肖，却有一个别墅，陆很想要这宅第，被拒绝之后，于是诬陷罪名，捉捕了王和他母亲。母亲膝行上前，仔细诉说儿子的罪过。儿子十分愤怒，呼喊说：“儿子顷刻就死了！母亲怎么可以助他为虐？”母亲怒叱道：“死就死了，有什么不能说？”转头指着做在那里的陆说：“你父亲坐这个位置不是一两天了，做这样的事情也不是一两件了，生你这样的不肖子，也是天公地道，还有什么好说的？”陆脸红汗下，将母子两人遣出。事情就此作罢了。世人只看到官宦子弟被达官显要所鱼肉，莫不恨彼而怜此，却不知宦家子弟被人鱼肉，却是宦家之报。今天鱼肉他人的，明天又被他人鱼肉，所谓后人重复前人制造的悲哀，可怜啊。

绍兴府一布政，巧于贪污，积财到数十万。等到事败罢官归乡，买良田千顷，富甲一郡。他祖父屡次做梦，告诉他报应将到，不信。有一子一孙，纵欲嫖赌，夭折而死。布政自己很快瘫痪。孙子儿子的媳妇，名声颇差。而看重她们家里有钱的人，却趋之若鹜，布政只能眼睁睁看着；到垂死时，家底罄尽。病危时，忽然睁眼大呼：“官至布政不小，田至十万不少，我手中置，我手中了。”说完死去了。

陈探塘说：“前辈樊知县毅，王司训辅，我少时曾听他们交谈。樊说：‘我归家之后，囊中仅有五千，收金不足一千。’王说：‘也别说学官贫穷，我累积的薪俸加诸生馈赠，也有六百金了。’樊恨六千少，王喜六百多。到后来，樊家三子不相容，分家而过，六千金买田筑室，都给了三个儿子。可是儿子还是怀疑父亲有私藏，动辄不管不顾。樊取田数亩，自供衣食外，没米出粜，没丝可卖，门前没儿没女。客人来了，老婢上茶，他自己总是一副发愁不开心的样子。等到过世了，葬不成礼。现在诸孙都互相欺凌而没起色。王家四子，长子二子治生有道，三子四子做庠生，大家住在一起，供养父亲十分开心。暮年画花竹为乐。客来，留饮尽欢才罢，无日不开口欢笑。现在诸孙皆同辈翹楚，家业兴旺未艾。樊家财十倍于王，王却受用不止十倍于樊，子孙相差更不止十倍。然而居官者经营买卖，身未必能享，而况为子孙谋呢？细细想来，可以一悟。”

苏掖，官至监司，家里富贵。每购置田产，一定要降低价值，甚至为了一文而失色。尤其是喜欢趁人窘急时，用低廉的价格买入。曾买一处别墅，与卖者反覆讨论甚苦。他儿子在身边说：“父亲大人可以稍微加点钱，日后儿子卖时，也可以卖个好价钱。”掖愕然，从此以后，有所醒悟。

贫富无定势，田产无定主。买产业的人们，多知道这个道理。上元有位叫做姚三老的，财富在閩右属第一。曾经买一别墅，池馆很多，一天，邀请王大痴在池上喝酒赏景。酒酣处，大痴说：“阁下买这里，花了多少钱？”回答说：“千金。”大痴说：“我二十年前曾在此写诗，主人告我，花费万金。阁下何以买得如此便宜？”三老说：“我筹划买这里很久了！他的子孙无奈，只好贱卖。”大痴说：“阁下应该效仿赞皇公，在石头上刻下字迹，告诫自己的后人，以后走投无路，不要贱卖哦。”道理正与苏掖相同。

马氏家训说：“人们卖掉自己的产业，或者缺少粮食，或者因为负债，或者是疾病死亡，或者因为嫁娶官司，才会这样。为富不仁之人，知道他们急等着要钱，所以表面上推拒，实则压低价格。已经写成的文书，则先给一半，拖延时日。或者少给一些价格，或者用米谷其他的产品来高价补偿。而卖产的人家，所得的零星，也随即耗散；之前准备用这笔钱办的事情，也不能办了！而往来催取，跋涉花费，也从中所出。富

家刚刚以为自己善于谋划，却不知道天道好还，子孙能将它破坏，又将房产贱卖。谚语说：‘富家更替往复相报。’能不信吗？”

东海钱翁，靠小家致富，打算住在城里。有人推荐了某个地方的房子，当时众人已经把价格压到七百金，马上就要销售了。钱翁看过房子之后，将房价提到千金。子弟们都以为他在胡言乱语，老翁说：“不像你们所想的那样。我们这些市井小民，他没卖给众人却卖给我，不多给些钱，他怎么能塞众人的口舌？而那些愿望没有达成的人，争端还没停止。我用千金买了七百的地产，远超他们的期望，而别人也觉得我们这里再无可压价，因此钱氏可以多年无忧了。”不久，别人家多以亏价转手，或者转换手续，还往往要打官司。而钱氏却住的很舒服。

凡是宽厚的人不会占便宜，占便宜的多不宽厚，两者殊路，应该是全世界都找不到互相谋划的办法。而这是因为那些人每一步都指向为自己利益打算，而不知其实最好的办法就是用“宽厚”一词。知道宽厚来占便宜，才是善于占便宜的方法。知道占便宜时要宽厚，也就不必怀疑自己的宽厚之心了啊。

弘治时，有淮民陆氏，富裕而奸诈，用计谋夺了邻居郑氏的田产。拆掉他家房子做园林，只留下一棵大树。晚年得子却是哑巴。一天，忽然指着树说道：“大树啊，你还在呢！”家人大惊，再问，则又喑哑如故。等长大了，荒淫赌荡，败尽家财而死。大抵就是郑氏后身了。至今里人仍能证明此事的真实性。

陆家本来有钱，但却谋夺郑氏财产。除了郑氏的之外，他家里原先有的，以及正经营的，本来还很多。结果郑氏托生来索债，也应该索陆家欠他的而已，可是竟然直到家财罄尽才死，比起之前所谋夺的，竟然不知几倍了！人间也未必有此等重利啊。况且陆氏百般维持，财产得之多难；郑氏口都不开，安坐淫赌，用财又是多么安逸啊。

陇右水门村有个名叫刘钥匙的人，放债为业。最善于收敛钱财，就如同拿钥匙开人钱箱一般，因此而得名。邻家有向他借债的，他积年不问，忽一日突然拿债券来算，则

已经积累数倍，使得邻人财务家产一扫而空。后来钥匙死后，邻家牛生一犊，有刘钥匙姓名在肋间。

方通判乳娘周氏，性格朴实，不考量被人欺骗。有蔡翁，欠她很多钱，每次去要，都因故推托。几年之后，乳娘找到他责问，蔡翁妄言说："我不是不想还，可是动辄被官事扫荡一空，希望能宽限到今年之内，如果背约，当变作八乳母犬来报。"没多久蔡翁死了，而方家添了一只八乳狗。周氏常开玩笑喊它："你是蔡翁吗？"狗就立刻跑过来，十年后，狗才死去。

这样的业报，只是开口一个誓愿啊！如果不赌愿又如何？回："童安珩、解奉先、竹永通設誓變牛。其他如宜春姥、王稍同一變牛，王珍變羊，高瑀家之馬，皆以負債變償，这些都是没有发愿的事例。况且即便蔡翁口中不说变狗，心中能不说负债吗？负债必偿，心底自己知道，便是见真报应的地方，与设愿与否无关，也不须问转轮王。

李玉，广陵人。少时随父亲贩粮，父亲老了，李玉接替工作。有人来买粮，将升斗直接给客人，让他们自己去量，而且不计粮食贵贱，每升只取两文钱利润，这利润全用来养父母。岁月持久，衣食自足。父亲很惊诧，说："我们这个工作，每用升斗，都是轻出重入，虽有官府严格管理。不能杜绝这个弊端。我早悟出这个道理，所以用一升的斗公平出入，自己觉得无偏私，已经很好。而你比我更甚，居然让客人自量，却依然衣食丰足，莫非有神明护佑？"李玉一直到八十多，依然如此。逢宰相李玉治理江南，避名讳改作李宽，宰相李玉梦中到一神仙洞府，彩云霭霭，琼楼玉宇，石壁上金字写着"李玉"，心底甚喜。俄尔两仙童出来说："此姓名并非宰相大人，乃是广陵草民。"醒来后派人查访，将改名为宽的李玉请到府上，问平生如何修行？宽回答说没有修为，宰相一再问询，宽把卖粮的事情告诉了他。后来活到百余岁，尸解而去。

高忠宪公曾说："善行要靠自己积累，今天积，明天积，日积月累，积小为大。升斗自量这种小事，能有几人受惠？守此不移，竟证仙果。谁说贩夫走卒之中，就没有修仙之路呢？"陈几亭先生说："贫士没有工作，无以为生。即便有工作，或匠人，或商贾，又何害？言必信，行必公，操市井之事，絕市井之心，工商賈就是真士品了！那些避工商賈之名，却行奇贏詭詐之事的人们，真比工商賈还不如啊！"

宋时南城陈策，有人向他买银器和罗绮，策不卖。那人说："之前看到过你有的，为何不卖呢？策说："是有的，可那是欠债者典当的，年深日久了，丝力菱顿变脆，恐怕不堪久用。我听说您要嫁女儿了，怎么可以用这东西来给您添麻烦呢？"然后将银器放在烧热的碳中，说："我怕那些典当的人不一定有真货，我来帮您检查。"

危整，也是南城人。买鲍鱼，其駟负责秤量，暗地里让危整得利。渔人走后，其駟对整说："您只要五斤，我暗中为您翻了一倍，希望您能请我喝酒。"整听后大惊，追渔人数十里，把钱补上，才返回来。又送酒给其駟说："你只是要口酒喝，何必欺凌穷人呢？"吕南宫作不欺书，讲到过此事。

瞿嗣兴，常熟人，仁慈笃厚。歉收年，有穷人卖米给他，收了五百文，假装忘记，说："你还没给我那一千文钱啊？"瞿立刻加倍给他。凡游商负贩，都多给一些。家人奇怪，问其缘由，说："他空手赤足，求升合小利，我怎忍心计较？"从小到老，为善之念未尝懈怠。寿九十八，两子一孙俱登科。

世间负贩一流，实在可怜。他们无商贾之资，没农夫之力，不具备工匠手艺，又耻于行乞。借本钱来经营，希冀能有锱铢之利。一条扁担，合家老小的衣食都在此上。设身处地的一想，就觉得瞿公说的话，很有道理啊。我辑录的交财篇，主要是非己有而不取，这一则接近施舍了！若不是常存能舍这个心念，则事事都要公平，其实已经接近刻薄了！公平为本，行当宽厚，这才是取舍的道理。

周家儿媳妇，信州人，贤德能干。公公叫做才美，将家政交给她做。说到斗斛秤尺各有两套，以便出纳轻重以得便宜。儿媳很不高兴，拜辞公婆，不愿做儿媳，因恐怕生子败家，让人以为是小妾生的，没有好好管教，辜负家人。才美愕然问："为何如此急着走？"儿媳回答："公公的所作所为，有逆天道，儿媳我心里有愧，住着不安心。才美恍然大悟，说："你说的是，我应该立刻毁弃。"儿媳说："不可以。"问已经如此多久，才美答："约二十年。"儿媳说："如果要留儿媳我，请允许我小斗

量入，大斗量出；小秤短尺买进，大秤长尺卖物。如此二十余年，以满当年欺瞒之数，我就愿意留下来。”才美有所感悟，欣然允诺。后来儿媳生二子，皆少年登第

二十余年轻出重入，再二十余年轻入重出，前后只是公平而已。可是到了后来便宜已经如此。但世人偏偏只要当下小便宜。人人都要便宜，放眼看苍生，没有肯吃亏的，于是二十年秤头斗头，换的进士两个。便宜乎，吃亏吗？

俞翱，专门制造灌铅假银。正德戊戌年，去晋陵行骗。到一家卖羊的地方，想用一两三钱银子买四只羊。主人要更多，不肯所以离去。第二天看到主人出门，于是又来，增价到一两八钱从主人妻子那里买走。丈夫回来，听说此事，奇怪他为何增价如此多，再看钱，是假银子。怒骂妻子，妻子负气上吊而死。丈夫心痛懊悔，也上吊死。不几日，翱被雷击身亡，陈于湖滨，所存假银在手，远近称快。

姚若侯先生说：“哎，俞翱所知，用一两八钱假银而已，哪里知道害了夫妇二人性命？于是夫妻身死俞翱被雷击，每人一命，只值假银六钱，可怜啊。世上的贪官污吏，土豪士绅，虐取人钱财来满足自己的贪婪。或者虚声恫吓，或罗网设计，虽然未必有杀人之心，但被害之家，财命相连，有惊吓恐怖死去的，有忧愤不平而死的，有饥寒交迫而死的，杀人何须一定要明火执杖？阴律甚重，这些情况，一律以害人性命抵偿，不管阳间是否直接动手与否，这些情况，请以俞翱为前车。

第九章 奢俭类

奢儉類

范文正公曾说：“我每天晚上就寝时，一定要计算一日的奉养之费，以及所为之事。若相称，则睡得很香，不然的话，终夜不能安枕，第二天一定要相称才可以。”勋名德业，卓越古今。

嗟乎！都如范公所说，我辈恐怕连粥都无法安心吃了！天下农工商贾之子，无不是自食其力，而我辈泛泛学子，饱食终日，劳心劳力，两无所居。外不能有利于时世，内不愿亏待自己，端修情操，扪心自问而无愧惭，这就已经是消食的好方法了！先辈格言说：“受享知惭愧。”能知道惭愧，差不多就可以受享了，自然不敢厚享啊！

范公在杭州时，子弟知道他准备退隐，于是趁便劝他在洛阳治府第，种植园圃，准备安享晚年。公说：“人如果有行道义的快乐，形骸都可以不要，何况居室呢！我现在都六十多了，还考虑治府第，要何时去住呢？况且西都那里士大夫园林比比皆是，连主人都没时间常去，谁有时间陪我游玩呢？这不是有了外物才能开心吗？”

人都因为有了什么而开心，这种开心只是因为拥有而已，未必能确实的享受。白居易诗云：“多少朱门锁空宅，主人到老未曾归。”范公说：“做主人的尚且不曾多游，谁又能陪我游？”正笑此辈。范公的园林，广大无边界了！本分的勤俭之中，甚是潇洒快活。赵普将造西府第，派人去秦陇买良木数万，等到建好，普为西京留守，已经病了，又奉旨上京觐见皇上，临行时，乘小车在府第中周游一圈，再也没回来了！陈升在润州治宅邸，极为宏壮。宅子修好时，已然病笃，只能靠人抬着一登西楼而已。极力经营，有什么用呢？

胡九韶，金谿人，专心洁修。家里很穷，自己教育孩子，劳力耕作，仅供衣食。每天清晨，焚香九顿首，感恩上天赐一日清福。妻子笑他说：“一日三餐菜粥，说什么清福？”九韶回答说：“我幸而生在太平之世，无兵祸。又幸一家骨肉不至于饥寒。三幸榻上无病人，狱中无囚人。这不是清福是什么？”

邵尧夫先生说：“不生疾病的平安，没有灾祸的福德，全天下人都不以此为满足啊。”这话说的对啊。粗衣粝食，妻子有养，则恨不富贵。一旦祸患加身，骨肉离散，回想粗衣粝食，妻子相全时，已是天堂了！聪明强健，则恨不能随心所欲。一朝疾病缠身，呻吟痛苦，回想聪明强健时，已是天堂了！有道是：“上方不足，下方有余。”俗谚说：“别人骑马我骑驴，仔细思量百不足；回头只一看，还有赤脚汉！”人若能常做如是观，则无贪而不会自得了！

李文靖公为宰相，治府第于封丘门内，庭室前只有旋马的空间。有人说太狭隘。李公笑说："居第要传给子孙的，做宰相庭室确实不大，但做太祝奉祀的门庭，已经很宽广了！"张文节公做宰相，俸禄如做河阳掌书记时一样多。有亲戚劝他说："您应该领的薪水不少，可是自己却只拿一点。您虽然自信清廉俭约，可外人颇有公孙布被，表里不一的讥讽。应该稍微从众一些啊。"张公叹说："我现在的俸禄，全家锦衣玉食，也不是不可以。可人之常情，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我今日的俸禄岂能常有？一旦没了俸禄，家人习奢已久，不能立刻节俭，必然闹得流离失所。还不如我在位与否，身存或亡，家里常如一日。"

司马君实先生说："哎！大贤深谋远虑，庸人难以企及啊！御孙说："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共，是同的意思，说有德者都是从节俭来的。俭则寡欲，君子寡欲则不为外物所累，可以正直光明的行事；小人物寡欲则可以谨身节用，远离祸患丰盈家庭。所以说："俭，德之共也。"奢侈则多欲。君子多欲，则贪慕富贵，走弯路招祸患；小人物多欲则多求妄用，败家亡身。于是居官收贿赂，在野为盗寇。所以说："侈，恶之大也。"

黄鲁直在宜州，曾为人写书卷说："我所临近的城南民舍，簷雨漏风，无遮无盖，市井喧扰，不堪其扰。我想家里若为农耕，不走进仕之路，则田间庐舍和这里一样，又怎会不堪？在刚发迹而考量追逐爵禄时，还有在已经富贵而怀念过去农桑田园的时候，就算想奢侈，也不可能啊。"

高景逸说："治生之道，只在守俭一字。每件事情就想："这也可以不用。"便断然停止。宫室饮食，衣服器用，受用应当有数。朴素简淡些，有何不好？人心若纵欲如流，则往而不返了！转念之间，每日当省不省的情况甚多。日减一日，岂不安静快活？不但治生是寡欲清心的要道；力持此法，更加一个勤字，终身不取一毫非分之财，泰然自得，问心无愧，胜贪敛污秽之财百万倍了！"

张乖崖为县令时，曾坐在城门外，见到有背着菜回来的人，问："哪里得到的？"回答说："集市买的。"公生气的说："你住在田间，为何如此怠惰？"鞭笞遣归。

颜氏家训有云："生民之本，在种粮食供给食物，植桑麻为衣物。甘甜的蔬果，产自自家园场；丰腴的鸡猪，出自自家的圈舍。至于楼宇器械，柴米脂烛，都是自家种植所得。这样让守家业的人，闭门不出也能万物具足，只是没有盐井出盐而已。如此为生，可以称作丰足逸乐了。只要努力勤俭就可以自然达到这样的效果，人生何必求多余，又何尝有不足呢？"

过去太学生二人，八字相同，同年中举，两人约定互通消息，大抵可知彼此福祸。后来一人作鄂州教授，一人作黄州教授。不久，黄州者过世。鄂州者治其后事。在灵柩前祷祝说："我与公八字尽同，出于一处。公先我去，即便我现时即死，我们前后也差出七日了！究竟是何原因？公若有灵，请梦中相告。"果然得到托梦说："我生于富贵，享用已久，所以死。你出身寒微，未曾享用，故生。"此后知人之享用，要留有余地。后来鄂州教授升至典郡，难道不是听了这番话后微悟修省的结果吗？

崇修录说："人生衣食财禄，都有定数。若俭约不贪，寿数可延；奢侈过求，用尽则终。譬如有钱一千，日用一百可以十天，日用五十则二十日。若恣意挥霍，一千之数，可以一日用尽啊！有人会辩解说："世上也有廉俭而短命，贪侈而寿长的情况，是什么原因呢？"贪侈而寿，生数多罢了，若廉俭，会更长寿；俭而命促，是寿数就少，若还贪侈，就更短命了！"

苏东坡谪到齐安，日用不过一百五十。说："口腹之欲何时能穷？多加节俭，也是惜福延寿之道。"在杭州时，曾写道："从此以往，早晚不过一爵一肉。又有尊客来，则三爵三肉，可减不可增。有请我的人，以此告知：一曰安分以养福，二曰宽胃以养气，三曰省费以养财。"

广德太守赵次山公崇贤，方崖公的伯父。方崖少年夜读，怀中揣碳少许，想用来暖脚。次山见到，喝斥说："少年读书，当习惯勤苦，你怎么如何不耐寒？象霜天雪

夜，朝臣待漏，也难免寒苦。人没老却享受老来的福份，则难有晚福；未富贵却享受已富贵的福份，则难富贵。"方崖谨记教诲，官至大司寇。

怀炭夜读，现在都是缙绅家的优良子弟了，而赵公却认为过于享受，前辈的家法如此严厉啊！祝氏训子书讲："想我兄弟如你们兄弟的年纪，头戴斗笠，烈日下采山灌圃，面容黧黑。我十九岁才读书识字，你叔他更晚。我们两人夏天无葛席，冬日无暖炉，朝夕不辍的努力，才有今天。而你们兄弟才能少年读书，在北窗下读书吟咏，免于打柴灌圃之苦。所以你兄弟的享受，多过于我们。然而勤劳少逸，不是可有可无的！谨记吾言，不可过耳即忘啊！"这都把读书作为受享来看了！然而想想我辈中的贫寒者，衣食分心，奔走旷业，出门没有差旅之费，求师缺少聘师之资，买不起笔，燃不起灯，种种苦楚，说也说不尽。由此看来，如祝氏孩子那样，确实算是受享了。

雪峰，岩头，钦山，到吴山下，在山涧侧濯足。钦山见到菜叶，很高兴，指着对二人说："此山中必有道人，可以沿流找寻。"雪峰生气的说："你眼太浊，他日如何辨人？如此不惜福，住山里有什么用处？"入山，果然没有高人。

杨襄毅公的父亲说："现在的福份，是祖上积来的，不可不惜；将来的福份，是要留给子孙的，不能不培植。现在的福份不惜，如燃灯火焰，越来越少；将来之福能培，如添油入灯，越添越久。"至理名言啊！

唐朝乾符初年，有朝士对门僧圣刚说："用炭炊饭，要先把炭烧好，称为炼炭。不然，有烟气入饭里，难以下咽。"等遭到寇乱，长幼数人同僧一起逃难。饿倒在山莽中，得到一些脱壳的大米几升，手折生柴炊饭。刚刚半熟，就争着用勺就锅来吃，以为是美味。僧笑说，"不是炼炭者所为啊"朝士惭愧。

原评说："这是口腹先贵后贱了吗？还是故意拣择精好？其实只是矫奢使人如此啊。"我以为假廉假简多了，矫奢二字真是独特。如此奢侈的方式，真是到了不近人情的地步。争靡斗侈，无可翻新，只因一饭，也生出这许多娇贵。寇乱到来，都是因为这种种的暴殄天物而导致；而世间生灵俱受其荼毒，可悲啊！

栋塘陈良谟说："正德三年，州中大旱，各乡无收；我乡靠存水大收。第二年大水，我乡因处高地，又独收。两次州官都申请灾害免税，都免征粮。因此得买各乡所卖田产以及器皿等，价廉到三分之一。于是诸家奢侈攀比，旧时朴素之风尽变。我告诉亲戚说："我乡怕是有奇祸。"问："为何？"我答说："无福消受。我家与都家和张家，根基稍厚，又比较注意，或许可以撑过。象俞费芮李四家，恐怕不免。"叔兄都不以为然。没多久，村大瘟疫。四姓几乎没剩几个人。叔兄才转念，问："我们三家如何？"我说："比那四家稍好，但损耗总会有的。"不久，三家依次受回禄之灾。

姚若侯先生说："哎！奢侈就是如此为祸啊！雪窦大师每每说："人无寿夭，禄尽则死。个人禄尽为灾，众人禄尽为劫。天以珍贵的福份给人，人不知惜而天惜，则有兵、荒、疫三劫出现。好比有这样一个父亲，将明月珠、夜光璧给了他的孩子，孩子却不知珍惜而将其扔到泥秽之中。其父看到，必然夺珠收璧，还要鞭打处罚孩子。兵荒疫三者，也许是上天夺璧收珠的方法呢？"

无福消受，就是不可享受。那么难道要成守财奴吗？答曰：积德以增福就好了！本格所说的节俭，不是鄙吝的意思。鄙吝之极，必然生败家儿。一定有祖先锱铢积累，子孙挥霍如泥沙的情况。大抵人生而有财，也是前生种下的福份，不可不珍惜，而又不可不自用啊。一毛不拔，不是珍惜是鄙吝；矫奢暴殄，不是用度而是浪费了。窦禹钧家无金玉装饰，衣帛美妾，可是赖以全活的人不可胜数，他真可以说是善于节俭！而且真懂得善用！前辈有诗说："忽闻贫者乞声哀，风雨更深去复来。多少豪家方夜饮，欢娱未许暂停杯。"唉，何止是欢娱，甚至更有腹胀膨亨，呕吐秽狼藉，完全不想是否可以稍微节俭一些啊。所以有富人一盘菜，贫人七日饱；富家一席宴，贫家全年食的说法啊！算来一人下箸，也没什么，可是褻狎宴饮，婢仆狼藉，总折算在一人的禄食里；何不稍存节省，多几年享受，施舍救济，以留后福供子孙享用呢？昔日甘矮梅先生学通五经，学生甚多，有做御使的学生拜见，留下吃饭，只有葱汤麦饭而已。矮梅先生随口说一诗云："葱汤麦饭暖丹田，麦饭葱汤也可怜。试向城头高处望，人家几处未炊烟。"哎，意境深远哪！

第十章 性行类

性行類

赵抃，贞介绝伦，一丝不苟。白天所作所为，夜里必焚香告天。不敢告天的事情，不敢为。始终如一，青天白日，百世可师。

就算不告天，天也是无所不知的。而人要持之以恒的认定天不知，所以一定要告知天。这是持身制行的要诀。

据说赵抃公在西蜀带兵时，有妓戴杏花。公偶然调笑说："髻上杏花真有幸？"妓应声接："枝头梅子岂无媒。"接近晚上，公让亲卫老兵招妓来。两通鼓都没来，又让人催促。公在屋里绕圈散心，忽然高呼说："赵抃不得无礼！"立刻命人制止召妓。老兵从幕后出来说："我猜公一个时辰内转念，所以就没去。"可见公之端方，信及仆役，而他本人得力于克己之处也很多啊！"

司马温公曾说："我平生没什么过人之处，也就是无事不可对人言。"刘安世曾拜公为师，求学尽心控制自己的要诀，公让他先从诚实不妄语开始。

妄语一事，极不可解。人在有关系处说谎，还可以说是有意欺骗；只在寻常说话，没要紧处，也偏带几分虚头。想来实在无谓，却不自觉从口中说出来。固然不是有意为之，但不用心于此，实在难免啊。

范忠宣公純仁，每每劝戒其子说："人虽然很愚昧，但指责别人时却很聪明；虽然有些小聪明，一到宽恕自己则昏愤。人如果能常以责人之心责己，恕己之心恕人，不用担心到达不了圣贤的境地。"有朋友向范公请教，他说："俭才可以养廉，只有宽容才可以成德。"

邝子元说："恕之一字，固然是求仁之要，量之一字，又是行恕之要。那么学量要先学什么？答曰：穷理。穷理则明，明则宽，宽则恕，恕则仁了。"

韩忠献公曾说："君子小人，都应该以诚待之。知道是小人，只是浅与接触就好。"凡人于小人欺己处，必然揭露挑明戳破而后快。公则不然。其智慧足以知小人之奸计，然而每受之，不形于色。

这种局量，非大学问不能。然全身远怨之道，无不出于此。

尚书说："必有容，德乃大。必有忍，事乃济。"受一毫之拂，立即勃然而怒；一事相违，即愤然勃发，是无涵养之力，薄福之人。故说：觉人之诈，不形于言，则有无限余味。

李文靖公沆做宰相，有狂生拦马献书，列出条目诋毁他的短处。公逊谢说："待回家仔细看。"狂生怒，大骂说："居要未而不能救济天下，又不引退以让位于贤人，妨碍贤路如此之久，就不羞愧吗？"公在马上踟蹰再三，说："我屡求引退，奈何皇上不允，不敢去啊。"始终没因忤逆而生气。

薛文清公有云："辱之一字，最为难忍，自古豪杰之士多从此败。"尝考王昶告诫子孙说："遇到他人诋毁自己的情况，要退而求查自身。若自己有可以被诋毁的地方，对方说的恰当啊！若自己没有可诋毁的地方，则是对方妄言。恰当的话，不应报复他人；妄言的话，无害于己身，又何必报复？被人诋毁要反求己身啊。"陆文定公曾说："有人对自己横加指责，如果人家比自己贤德，则要顺受之，待其自悟即可。如果和自己差不多，大事则以道理说明，小事则通情宽恕。（卫洗马说：人有不足，可以通情宽恕；无理指责，可以用道理讲明。）至于不如己的人，就不必计较了。其中的道理在于审人。"昔日的贤者曾说："忤逆我的人，只要消宁片刻，便到了顺境，方寸霎时辽阔了！"故少陵诗说："忍过事，就开心。这就是忍耐逆境的方法啊！"

郑孟发说："有横逆加身的情况，好比在草莽中行走，荆棘扎在衣服上，徐行缓慢解开就好。"云游斋录说："凡有横逆来，先想我招致横逆的缘故；接着想我如何处置的方法。潜不动气，静以守之，则祸消患散了！这就是身处逆境之道啊！"谨记这几句，涉世不难了啊！

夏忠靖公少年时，有人触犯，未尝不怒。开始时忍于面色，后来忍在心里，久而久之，不觉忍。所以知道胸怀也从学问中来。

唐一菴曾对弟子说："人们都知道颜回的「不校」难得，不知道一个「犯」字就学不来。"弟子问："是什么意思呢？"先生说："颜回持己应物，从不得罪于人，所以如果有不是加在他身上，才是「犯」，象我辈，人若有不是加来，一定是自取，何曾有「犯」？所以我辈学「不校」前，应先学好「犯」字。"

高景逸说："发现过失，可以求福；反求诸己，可以免祸。经常发现自己的过失，就是常向吉中行啊！自己先认不是，他人就不好再开口了！不是因为横逆来临，姑且假装自认不是。其实人非圣人，岂能十全十美？别人攻击我，多是因我自取，只要反求诸己，道理自见。长此以往，则我的心思越来越细密，遇事越来越精详。一番经历，一番进益，省了多少气力，长了多少识见。小人之所以是小人，就是因为眼里只有别人的不是罢了。"

陶侃为广州刺史，州内无事时，动辄白天自己搬运百块瓦片到屋外，傍晚又搬回来。有人问其原因。回答说："我才开始为国家效力，过于优游，恐怕日后自己不堪大事，故而自劳。"常对人说："民生在勤。大禹圣人，还惜寸阴；至于凡俗，当珍惜时间，岂能只是逸游荒醉？生无益于时，死无益于后，是自弃啊。"

横遭诽谤，需降服火性，反求诸己。若只是淡漠置之，容易流于悠悠任放；所以需要竖起脊梁，着实发奋努力，方是君子为己为人之学。程伊川自省说："农人祁寒暑雨，深耕浅耨，我才能有吃的，百工用技艺做出器物，我才能有用的。甲冑之士披坚执锐守护国土，我才有住的地方。若无功泽于人，浪费岁月，那就是天地间一蠹虫罢

了。" 古人说： " 人劳动则思考，思考则善心生。乐则淫逸，逸则恶心生。 " 孟子认为饱食暖衣，淫逸的生活而不学习，是近于禽兽的活法。然而马牛还能负重致远，真是猪鸡一样了！

从善如登，从恶如崩，古人叹息行善困难而作恶容易。朱子说： " 要做好人，则上面颇多等级。做不好人，则立地便是。只在把住与放行之间。 " 向上攀爬，分寸不能，失势则一落千丈，学者怎么能不如履薄冰呢？

武林張恭懿公，名瀚。刚做官于观政都察院。当时廷相王公为台长，一见便很器重公。请他到家做客，对他说： " 昨天雨后上街，一车人穿着新鞋子，自灰场过长安街，小心翼翼选地下脚，就怕脏了鞋子。转入近城，逐渐泥泞，一旦沾染，就不顾惜，居身之道，也是如此：倘一失足，就无所顾忌了！ " 张公一生谨记斯言，终身不忘。

苏叔党过，读南史。东坡因此和他说： " 王僧虔住在建业的马粪巷，子孙笃实谦和。时人都说马粪诸王为长者。东汉赞论李固说： " 观胡广赵戒如粪土。 " 粪者秽物，一经僧虔，壁岸成佳号；比于胡赵，则时有不幸。你不可不知啊！ " 与王公雨天新鞋的比喻，同一真切微婉，得人风之遗。

张九成初始贫寒，衣服被子都不齐。有人送他大衣，却推辞不接受，说： " 士人应当贫苦，现在正是做功夫的时节，若不痛下苦功，自我砥砺，则贪欲心生，廉耻丧却了，功夫何在呢？ "

伊菴权禅师用功甚锐，白天若未尝与人作一方便，晚上必流涕说： " 今日又只恁么空过！ "

西域有助尊者，年八十出家，少年讥诮之。尊者听说，发誓说："我若不通三藏，不断三界欲、得六神通、具八解脱，终不上席。"于是白天研究教理，晚上静虑凝神，三年得证所誓。

莲池师说："世间任何一技一艺，初始学时不胜其难，似乎万不可成；如果弃而不学，则终就无成了。所以最初时贵在有坚定不疑的决心。可若只有决心，悠游迟缓，也不可成事；所以其次贵在有勇猛精进之心。虽能精进，然而或者少得而满足，或时间久了而疲惫，或者在顺境中迷失，抑或遇逆境而堕落，则也不可成；所以还贵在有贞常永固不退转之心。若能常存这几心，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到呢？"

周孝侯名处，阳羨人。年少时不修德检点，经常出外游玩。遇到父老乡亲，问："今年粮食丰收天下太平，可是大家都不开心，为什么呢？"乡亲说："三害未除，没什么开心的。"周处问："何为三害？"答说："南山白额虎，长桥下蛟龙，与你，共三害。"周处说："若是如此，我能除这三害。"于是射虎斩蛟，折节修德，向机云学学问。几年后，州郡百姓都称赞他。

人岂能无过，过而能改，就是大贤了！然而如此决捷勇猛，实在罕见。顾泾阳说："李延平，初始是豪迈人，后来琢磨得如同田夫野老一般；这便是一个善涵养气质的样子。吕东莱，少时偏狭性急。一日，读论语"躬自厚而薄则于人"，平日的悁忿，涣然冰释；这就是一个善于变化气质的例子。"近日听闻一朝士，生平善怒，他母亲给他做了一个戒板帮他止怒。此生每发怒时，便持此戒板击人。。。无力吐槽。

李文正昉，丁太夫人病危时，被起用充职。窦俨责之说："鱼袋之设，取夙夜不懈之意。以黄金为装饰，是外身华丽。你在忧时起用，虽是恩召不会撤回，也不当以金玉为饰。"文正赶忙敬谢。并牢记之说："为人子者，丧礼固然不该预习，可如果不能中礼，不光名数有亏，更哪里有面目处缙绅之列？所以知窦兄是真长者啊。"

【註】魚袋之制始於唐，蓋以為符契也。其始曰魚符，左一右一，左者進內，右者隨身，刻官姓名，出入合之，因盛以袋，故曰魚袋。宋因其制，以金銀飾為魚形，公服則繫於帶而垂於後，以明貴賤，非復如唐之符契也。~出版者註~

徐存齋階，从翰林院督學浙中，年未三十。一士子文中，用顏苦孔之卓的典故。徐批："杜撰，四等文。"快到發榜時，執卷監考請示說："苦孔之卓，出自揚子法言，不是杜撰。"徐起立說："我侥幸太早，學問淺薄，今天真的多謝教誨！"改为一等，人贊其雅量。

【註】顏苦孔之卓：顏回苦孔子之卓然不可及也。揚子法言學行：「顏不孔雖得天下，不足以為樂。然亦有苦乎？曰：顏苦孔卓之至也。」

凡用古書典故，要盡量讓讀者不覺是古書典故為妙。況且古書也有自己的瑕疵錯處。苦孔之卓，妄猜古人，固然不妥。但杜撰二字，批的也有欠缺。徐公改等，若只是因能用典故，我覺得也不妥當啊。

陳白沙訪莊定山，莊乘舟送行。其中有士人滑稽，肆談無忌，定山怒不能忍。白沙則仿佛不聞，後來好像也不記得此人。定山大服。

邵堯夫年輕時務農，僅供衣食。給自家命名為安樂窩，自號安樂先生。白天閑時焚香安坐，傍晚酌酒三四杯，微醺即止。興至則吟詩成咏，就事開心。出游城中，則乘小車，隨意而行。士大夫家識得車音，競相迎接，童稚皆出，互相說："安樂先生到了。"隨意留宿一夜，第二日乃去。

君子以養太和元氣為主。止菴子教人去殺機，甌甌子教人養喜神。大聖人的申申夭夭與兢兢業業，沒任何不同。至於自尋忧虑，對景不樂，即便在自家也不開心，那樣人

生岂不是一座活地狱？昔人说："景物有什么不同？只是人所处的感觉不同啊。"诗经讲："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本来是很凄凉的物事，一经点破，便成佳境。那些郁郁牢愁，出门有碍的人，即便看到春花秋月，也未尝会展一下眉头啊。

程明道，伊川，带着各自的弟子游览僧舍，明道与伊川从寺门分道，会于法堂，弟子不觉皆随明道走，伊川对人讲起此事说："这是我不如家兄的地方啊。"

杨翥，字仲举。笃行不欺，仁厚绝俗。能忍人所不能。邻人修房子，滴水檐在他家，家人不平，翥说："晴天多，雨天少。"邻人产子，怕所乘驴子鸣叫惊倒产妇，所以就藏驴步行。墓碑被田家小儿玩耍推倒，守墓人来报，先问："伤人否？"答："没有。"公回答："那就好！"对田家说："看护好孩子，不用惊惧。"有人侵占他家土地，有"普天之下皆王土，再过来些也不妨"之句。曾在梦里吃了他人两个李子，醒来后，自咎说："我一定是白天义利心不明，才如此。"三天禁食。

刘宽，字文饶。性格仁恕，仓促遇事，也不疾言遽色。有人丢牛，误认宽牛车上的牛为自己的。宽无所言，下牛车走路回家。一会儿，误认者找到了自己的牛，送还谢罪。宽说："物有相似，事有错误，犯劳您送还，不必谢罪啦。"一天，要上朝见天子，穿好朝衣，奴婢上肉羹，不小心弄污朝衣。宽神色不改，慢慢说："没烫到手吧？"官至侍中，封禄乡侯。

凡宽以待人，而使人惭愧到无可容身的地步，就是一种不宽容了！那种开解的甚是平常，全然不觉有人的不是，才是最佳的解决之道。宋元丰六年的冬祭，群臣导驾，就要上御辇时，辇中的衾褥还没取到。皇上发现了，于是回头问群臣些其他事。稍许，褥至，于是升辇。使得诸官吏得以无罪。至于是有意无意，不可知了，这真是浑然无宽之痕迹啊！

罗循，号双泉，吉水人。会试时，丢了褕褐。同住的书生不安，查探到窃者，和循一起去拜访，等入座了，书生故意摸窃者的物囊，

拿出罽褐来给循看。循赶忙将他赶走，对窃者说："物有类似，他酒醉未醒。你莫见怪。"回来对同住书生说："我丢了罽褐，也没什么大的损失；若他得到窃者的名声，还怎么做士人？"生赞叹不及。循当年登第，子即洪先，状元。

郑晓做文选时，里中仕宦有人送他金首饰，藏在筐下，上用茶覆盖；公以为送茶，就接受了。到夫人手中，拨开茶叶看到，击柝招公出来，告知情况。郑公不动声色，命人整理好茶叶，盖筐如初。召其人说："我刚才以为家里缺茶，所以拜谢君惠。刚才内人查过，家中尚有余茶，阁下美意，我心领了！"让人拿回去了。

清者容易刻薄，廉者多是贪恋名声。既没有两者的弊病，又能从容宛转谦虚的保持自己的节操，相比之下，杨伯起四知，直而寡趣。

庆历年间，有个名叫李京的小官，吴鼎臣做侍从，两家关系很好。后来京推荐他的朋友给鼎臣，鼎臣拿着他的书信当朝奏本，于是李京被贬官，将要出发。李京的妻子拜访鼎臣妻告别。鼎臣妻觉得对不住人家，不敢相见。京妻对吴家仆人说："我来，是因为来往已久，告个别的。另外鼎臣公有几封书信求些私事，怕你家一直担心怀疑。"于是就地焚毁而去。

江阴徐晞，县吏起家。做兵部侍郎。同官职还有一诸，少年科甲动辄骂他狗吏，意在侮辱徐晞。徐晞坦然自若。没多久，主事过世，徐晞为棺殓送葬。人更叹服他的为人。官至大司马。

别人即便刻薄，我也应当忠厚，这样自己的境界才能提高。韩宣子去楚国，楚人刁难他。后来公子弃疾到晋国境内，晋侯也要为难他，叔向说："楚国偏僻，我们是中原大国，何必学偏僻之地呢？"同样的道理。

杨大年，弱冠之岁与周翰、朱昂在禁掖。二公当时已经须发皤然，杨每论事，都羞辱二老说："二老翁觉得如何？"翰不堪辱，正色说："你莫欺我老。老也活到送你走。"昂从旁边摇手说："不送不送，免得被人笑话。"后来，杨大年不满五十而死，想做老翁都不能啊！"

巢道卿为江浙漕运史，以母老求归养而停官。长子经，从临江来看望父亲。才入客席，听众宾客聚首说："道卿因犯罪革职。"经问："有官府通告吗？"答说："传闻罢了。"经说："道卿是我父亲，因祖母老而求归养，实无过。"众宾羞赧，无处容身。所以说，人多的地方，不要妄言是非。来说是非事，必是是非人啊！

宋肃王与沈元用，一同出使北地。在燕山愍忠寺下榻。见一唐碑，辞赋骈俪，共三千余字。元用素来长于记忆，立即一再朗诵，肃王且听且行，似不经意。元用回馆，立刻取笔追书，记不住的就空出来，共计空十四字。肃王看到，取笔补上所缺十四字，又改元用记错的四五处。置笔后左右言他，面无愧色。元用叹服。有道是："休夸我能胜人处，能胜我者如牛毛。"不是乱说啊。

陈几亭说："君子有二耻：夸耀自己的长处，粉饰自己的短处。有能为，当谦虚；无能为，则应学习充实自己。君子有二恶：妒嫉别人所能，揣测别人所不能。别人有能则当如自己有，别人有所不能则当舍弃忘记。"

萧颖士恃才傲物，曾外出喝酒逐胜，在途中休息。风雨暴至，有紫衣老翁领着二童子来避雨。颖士颇轻侮之。雨停后，随从赶来，老翁上马而去。才知道是吏部待侍王丘。第二日登门谢罪，丘引他到廊下，坐下责备说："你负名傲物，该道歉的岂止我一家？"果然只当了扬州工曹而已。

江阴张畏岩，积学能文，远近闻名。万历甲午年，乡试无名，大骂试官。旁边有个道士微哂说："相公文章一定不怎么样。"张怒叱说："你怎么知道？"道士说："听说作文贵心气平和；阁下心气如此，文章怎么做得好？"张不觉屈服请教。道者说："文字固然要好。但若命不该中，文字虽然好，也没有用。要从自己命里做个转

变，才可以。”张说：“命都不中了，如何转变？”道士说：“造命者天，立命者我。力行善事，广积阴功，又努力注意谦谨，以诚修命，何福不可求？”张说：“我是个贫困的读书人，哪里有钱行善事，积阴功啊？”道士回答：“善事阴功，皆由心造。常存此心，功德无量。况且如谦虚谨慎一节，并不费钱；为何不反省自己却在这里骂试官呢？”张自此感悟，折节修善，丁酉年果中试。

袁了凡说：“举头三尺，必有神明；趋吉避凶，全然在我。需要让自己存心制行，毫不得罪于天地鬼神；虚心屈己，使天地鬼神时时怜悯，才有受福的根基。俗话说：“有志者事竟成。”大抵人之有志，如树之有根，立定志向，需念念谦虚，处处方便，自然感动天地鬼神。现今这些求登第的人们，开始就没有真正的志向，不过一时兴致罢了！兴至则求，兴尽则止。孟子说：“王之乐甚，其无庶几乎！”我觉得举业也是如此。

易曰：“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因此谦这一卦，六爻皆吉王化成公开示其子正宪说：“今人的毛病，主要是傲。千罪百恶，都从傲上来。傲则自高自是，不肯屈尊。象则不仁，丹朱之不肖，都只是一个傲字，便结果了一生。汝辈为学，首先要除去此病根，方有进步的空间。傲字，反则为谦，谦字便是对症下药。不但是外表恭顺谦卑，需要是中心恭敬，屈节退让，常见自己的不足，真能虚心接受他人。尧舜至圣，只是谦到至诚，于是允恭克让，温恭允塞了。你们要努力啊！”简直如同伯鲁之简一般要孩子们牢记。

弘治辛酉年，山西和顺县一粮户交完粮，去布政司取通关牌。夜宿时梦到县尹到了省城南门，撤去随从，只留一个小厮牵马，对粮户说：“你跟我去会议府。”粮户于是跟随前往。一省的府县官员皆在：太原、平阳、大同的三位知府上座。泽、潞、汾、沁、辽五知州在前席，其余府县依次列坐。喝茶后，一会儿有符史送文书到，说：“山西新举人榜到！”一官开卷唱名：“第一名李翰臣，大同府学生。”大同府县官员皆起立，应声说：“其人孝友，多为人方便。”到第六名陈桂，和顺县应道：“其人遵父命，事继母以孝。”到三十四名，县官应说：“其人放重利私债，逼死二人。”中间坐着的人遂打一叉。到第四十一名，县官说：“其人不孝，而且放逐亲弟弟做佣人。”中坐者又打一叉。至五十九名，县官说：“此人捏造呈堂供词，挑唆诉讼，受害者几家，死者多人。”中坐者打一大叉。唱名毕，中坐者命众人各举所知。共举二十五人，挑出九人。命写本者写好，对符史说：“月内送入场中，速去，不可误事！”粮户醒来记着此事，次日回县，路遇陈桂，说：“您今次第六名啊！”告知此事。开榜，果然。

姚若侯说："哎！天榜定下来后，县官可以纠举而除去功名，众官各举所知补其缺数，是阳间所中者文章，阴间所中者德行啊！从隋唐开始文章取士，而周汉以来的乡里推选之法，用在阴间不在阳间了。大抵幽明二教，彼此相成，各自补齐对方的不足。如同车有两轮，鸟生双翼，怎可偏废？况且和顺县城隍，怎会少了衙役，而一定要借一阳间粮户相随？这也是城隍一片苦口婆心，指引读书人一条取功名的正路啊，而托粮户之口说出，正是现身说法活城隍啊！此城隍何其苦心，何其真切，而世人只是不信，能拿他们怎么办呢？

李登，年十八时为乡里贡首。后来到五十岁不第，于是拜访叶靖法师，请他帮忙勘察。法师叩见梓潼帝君，恍惚见一吏持册子说："李登刚出生时，上帝赐玉印，十八岁乡魁荐，十九做状元，五十三位到右丞相。可是中举后，窥视邻女张燕娘，构陷其父澄入狱。以此罪，拖延十年，降二甲。后来侵夺兄长屋基，上到刑讼，以此又拖后十年，降三甲。在长安住处淫辱良人妻子郑氏，构陷其夫白元入狱。又十年，四甲。后来又盗淫邻居在室女王庆娘，为恶不遂，已经削籍了！"师以此告诉登，登羞愧悔恨至死。

颜光衷说："假使李生不祈求冥勘，则少年乡举，骄淫横逸，自以为福份到此了！旁观者可能还说："如此骄淫横逸还能中举呢！"反而觉得天道不足信呢！"

林茂先，少时受邻家举荐，家贫，闭门读书。邻家巨富，妻子不喜欢丈夫不好学，仰慕茂先才名，夜奔之。茂先呵斥说："男女有别，礼法不容，天地鬼神罗列森布，怎可因此污我？"妇惭愧而退。茂先次年登第。

男女之防，人容易无视。鬼神在旁，能不畏哉？凛凛数言，可为暗室箴铭。

性行之类多端，可以举一例以盖其余。其中惟有淫最重，于是多采事例以谨告严戒。高忠宪公说："世间只有美色最迷人，败坏人。除妻妾之外，都是非己之色。淫人妻女，妻女淫人，都有明验显报。少年应当竭力保守，视身如白玉，一失足既成粉碎，视此事如砒毒，一入口即命陨。须臾坚忍，终身受用；一念之差，万劫莫赎。可畏啊，可畏！

余干陈生善医，有贫人病危，陈将其治愈，不要酬劳。后来陈薄暮路过，贫人留宿，婆婆与媳妇商议，让她陪宿以报恩。媳妇唯唯诺诺，夜里去陈处说："阁下救活我丈夫，这是我婆婆的意思。"陈见女子年轻貌美，亦心动。但立刻制止说："不可！"妇人勉强，陈连声说："不可！不可！"取笔连写"不可"于桌上。最后几乎不能自持，又连呼："不可二字最难！"天明乃去。后来陈子入试，考官弃其文，忽听人喊："不可！"于是又看一次，还是放弃，又听："不可！不可！"于是再阅，决意不用，忽闻大声呼喊："不可二字最难！"连声不已。于是录用。发榜后，考官问陈子，子也不知。回来告诉父亲，才回忆起这乃是不淫之报。

姚若侯说："哎！不可二字最难，实在是难啊！孤身旅客在帷帐之间，美人立灯月之下，漏长烛短，境冷情温，难啊！也无他法，惟有忍而已！坚忍而已！狠忍而已！再饿也不能吃虎食，再渴也不能饮鸩酒。陈生初说"不可"，忍的结果。两斗夺刀，血流不停，败军夺路，中箭不回。陈生连说"不可，不可！"，坚忍之说。毒蛇螫手，壮士断腕，毒矢中身，英雄刮骨。陈生大呼"不可二字最难！"，是狠忍之说。经云："视老如母，视长如姊，视少如妹，视幼如女。"奸人妻子，得绝嗣报；奸人室女，得子孙淫佚报。哎！敢不忍吗？能不努力忍吗？

太仓陆公，容美仪丰。天顺三年，去南京赶考。旅馆家有女儿，善吹箫，夜奔入陆公寝室。陆公以有病在身推脱，订后天晚上再见。女子退。于是作诗云："风清月白夜窗虚，有女来窥笑读书。欲把琴心通一语，十年前已薄相如。"第二天托故而去。当年中试。发榜前其父梦郡守送牌匾，上有"月白风清"四字。以为是蟾宫折桂的预兆，写信告知陆公。公悚然而惊。后来中进士，官至参政。

陈生连呼不可，以勇胜。这一则托病改期，以智胜；比陈生省力许多了！然而当时情况也不好力拒，于是以我之不可，效法柳下惠之可也。

王海日公名华，阳明先生之父。曾寄宿一富翁家，富翁婢妾很多却无子。一夜，一妾来王公房内，王公力拒之。妾出一纸说："这是主人的意思。"上写着：欲求人间子。王公立刻提笔在旁写：恐惊天上人。后来主人家请神，法师入定拜地后久不起。主人惊讶，问其缘由，法师回答说："刚遇到天上迎状元榜，如此久才回来。"问状元何人，回答说："不敢说。但马前有副对联，写的是："欲求人间子，恐惊天上神。"主人以为王洩漏前语，然而王公当年果然状元。

此事诸家所纪一致，而王公本传却没有。想来文成公辈体会王公圣德，特别隐去了。然而为了奖励后学，仍然需要记下来。

姚三韭，博学善诗文。住在怀氏家中。有女常窥之，但姚岸然不顾。一天，庭中晒鞋，女子作书信藏于其中。姚看过，立即托以它事辞归。袁怡杏作诗赞咏此事，有"一点贞心坚匪石，春风桃李莫相猜"的诗句。但姚不接受诗，并写信说并无此事。怡杏逢其书信，而题写说："德至厚矣！"有子諲，孙锡，皆登第进士。

江浙指挥史请老师教孩子。老师伤寒，要发汗，让孩子取被子。孩子将母亲卧被取来，误卷母鞋一只，病好还被，而鞋落床下，师徒都不知道。指挥史来探病，见鞋，怀疑其与妻子私通。问妻，不得。让婢女假装以妻子命令邀请，自己持刀在其后，门开则杀之。老师听到叩门，问有何事。婢女告以主母命，老师发怒说："这是什么话！明晨告你主人，治你罪过！"指挥史又勉强妻子亲自前往，老师坚决拒之，说："你丈夫请我教书于此，怎敢偷偷堕行？请速回转。"门始终不开。第二天，老师辞去。指挥史才释然，讲述昨夜始末，为他的错误道歉。当年这位老师便登第。

假使当时略开门，就已经被杀了，在事情上虽说是冤枉，而论心来说，已经不枉了！此处的念头真是容不得稍差。

应天某生赴京科举。旅馆对面是某指挥史宅邸。有女及笄，从门内窥见此生，非常中意，于是让婢女授意此生，说她父亲出门，约今夜相见。生惧损阴德，不肯赴约。同住的朋友偷听到此事，假装此生赴约。婢女暗夜难辨，领他进家。女儿与之就寝，欢洽熟睡。正逢指挥史回来，于是拔剑俱杀之。第二天发榜，此生首列。因此告人说："假使我前往，已在鬼录了！"

生所惧远在阴德，岂知现报竟在眼前？鬼录，登科录，只在转念，可畏啊！

豫章有双生子，母亲生时并肩而下，难分兄弟。相貌笑啼如一，父母也难分辨。上私塾读书，颖悟文墨又如一。弱冠，同补为博士弟子。考试日，主司也难辨二人，于是分入不同的庠，笑说："庠就是序，以后府庠为兄，县庠为弟好了。"此后遂订兄弟。结婚后，父母怕儿媳分不出二人，让他们以服饰分别。一年后同月生子，再考又同时中。里人都说："命同相同，以后事事相同了！"三十一岁，同取科举，赴省试。邻家有丽妇年轻孀居，私挑其兄。兄正色拒绝；怕复挑弟，于是告诫说："你我貌同，既然挑我，必然又挑你，千万注意，别作有损阴德的事情。"弟当面答应，后来与妇私通。妇人初不知其为兄弟二人。彼此情深，因此与妇发誓说："得中后，一定娶你。"发榜日，兄中，弟落榜。又骗妇人说："今虽中，要赶春闱，等我发甲娶你，更荣贵。"并向妇人要钱，妇人将资产全给了他。第二年，兄又发甲，妇人以为所私者联捷，朝夕望其赢取，而杳不通信，竟郁郁成疾。于是写了书信后，就过世了。所留书信送达兄手中，兄长以此惊问弟，弟不能辩。第二年，弟的爱子暴殁夭折。于是痛哭不停，双目失明，不久后也过世了。其兄享福禄，多子孙，可谓全福。

命同相同，而由心则忽然不同，可见祸福皆人自造，非天生不同啊。（与奢俭类所载二太学生并参，更知祸福非由天定。）

第十一章 敬圣类

敬圣类

张九成，字子韶。四十岁游学郡庠。常闭阁终日，邻舍生从隙穴窥看，见他俨然敛膝正坐，对经书，如与神明为伍。后来举进士第一，为名臣大儒。

姚若侯先生说："象子韶先生这样，可以称得上畏圣人之言了！我曾奇怪古人对于圣贤书，常肃然敬畏，若与神明为伍；于是偶然见鬼神之殊形异象，则俨然无畏怖心。今人二者皆反，为什么呢？大抵是人必然先有所畏惧，然后能无所畏。能不畏敌，是因为畏己方将领；能不畏刑，是因为畏惧法令；能不畏惧鬼神，是因为畏惧圣贤。即便如此，畏圣贤者，并非不敬畏鬼神，而是不畏惧鬼神的殊形异象的时候。视之不见，听而不闻，这是鬼神之德；戒慎于没有看到，恐怖于不能听到，这是鬼神之法。今人见鬼神形、闻鬼神语，没有不害怕的；但一人独处就一无所畏，反而说报应荒唐，诬蔑神灵为虚诞。问起缘由，则说："我没看到，听到。"不可见、不可闻，是鬼神的常态；可闻可见，那是鬼神之特殊形态了。君子所畏惧的，应该是不见不闻的鬼神。故出外则畏惧于车马路途之上；在家则畏惧于暗室独处之际。庸人所畏惧的，可见可闻的鬼神所以畏惧于衰败病笃之时。等到见然后畏，畏然后信，晚了！过去有卖徐夫人毒药匕首的，说："以此刺人，见血即死。"愚人不信，偷偷拿匕首来试，等想喊"果然！"时，声音未落已然气绝。世间那些等见到鬼神而后信的人，何异于此？

管宁从辽东坐船跨海回中原。大风起，船要翻了。舟中人都呼天忏悔，轮到管宁，说："曾一天磕头，三天晚起，一次不戴冠如厕，有过必在此了！"当时同行的船都沉了，只有管宁的船有灯在前导路，得以平安。

以此为过，则平日谨身修行之道到了什么境界啊！圣贤学问，无不先起于敬。敬一个字，有彻内彻外，可精可粗。内则在心，主一无适；外则容貌，需整肃庄严。精到极致，就是尧舜的钦明温恭，粗的开始，就是小学生的唯诺拜跪。唯诺跪拜，未必就能敬，但可以习敬。君子整肃庄严，难道就是敬了吗？而程子说："要到达敬的境界，需要从此开始。"张南轩也说："俨然若思，虽非敬之道，而这样可以学习敬之道。程子又说："没有散座而心中不生傲慢的人。"一反观，道理立现

元圭禅师，唐永淳年间，在嵩岳的庞坞修行。忽有异人峨冠裤褶前来。说：“我是山岳之神。知道禅师有广大智辩，乞受正戒。”师父说：“我告诉你五戒。若能奉持，即应‘能’，不能，则应‘否’。第一，能不淫吗？”神回答：“有娶妻。”禅师说：“不淫，是说不纵欲。”神答：“能。”再问：“能不盗吗？”神答：“我正直，怎会偷盗？”禅师说：“不是这个意思，给供给则赐福恶人，无供给则祸害善者，此曰盗。能不盗乎？”神答：“能。”再问：“能不杀吗？”神说：“实掌生杀之权，怎能不杀？”禅师答：“不是这个意思，说的是滥杀，误杀，疑杀和混杀。”神说：“能。”禅师问：“能不妄吗？”答说：“我正直，怎会妄？”禅师说：“不是这个意思，说的是前后不一，不正大光明，不合天心。”神说：“可以不妄。”问：“可以不饮吗？”答说：“我受祭奠，怎可不饮？”禅师说：“不是这个意思，是说不因酒乱性。”神说：“能。”禅师说：“这就是佛之五戒了。”神答：“谨受教。”

如此说戒，有谁不可受戒，有谁不该受戒呢？事情说起来较僧戒稍宽，但道理比僧戒精细啊！司马温公曾说：“忿怒如烈火，利欲如锋铦；终朝长戚戚，是名阿鼻狱。颜子安陋巷，孟子养浩然；富贵如浮云，是名极乐国。孝弟通神明，忠信行蛮貊；积善来百祥，是名作因果。仁，人之安宅；义，人之正路。行之诚且久，是名光明藏。道德修一身，功泽被万物，为圣为大贤，是名佛菩萨。言为百世师，行为天下法；久久不可掩，是名不坏身。”真是善言佛理啊！

蜀太子宾客李邕，七十多岁，祭祖时仍然亲自洗涤祭器。有人要替他洗，不许，说无以表达追慕之意。司马公著家范说：“可以说祭祀则严格到极致啊。”

叶氏问祭礼于朱子：“古今情况不同，很多事实行起来都有阻碍，怎么办？”先生说：“有什么困难的？只要以诚敬为主。其他的仪物，随家丰约而定，如一羹一饭，都可以尽诚敬之心。”我想，既然如此，则贫民敬一碗饭，一炷香，可以与古圣先王合万国欢心以祭祀祖先相媲美，因为是同一孝啊！然而不可以能丰盛却不丰盛，说什么：“我自己尽我的敬意。”能丰盛都不丰盛，还有什么敬意好谈？

王沂公名曾，其父亲见到字纸遗落，必然收拾起来，用香汤洗过后烧掉。一夜，梦见孔子拊其背说：“你敬我的字纸如此的勤谨啊！可惜你老了，无可成就，就让曾参来你家，显大门户吧。”后来生了沂公，所以名曾，状元名相。

此事，文昌惜字文专门引入劝谕。其中还有泸州杨百行，坐经文举家生癞痢；昌郡鲜于坤，残孟子全家灭亡；杨全善，埋字纸五世登科，李子林，葬字纸一身显官。虽不能细详的描述这些事迹，但大略昭昭果报可见。

宋朝淳祐中，南昌先圣庙倾颓。知县李纯仁在县南起了新庙，命人移夫子圣像，十余人都举不动。一士子在旁边戏谑说：“这就是所谓重泥啊。”李县令正色斥责了他，士子惶恐而退，到了晚上，县令忽被阴司带至一官府，下面押着士子，堂上说：“士子侮谩先圣，决杖二十。”醒来后，才知士子已经如痴人，从此不识一字。

姚若侯说：谨记嘉靖年间，张永嘉以塑像非古，开始上奏请换木主。今之主，古之像。孔孟的徒弟，本来每庵每观都有圣像；而儒者却要专奉学宫，所谓儒者报本反始。结果除了几处著名的学宫之外，别处都没有勺水之供，瓣香之奉了！而这几座学宫，又往往颓败倾颓，如同废舍，实在是舍本逐末啊。

江阴观音寺，旧有沉香像很灵验。正德年间，胥吏都去参加观音会，邑令王某招之不至，大怒，将沉香像烧了。不久王受召入觐，中途忽然心痛，请来一戒僧忏悔此事。僧说：“观音大士普照十方，幻驱尚且能舍，怎会因为一座雕像生恨？但是护法诸神，却要彰显现世之报，实在没办法了。”果然不治。

翟林曾送程伊川先生西迁，路上在僧舍寄宿，坐处偶然背对圣像。先生说：“转过椅子来，勿背对。”林说：“我不是信徒，也应如此注意吗？”先生说：“凡具有人形的，都不应该轻慢。”先生并非信佛者，而其敬谨之心如此，世间谤佛而立异者，实在是不必啊！

有人问：“亵渎神明，必有罪过，祭祀神明，一定有福吗？”答说：“正常的祭祀不可废。”牺牲太牢而举恶愿，是绝对不可以的。凡聪明正直所谓神，其福善祸淫之心，岂能因为牲楮酒食而转移？只有那些修善缘的人，才会祭祀而有福。经文所载，都是修身养性之言；忏悔只是名，主旨是要悔罪省愆。所以诵经礼忏，不出“为善改过”四个字。而必须斋戒至诚，就是洗心涤虑的关键。释迦，老祖，都应从此开始。孔子说：“敬鬼神而远之。”又说：“我的祈祷，很长时间了！”呜呼，说的相当全面了！

第十二章 存心类

赵康靖公名概，曾在桌子上摆放着豆子与瓶，每念一起，随分善恶，用豆子来分别，善念则投一白豆，恶念则投黑豆。初始时黑豆绝多，渐渐就少了，久而久之，善恶二念也没有了，瓶豆二物也就没用了。

治心之法，先儒有省察、克治两种。赵公以黑白豆分别善恶，似乎属于省察一边，然而既然省察了，则自然而然自思克治。初始黑豆多，后来渐少，这就是克制之效。中庸讲以诚意必先致知；古哲有云：“不怕念起，只怕觉迟。”同旨啊，人非上哲，需有所借助而自检。一定应该如同赵阅道焚香告帝那样，一同奉为克己楷模。

金陵有数十人渡江，中流风骤，忽听空中有声：“黑额头者！”黑额者心想：空中既然指我，何苦连累众人？于是跳入水中，船立刻就翻了。黑额者附在一漂木上到岸边，没死。人们好奇而问其素行，答说：“生平无甚善纪，每每想人生坏在一个贪字上，于是贪念才起，便以怨字压制，不敢贪小便宜。”

平常道理，作精细便是学问。

卫仲达初为馆职。被摄入冥司，有官员命呈上善恶录。等到来，见恶录满庭，善录仅如筷子大小。冥官色变，命人取秤来，小轴善录仍能压起恶录。官和善的说："阁下可以出去了！"仲达说："我年未满四十，怎会过恶如此多？"冥官回答："不是这样。只要一念不正立刻会被记录下来，不等恶行。"于是他又问："那么小轴中所记载的是什么？"冥官答说："朝廷曾大兴工役，修三山石桥，阁下上疏建议停止；这就是谏稿。"仲达说："我虽说过，但朝廷不同意，有什么用处，能有这般神力呢？"冥官说："朝廷虽然没听，但也算阁下的善行。不听已经如此。若是听了，那么善力何止如此？靠此善业可以解脱度世了，还能摄君来此吗？可惜你恶念太多，力已减半，不太可能升得很高了。"后来果然止于吏部尚书。

此君如果由此更加行善，成就怎可估量；若从此为恶，又怎能到吏部尚书？善恶之报，节节增减，没有定局啊，读者应该这样想。

孙叔敖，楚人。儿时出外游玩回来，对母亲说："人们说见两头蛇者死，我今天出门就看到了，没几天可活了！"母亲问："蛇现在在哪里？"答说："我怕他人再看到，已经埋了。"母亲说："你不会死的，有阴德者，必有阳报；德胜百殃，仁除百祸。"长大后，为楚令尹。

刚遇蛇事，正忧心死还来不及，然而能立刻为后人考虑，什么样的用心啊！这才是宰相之位，之业的来源啊。

庾亮骑的马是的卢。相马经上说妨主的马。有人劝他卖掉，庾说："我卖，必然有买的。宁可自己不安，怎可移祸他人？孙叔敖埋蛇而免后人，古之美谈，效法他，不也很好吗？"一直留用，不害。

【注】的卢：凶马。相马经：‘马白额入口齿者，名曰“的卢”，奴乘客死，主乘弃市，凶马也。’（出版者）

叔敖是诚心自发，庾亮效法，一心向善；事迹依然可传，所谓若能为善，何惧抄袭啊。

吴次鲁，五十多岁了。有一子名叫国彦，，已经结婚。自己觉得孱弱，想让其父再生个孩子续门庭香火，于是向母亲请示。母亲告知次鲁，鲁说："贫家有子就好了，不用多要。"母子罄尽衣饰赢余，为次鲁置一妾。等到入门了，才知道是羸然病妇，医生说已然不治，赶紧卖或许还能得回钱财。于是母子让媒人改遣。都商量好了，次鲁得知，说："我既然已被骗，怎可再误他人？况且妾在我们家，或许还能活，一出此门，万无生机。一共也卖不了几个钱，怎么忍心不管呢？"于是以实告买者，还钱让买者离去。从那之后，此妾病竟一天天好起来。后来有了身孕，隔一年，生了一个儿子。

颜光衷说："转卖本来也是常情，可是一经点破，就觉得无限残忍。"

钟离仙，最初传丹道给吕纯阳，点铁为金，可以济世。纯阳问最终还会变回去吗？

答："五百年后，回复本身。"纯阳说："如此则害了五百年后的人们。我不想学。"钟离回答说："修仙要累积三千功德，你这一句话，三千功德满了。"

钟离的丹道，本来就是拿来济世的，尚且不忍心以五百年后的祸患来换现在人的便宜；若想靠丹道得利来肥自身生家的，造物岂能容你？于是世间是没有这种道术的。

江北有个监司，悬车退休了。曾感叹官银不足，于是请一丹士，信若钟离吕祖。其夫人颇知书，逗问他："丹成之后，拿什么谢方士？"监司说："他自能点化，不用谢的"夫人问："不用谢，为什么传道法给你呢？"答说："他说我有仙风道骨。"夫人说："你垂涎点石化金，志在得财；你觉得蓬莱仙岛上有贪财的神仙吗？"后来，方士的助手来拜谒，夫人说："助手贫困，丹成之后，可以分他一些。"监司面有难色。夫人说："你不肯分丹给助手，那你怎么肯定方士助手不会私藏仙丹呢？"监司

终不悟。后来一天，方士携带丹鼎夜遁。夫人戏说："夜来方士赴蟠桃盛会，不知是不是乘黄鹤去的？"监司长叹一声："别说了，我就是个穷命啊！"看到这里，真让人展颜一笑啊，有这样惑而不悟者，能怎么办呢？

朱文公曾有足疾，有个道士给他针灸，立刻觉得好多了。公喜，赠诗道："几载相扶藉瘦筇，一针还觉有奇功。出门放杖儿童笑，不似从前勃窣翁。"数日后，足疾大作，追寻道人，不知所往。公叹说："倒不是要怪罪他什么，只想要回前诗，怕他持此诗误人啊。"当夜梦神对他说："公一念动天了！"足疾很快就好了。

林观，莆田人，遇异人授给一块佳地，说："此地甚佳，但不知道你的福份可以用此地否？"林观说："我德薄，将此地与宗人一起用，期间或许有一两个有福人呢？"异人说："就这一个念头，福德深厚。"于是取族人二十余柩，与亲戚一起葬在此地。生子元美，进士，孙子，曾孙，玄孙三代四个尚书。

异人只说"福"林却说"德"，异人于是兼言"福德"。想明白福德二字离合之意，就很厉害啦！

元自实于缪材有恩，而缪材深负自实。自实不能平，想趁夜去杀了他。途经一庵庵主裨元翁，是个有道行的人。看到自实前往，有奇行鬼物数十跟随。一会儿回转，金冠玉佩百十随从。轩辕翁很奇怪，第二天去问元自实。自实说："我深恨缪材负心，想去杀了他。等到门口，想到他虽然负我，但他的妻子孩子有什么错？他还有老母，杀了他老人怎么办？于是隐忍而返。翁告知自实他的所见，说："你一念之恶，则凶鬼随之，一念之善，福神随之。你的事情神明有知，你会有后福的。"后来自实成为卢山令，材被废官。

某僧，闭关在关圣祠中修行，甚为精洁。当时土寇频发。一夜，梦神告他："你明日要死了。有贼人骑白马，名朱二，与你是宿世冤孽，避不开了。"僧梦中哀求："我今生颇行善事，请垂护保佑。"神说："我救不了你，只有你自己能救自己。"天明，果然有贼入山。抓住僧人问财帛妇女的所在，让僧为向导。僧看贼首所骑，果然

是白马。于是想到：我反正该死了，若还带他们掠财物，淫妇女，业上加业啊！于是大声喝道："我不给你们做向导。你就是朱二吧？我该死于你手，杀我一个好了！"贼大惊，问："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定是神僧！"僧以梦中事相告。朱二投杖叹息说："冤冤相报，何时穷尽？神说不救你，就是救你；你不做向导，就是自救。你我解怨，有何不可？"于是向关圣像再拜而去。

镇江监军范某的妻子，病劳瘵濒死。有医者说："用雀百只，拿药当鸟粮喂，至三十七日，服雀脑，就会好。一雀不可少。"范听他的话笼雀，妻子得知了，教训丈夫说："以我一命，却残害百命；宁死也不干这种事！"于是开笼放走了。不久，病自己好了，第二年生个儿子，双臂上都有雀样的胎记。

放生是情况大致相同，多因不忍以性命换口腹，这几则都是以性命换性命啊。所以虽然事小，其仁心很大。陶隐居功行圆满，已证仙位。但因其所著本草，参用蛭虻等物，所以很久不能飞升。处方用到生物的，能不用心吗？

李正，松陵人，捕鱼为生。在一个偏僻的港里。一天晚上打完鱼，倒酒独酌。一会儿忽然有人立在门外，李正问："你有什么事吗？"答说："我是鬼，在这水里几年了。看见你在独酌，想讨一杯。"正说："要喝酒，请入座。"于是人鬼对酌，后来水鬼常来。过了半个月，鬼对李正说："明天替我的就来了！"李正问是什么人？回答说："驾船的。"第二天等着看，果然来了一个驾船的，一点事都没有。晚上，鬼又来。李正说："怎么没有替你的人？"对说："这人少年父母双亡，自己养一个年幼的弟弟，我害了他，他弟弟也活不了，所以算了。"又过了半个月，鬼来说："明天替我的人来了。"第二天，果然一人在岸边徘徊了半天，最后走了。晚上鬼来说："这人家里有老母无依无靠，所以算了。"李正说："你有这么大的善心，不会一直在黄泉之下的。"又过了几天，鬼来说："明天一妇人替我了，这次真的要走了，特来拜别。"第二天傍晚，果然岸边有个妇人，意欲投水，可是依然登岸离去。晚上李正问："为什么又不走了？"答说："此妇人怀孕在身，一损二命。我是男子，在此水滨这么多年，尚且走不了，何况孕妇呢？不知何时才能超生，所以还是算了。就算我魂销魄散于水中，也不能一次害两条性命啊！"说罢潸然泪下。分别数日后，一天忽见水鬼红袍冠带，侍从甚众来辞别李正："上天以我仁德好生，封了我本地土地。"说完再也不见。

颜光衷说："宁可自忍而不让别人受苦，一而至三，此心不移，善根坚定啊！堕鬼道仍可感动天地，何况人啊！"

燕相薛瑗，把持重权，立心偏仄。见人有得，如己有失；见人有失，如己有得。对于有才能声誉的人，疾之如仇。生子皆盲聋喑哑、伛偻颠覆。后来遇到公明子皋，通过学习洗心革面，尽改前非，幸存一子。

先辈曾云："见人得意事，应生欣喜心；见人失意，当生怜悯心。都是自己真实受用的地方。忌成乐败，怎么与人共事？只是自怀心术罢了！"我们说损人利己的事情不可做，那么幸灾乐祸这种损人还不利己的事情就更没必要了！因为想损害人而去损人，是有真恶行，而那些想看他人受损害，但是他人绝不因其欲而受损，养一副恶心肠，有什么用呢？

闽将吴某，将出发去平定暴乱。新铸一把宝剑甚为锋利。临行前，去梨山庙祈祷说："我希望用此剑手刃千人。"晚上，梦见神来对他说："人不可发恶愿！我保佑你，使你不必死于他人之手。"后来果然败战，以此剑自刎。

自尽真是万幸了！神言非滑稽啊。

李生，闽人。善读书为文。赴试，过衢州旅店。店主梦见土地说："明日有李秀才，科甲人，要善待。"次日清早，李到，款待甚好李问缘故，店主以神语告知。李生大喜，夜里想着登第做官，贫陋妻子不堪为夫人，应该换一个。走之后，店主又梦土地说："此人用心不善，功名未遂就要弃妻，今次落举了！"生落榜而还，店主以实告，生愧恨而去。

安福邹子尹，平生勤行善果。救人患难，成人好事，不可枚举。万历己卯病故，到阎君殿前，心中不服，阎君命笔吏开簿给他看。开簿即有 " 名利 " 二字，凡子尹一生善事，名下甚少，利下甚多，子尹愧服。复苏，有一僧在旁，子尹说： " 烦劳您帮我告诉做善事的人，要净扫心地啊。 " 五日后过世。

唐诗原评云： ' 予详知子尹之为人，好名或所不免；至于利，则子尹轻财仗义人也，何以有此？必其居间请托，初念为善，比及财物到手，偶有挪用之弊。或始曰 " 吾暂借之 " ，后遂久假不归耳。 ' 愚谓若此，则子尹直一巧于干没人矣！是且难以瞒世人，况敢欲以质阎君乎？盖无为而为，是义；有为而为，即是利。小人喻于利，何尝尽贪货财；尽是一件好事，他一段私心，只专为有益于己耳！乃子尹勤劳一生，仅博得此两字，可见隐微委曲之处，阴司分析，甚精甚明，为善者不可不谨也。

浮梁县令黄木，怀疑本县庙神为妖，用酒祭祀，待其喝醉然后捉拿，果然是一老猿。将戮于市，猿突然酒醒说： " 我死是必然的了，然而数年所积的财物，可以拿来填补县里的空缺。 " 黄木才问地点，猿已经跃身而去，再也不见了。

相传吴中有一灵鬼，善淫人妇女。昆山正仪一民女将被玷污，女说： " 泾西某女甚美，为什么不去那里而来这里？ " 鬼说： " 那个女人心正，我不敢近。 " 民女怒道： " 难道我就心不正吗？ " 鬼立刻退去，再也不来了。

陆象山先生说： " 人惟有一心，表现为心念思虑。心念思虑正与不正，只在顷刻之间。若一念不正，顷刻而知，则可以正；念正的人，一刹那失去把持，就是不正。这都在人一心自审。 " 尚书讲： " 圣人迷失于自己的心念则为狂；狂人克制自己的心念则为圣。 " 千古圣贤，不过比常人多查一念之微；天地鬼神，与此处勘察人的善恶。县令一动欲望，老猿已得行妖术；村女一激为贞，邪魅不能犯其节。大抵都是如此啊！

长洲某生，去朋友家作文，作智者乐水一题，文章极为得意，同辈交相称赞。喝醉而归，妄想： " 我得第后，当娶邻女阿庚为妾。为阿庚造曲房，准备绮丽的衣饰。 " 妄

想过头，三更不睡。妻子催促，生含茶唾其面，笑骂："醋瓮！醋瓮！"有一个佣书人，被土地摄去写册。见到此生册上有朱批："想虽逐妄，境实因人。正月十七，到松陵驿冻饿一日。"后来他醒过来，记着此事。于是那天去拜访书生。生刚穿衣整鞋，要去赴姻家邀请，观赏梅西山。舟过通津桥，撞了巡江使者的船，全船人都被抓。书生因为是读书人不用上绑，被拘在船头。带到吴江，停舟驿站前，才被释放。饥冻几死。

王氏传习录曾说："有朋友感叹说：私意萌发时，分明自己已经知道，只是不能立刻抛弃。先生说：这一知便是你的命根，当下就去消磨，这就是立命之后要做的功课。"大慧禅师说："学道之人，如果有照顾不周，偶尔萌生恶念，应该着急精彩，拽转头来。若是放任其相续不断，则障道结业，神嗔鬼责了！"先生，大师之言，是初学制私者下手吃紧的切实要诀。若到了性体空明，本来无妄，君子真涵养在未发之中的话，私念萌发时只需略微照顾。功夫做在省察上，已经不很费力。高景逸先生说："真体显现，则妄念自然消除。"我从我的朋友汤世调那里学到先生的静功之学，觉得到达寂然不动的光景，实在是我们这些学者的本分。而精神一旦外驰，恐怕很难收拾。白首闻道，还是无法实行。逝者悠悠，每次一想到此，实在汗颜。前一则里此生见色动心，已经犯了太上感应篇的明戒，还醒入梦境，时间已久，心放逸如是，怎会没有冥责？

欧阳修见老僧诵法华经端坐不动，问说："每见书中记载古人临终；有坐脱立亡的，这是怎么做到的？老僧答："古人念念定静，临终也不会散乱。今人念念散乱，临终怎能安静？"欧阳公闻此言，不觉得自己屈膝下跪。

昨非纂说："眉睫才交，梦里已不能主张，眼光落地，死去又安得分明？"所以学道之法无多，只在一心不乱。

古仙说："大道教育人，先从止念开始。念头不止住，其他都是徒然。"起信论说："心若驰散，立刻要守好，守住正念不动，念起就发觉，继而就消失。"修行的法门，就在于此。

程明道先生在澶州时，修桥少一长梁，曾向民间征集。后来出门看到好的林木，必然起算计猜度之心。于是常对修戒持心的学者说，心中不可有一事。

王阳明先生曾对学生说："心体上不可有一念留滞，就好像眼中不可有沙尘一般。沙子才有多少，满眼就昏天黑地了。"又说："这一念，不但是那些私念，就是好的念头，也不可多留。好比眼中放些干金屑，眼睛也睁不开的。"

附錄一

三破．七辯

明．顏茂猷（光衷）

一破安不善者之習心習見

讀李登案（見性行門）：課士以十年，其概也，科甲成否之大較也。使登不聞神言，則少年鄉舉，驕淫橫佚，自以為福分止此耳。而旁觀者亦莫窺其微，遂疑天道。不知有根器的人，高才絕智，實天付之以救濟斯民也。其人能用之善，自然大富貴、大壽考；一造惡業，所減便多。世尚見其些小福澤，善者不如，便謂無報；豈識其生前帶來分數實饒乎？薄福者之勉強為善亦然。如本應凍餒，而報以溫飽；本應乏嗣，而報以單丁。夫溫飽單丁，豈覺受報；詎知其生前帶來分數實薄乎？惟大力量、大功德，則自有轉旋手段，不落尋常格式中矣！

讀喻婦案（見孝順門）：課眾以三十年，其概也，人生禍福之大限也。而前業今受，隨受隨脫，變幻不可知如此，何怪世人之難悟乎！況人生大善惡，必自十五歲以上始造之；如是又三十年，則四十五矣。世徒見四十五年內之人，善未必福，惡未必禍，已嘖嘖不信果報，及其天之既定，則或不及見也。即及見之，其尋常順逆，既謂尋常事不之察。其大迪吉、大逆凶，真聳動人者，是可信矣；又援他事不盡者以自眩

自疑，猶豫不反。就使閱歷既久，覺悟或生，而其人已老，習已成矣！少年後起者，豪氣正熾，又復不信。此世所以多迷途也！

讀冥責案：近世病危者亦談冥報，夢魂中或受神譴，且以誡其至親，聞之眾人；而眾習不解，何也？曰：此自有說。蓋其過絕浩大，報絕驚心者，既不肯言；即父子兄弟聞之，亦不忍洩。間有一二人備知其詳，轉傳數人，即有詰之者曰：「汝自聽見否？」便把這話頭搪塞。嗚呼！冥報安得人人而顯之哉？就其信者，新猶儆省；數日之後，精神稍懈，物誘復濃，且漸放下矣！譬如士人畏考黜、愛科第，當要時如何憤發，久且忘之。又如淫婦招刑、偷盜被責、色風中病，豈不千辛萬苦，羞慚刻責；數時之後，猶不禁也。故往往有顯報，習久而忘之，畏談而置之，瞞心而姑犯之，此地獄所以無虛，而濟惡所以不悟也。

一破阻善者之習心習見

讀公善獎善案：善何大乎？與人同最大。今世修善之士，有見一事，則攘臂爭先者。然或用人而成，或用我而敗，彼不解也。有逢一緣，則喋喋恐後者。然或共誘而勸，或私說而疑，彼不察也。有見人喜名，則求其忘名；見人修福，則求其忘福。而不知鼓舞之根，或隨之而塞。有自入世，則厭出世法；自出世，則厭入世法。而不知接引之機，或乘之外隘。又有自家所不屑做的事，便嗤人做。彼實鄙其小也，不知見大見小隨人分量，但有纖毫善根，祇可引，不可沮。又有自家所不能為的事，便破人做。不知人做我做，同歸一善，我若歡欣贊歎，便是助彼為善，不關財用事也。又有善從我倡者即樂，從人倡者即不樂。此益大錯！總之起於有我；有我之善，不能成大善矣！如此者，皆知為之為，而不知不為之為也。

讀救濟案：有泄泄為善，而駕其詞曰：「善在心而已，奚論事？」不知憫人之死而不救，與救之者，孰是？若使如天好生，不以仁政，能平治乎？人有一妻一妾者，夫偕妻眠。妻恨之曰：「子身雖在此，心卻在彼。」夫曰：「然則吾身在妾邊，心來汝處，如何？」此可為心善不用施濟者作一笑柄！又有謂「小惠未遍，焉得人人濟之。」者夫限我以不得為，既謝不為矣！乃若財分得為，損我錙銖，救人當厄者，尚可曰：「吾不能遍及也，姑已之乎？」又曰：「後來值此，將難繼也。」夫我之衣食奢淫等項，據現設施，不盡慮前顧後；至於救濟，直計較久遠，以不能繼為解，是終

無行善時也。又有謂「善在無心無意，偶觸為之，纔作意，便不是」者，此又大錯！孟子嘗云：「孳孳為善矣！」武王嘗言：「吉人為善，惟日不足矣！」夫子嘗言：「善不積，不足以成名矣！」今使有餓者於此，一人偶爾施之，過念即忘；一人用慈照顧，日夕不倦。二者孰得？此最現前易曉者也。如是者，借口不為之為，而不知為之為也。

讀口業是非案：有一等人，遇善輒沮。見人放生，則曰「人為重」；見人助喪，則曰「生者要食為重」；見人施濟，則曰「窮親戚賑之為重」。果爾，則親親、仁民、愛物，必一件完，而後可做一事耶？亦無時可做矣！夫施或因其當厄，時或就其易舉，心或觸其偏到，隨在可行，隨行可滿。必以此難人者，其人必非實心周急可知也。又一等人，遇善事，輒求全；見做一事，必更援一事以難之曰：「這件事既做，那件事如何不做？」夫古稱堯舜，不云猶病耶？又遇善人，必求疵。或做某事，必舉其不足者比擬之曰：「莫那事更佳，何必爾爾？」夫人非聖人，豈能盡善？其美者自美、惡者自惡，瑕瑜各不相掩，而必以是沮其上進乎？然則必無過而後可以行善耶？又有一等人，專謂世人薄惡，不可以善化他。遇人為善，不曰：「姑息柔軟，養成人惡。」則曰：「是齋公一流語。」否則又曰：「忠厚是無用表德。」彼將神聖好生處都抹過，刑殺處即取來藉口，而不知其心之已化為嗜殺也。若此者，已不為而又禁人之為者也。

一破飾善、小善、善惡兩掛、善惡雙遺者習心習見

有一等人，明知善之當為，自家亦儘去做；及論果報，則恐人以禍福目之，抵死不肯認。此等人為名根所護，知自利而不知利他。有一等人，專習持齋施經、造像度人，而於自家德行、本來心術，殊不照管。此等人為福德所動，知利他而不知自利。又一等人，以天地為大戲場，視人世無真面目，遇方與方，遇圓與圓，徇眾所趨，甘言泉湧，以自託於宛轉靈妙。此等人善惡雖無定向，然總之成就一個惡德。又有一等人，張設自是，旁若無人；救人救到底，殺人殺見血，酒色財氣，明翻無理之案；是非毀譽，時騁一偏之辯。此等人，名為物小我大，左袒惡業。又有等人，居高位而施乞丐，作姦宄而活蟲魚；己自煦煦，而假手殺人者不悟；善亦累累，而末流種毒者不知。此之謂顧指失頭，殺牛放蟻。又有等人，懈怠超蕩，專談名理；以有為為跡，以德行為粗，以不思善惡為奇；恐慈悲之縛我，則戒行精進，不甚著力；覺玩好之親人，則喜怒遊戲，駕言自在。此之謂菩薩口、波旬心，夢游清都極樂，而自卻在廁池上打盹也。

七辯（迪吉錄節錄）

或曰：「業報足信乎？恐皆偶然耳。孰為記憶？孰為分疏之者？」曰：他人有心，予忖度之，人不可掩，而況鬼神乎！舉心即覺，而況見之行事乎！響應聲，影隨形，惟人自召，何煩記憶？何煩分疏？且行善必自慊，造惡必不安，亦自為記憶，自為分疏。語云：「種瓜得瓜，種豆得豆。稊之不為黍也，稗之不為稻也。此必然，非偶然也。」

或曰：吾見世人淑慝自分，而死生不異；修士或多坎坷，凶頑或終考命。是有不報之善惡，而且有差報之善惡矣！曰：世無數百年之人，而造物有未即結之案。純善純惡之人既少，而可善可惡之機最圓。故有種善未熟而死者矣，有積惡未稔而斃者矣；有陰德陰過，獨甚獨真，冥司覈之，世人不解者矣。其善惡也，非人耳目前之善惡也，則以為不報也；其報也，非人耳目前之報也，則又以為不報也。樂鑿之報德在書，樂盈之報汰在鑿。顛之倒之，其變多矣，則以為不報也。前生後生，猶之一人；人誅鬼誅，同是一痛。而世不之知也，則又以為不報也。

或曰：王者彰善癉惡，豈貴因循；天道亦爾，曷為不即施行，使人警懼乎？曰：王者不忍，必與矜全。天心至仁，每容悔禍。若情真理當，必不相寬。譬如貸券於人，責償在後，其所限之歲月有異焉耳，報遲則息必倍焉。且以人視之久遠。天視之旦暮耳！

或曰：子罕言利；茲之談報，近於利矣！曰：報必有施，是由本而生，非從貪而得也。且不求利而求害，必非人情矣。蓋甘窮餓以沒世者，君子闇修之素心；降福祿而寢昌者，上天因材之至理。人生所享，自有分際，不能為謀。所堪自種自收者，獨此方寸地耳。捨而不芸，而空言不耕穫、不菑畲，寧不同鹵莽滅裂之報哉？

或曰：報誠有之，然積德而至於動天，如導引而至於長生，皆非常人所能。曰：長生不死，非常也；若百歲內之壽，則常矣！大德受命，非常也；若履順迪吉，富貴福澤，則常矣！大聖賢、大豪傑可以致非常，實修實踐，獨不可收庶常乎？今夫大富貴之家，其所從出，多販傭側陋，隱德不耀，而子孫忽食其報。非必盡聖賢也，胥靡登高，劍俠凌壁，神各有所極；當其極時，即聖人且多讓焉。患心之不堅，無患報也。

或曰：然則無為而善，與有為而善，孰佳？曰：無為者佳矣！雖然；恐借言無為，而行善反不力，空言甚高，而實行不至，君子懼焉！且引人為善，不妨示以所獲，勉強學問，則德日進。夫所惡於有意者，為其覬報也。覬報而不至，怠將及焉。若時時刻刻主善為師，退託不生，倦勤不作，則與行法俟命者豈異？何惡於意哉？

附錄二

立命說

明·袁黃（了凡）

余童年喪父，老母命棄儒而學醫。謂可以養生，可以濟人，且習一藝以成名，爾父夙心也。後余在慈雲寺，遇一老，修髯偉貌，飄飄若仙。語余曰：「子仕路中人也，明年即進學矣，何不讀書？」予告以故。曰：「吾姓孔，雲南人也。得邵子皇極正傳，數該傳汝。」余引之歸家，試其數，纖悉皆驗。予遂起讀書之念，禮郁海谷為師。孔為余起數：縣考童生當十四名，府考七十一名，提學考第九名。明年赴考，名數皆合。復為卜終身休咎，言：某年考第幾名，某年當補廩，某年當貢。貢後，某年當選四川一大尹。在任三年半，即宜告歸。五十三歲八月十四日丑時終，惜無子。予備錄而謹識之。自後凡遇考較，其名次前後，皆不出孔公所懸定者。獨算予食廩米九十一石五斗，當出貢。及食米七十餘石，屠宗師即批准補貢；予竊疑之。後果為署印楊公所駁。直至丁卯年始准貢；連前食米計之，適九十一石五斗也。予因此益信進退有命，遲速有時，澹然無求矣！貢入燕都一年，終日靜坐，不閱文字。歸游南雍，即訪雲谷禪師於棲霞山。對坐一室，凡三晝夜不瞑目。雲谷問曰：「凡人所以不得作聖者，只為妄想相纏耳。汝坐三日，不見起一妄念；何也？」予曰：「吾為孔先生算定，榮辱死生，皆有定數，即要妄想，亦無可妄想。」雲谷笑曰：「吾待汝為豪傑，原來只是凡夫！」予問其故。曰：「人未能無心，終為陰陽所縛，安得無數？但惟凡

人有數。極善之人，數固拘他不定；極惡之人，數亦拘他不定。汝二十年來被他算定，不曾轉動一毫，豈不是凡夫？」予問曰：「然則數可逃乎？」曰：「命由我作，福自己求。詩書所稱，的為明訓。我教典中說：求功名得功名，求富貴得富貴，求男女得男女，求長壽得長壽。夫妄語乃釋家大戒，諸佛菩薩，豈誑語欺人？」予進曰：「孟子言：『求則得之。』求在我者也。道德仁義，可以力求；功名富貴，如何求得？」雲谷曰：「孟子之言不錯，汝自錯解了。汝不見六祖說：『一切福田，不離方寸。從心而覓，感無不通。』求在我，不獨得道德仁義，亦得功名富貴。內外雙得，是求有益於得也。若不反躬內省，而徒向外馳求，則求之有道，而得之有命矣。內外雙失，故無益耳。」因問：「孔公算汝終身若何？」予以實告。復問曰：「汝自揣應得科第否？應生子否？」予追省良久，曰：「不應也。科第中人，類有福相。予福薄，又不能積功累行，以基厚福；兼不耐繁劇，不能容人；時或以才智蓋人，且輕信妄談，皆薄福相也。又好潔，善怒，多言耗氣，喜飲燻精，好徹夜長坐，而不知葆元毓神，皆宜無子。其餘過惡，不能悉數。」雲谷曰：「豈惟科第哉！世間享千金之產者，定是千金人物；享百金之產者，定是百金人物；餓死者，定是應餓死人物。天不過因材而篤，幾曾加纖毫意思？即如生子，有百世之德者，定有百世子孫保之；有十世之德者，定有十世子孫保之；有三世二世之德者，有三世二世子孫保之。其斬焉無後者，德至薄也。汝今既知非，應將向來不登科、不生子之相，盡情改刷。務要積德，務要包荒，務要和愛，務要惜精養神。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從後種種，譬如今日生。此義理再生之身也。夫血肉之身，尚然有數；義理之身，豈不能格天？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如孔先生算汝不登科第、不生子者，此天作之孽也，猶可得而違也。汝今克廣德性，力行善事，多積陰德，此自己能作之福也，安得而不受享乎？易為君子謀趨吉避凶；若言天命有常，吉何可趨，凶何可避，開章第一義便說『積善之家，必有餘慶』，汝信得真否？」予信其言，拜而受教。因將往日之罪，在佛前盡情發露。為疏一通，先求登科，誓行善事三千條，以報天地祖宗之德。雲谷出功過格示予，令將所行之事，逐日割記。善則記數，惡則退除。且教持準提咒以期必驗。語予曰：「符籙家有云：『不會書符，被鬼神笑。』此有祕傳，只是不動念也。凡祈天立命，都要從無思無慮處感格。孟子論立命之道，而先曰：『夭壽不貳。』夫夭與壽，至貳者也。當其不動念時，孰為夭？孰為壽？細分之，豐歉不貳，然後可以立貧富之命；窮通不貳，然後可以立貴賤之命；夭壽不貳，然後可以立生死之命。人生世間，惟死生最重。曰夭壽，則一切順逆皆該之矣！至脩身以俟之，乃積德祈天之事。曰『脩』，則身有過惡，皆當治而去之；曰『俟』，則一毫覬覦，一毫將迎，皆當斬絕之矣。汝未能無心；但持準提咒，無記無數，不令間斷，持得純熟，於持中不持，於不持中持，到得念頭不動，則靈驗矣！」予初號學海，是日改號了凡。蓋悟立命之說，而欲不落凡夫窠臼也。從此而後，終日兢兢，便覺與前不同。前日只是攸攸放任，到此自有戰兢惕厲景象。在暗室屋漏之中，常恐得罪天地鬼神；遇人憎我毀我，自能恬然容受。到明年禮部考科舉，孔先生算該第三，忽考第一，其言不驗；而秋闈中式矣！然行義未純，檢身多誤。或見義而行之不勇，或救人而心常自疑；或身勉為善，而口有過言；或醒時操持，而醉後放逸。以過折功，日常虛度。自己巳歲發願，至己卯歲，歷十餘年，而三千善行始完。遂起求子愿，亦許行三千善事。辛巳，生汝天啟（後改名儼，天啟乙丑進士。）。予行一事，隨以筆記。汝母不能書，每行一事，用鵝毛管印一硃圈於曆日之上，一日有多至十餘圈者。至癸未八月，三千之數已滿。九月十三日，復起求中進士愿，許行

善事一萬條。丙戌登第，授寶坻知縣。予置空格一冊，名曰：「治心編」。所行善惡，纖毫必記。夜則設桌於庭，效趙閱道焚香告帝。汝母見所行不多，輒顰蹙曰：「我前在家相助行善，故三千之數得完。今許一萬，衙中無事可行，何時得圓滿乎？」夜間夢見一神人，予言善事難完之故。神曰：「只減糧一節，萬行俱完矣！」蓋寶坻之田，每畝二分三釐七毫，予為區處，減至一分四釐六毫。委有此事，心頗驚疑。適幻余禪師自五臺來，予即以夢告之，并問此事宜信否？禪師曰：「善心真切，即一行可當萬善；況合邑減糧，萬民受福乎！」孔公算予五十三歲有厄，予未嘗祈壽，是歲竟無恙。今六十九歲矣！書言：「天難諶，命靡常。」又言：「惟命不于常。」皆非誑語。吾于是而知：凡稱「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乃聖賢之言；若謂「禍福惟天所命」，則世俗之論矣！汝之命未知若何？即命當榮顯，常作落窶想；即命當順利，常作拂逆想；即現頗足食，常作貧窶想；即人相愛敬，常作恐懼想；即學問頗優，常作淺陋想。外思濟人之急，內思閑己之邪。務要日日知非，日日改過。一日不知非，即一日安於自是；一日無過可改，即一日無步可進。天下聰明俊秀不少，所以德不加修、業不加廣者，只為「因循」二字，便擔閣一生。雲谷禪師所授立命之說，乃至精至粹、至真至正之理，其熟玩而勉行之，毋自曠也。

立命之學，發自孟子；經雲谷禪師洗發，而剖析無餘蘊矣！然妙在迎頭一喝曰：「吾待汝為豪傑，原來只是凡夫！」使人陡地一驚。然後將積德累功，以致富貴福澤之理，逐一還他根據，若可計日得，若可操券取，雖欲不為好人而不得矣！至後論修身以俟，直說到無覬覦，無將迎，只此便是至聖至仁。人誠到此地位，更何處用著富貴福澤？然則禪師之意，是借富貴福澤，以使人積德累功；非借積德累功，以使人富貴福澤也。必若是然後為真立命也。故時而為堯舜，天子壽考可；時而為孔顏，不遇早夭可。富貴福澤，於彼何加，天亦不必定以尋常富貴福澤加之也。若夫未能及是而但積德累功，其志只在富貴福澤者，天亦只僅以富貴福澤報之。此如釋家所謂得正果、得福報之殊矣！即了凡先生所自述，亦還只認定第二層做。然誠做到極精純處，雖聖賢亦豈外是，所謂「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也。至若稍稍修持，便思應驗；應驗不至，而遂謂「修持無益」者。此則原未嘗修持，不可謂無應驗也。辛丑夏四月，宜興史潔瑤玉涵氏識。

聖賢不許人求富貴福澤，今人只須人求富貴福澤。蓋求富貴福澤之念果堅，則積德累功之事必力矣！天下添一人積德累功，於天下必有所濟。天豈有不以富貴福澤報之，以勸人之積德累功者乎？玉涵又記。

淨意說

明．羅楨

江西俞公，諱都，字良臣，嘉靖時人也。多才博學，十八歲為諸生，每試必高等。年及壯，家貧授徒。與同庠生十餘人，結文昌社，惜字放生，戒淫、殺、口過，行之有年。前後應鄉試七科，皆不中。生五子，四子病夭。其第三子甚聰秀，左足底有雙痣，夫婦寶愛之。六歲戲於里中，失去，不知所之。生四女，僅存其一。妻以哭兒女故，兩目皆盲。公潦倒終年，貧窘益甚。自反無大過，慘膺天罰。年四十外，每歲臘月終，寫疏禱於灶神，求其上達。如是數年，亦無報應。至四十七歲時，除夕與瞽妻一女夜坐，舉室蕭然，淒涼相弔。忽聞叩門聲。公秉燭視之，見一角巾皂服之士，鬚髮半蒼。長揖就座。自云姓張，自遠路歸，聞君舉家愁嘆，特來相慰。公心異其人，執禮甚恭。因言生平讀書積行，至今功名不遂，妻子不全，衣食不繼。且以歷焚灶疏，為張誦之。張曰：「予知君家事久矣！君意惡太重，專務虛名。滿紙怨尤，瀆陳上帝，恐受罰不止此也。」公大驚，曰：「聞冥冥之中，懺善必錄。予與同社諸生，誓行善事、恪奉規條久矣，豈盡屬虛名乎？」張曰：「即如君規條中『惜字』一款，君之生徒與知交輩，多用書文舊冊糊房裏物，甚至以之拭桌；且藉口曰勿汙，而旋焚之。君日日親見，略不戒諭一語，但遇途間一二字紙，拾歸付火，有何益哉？社中每月放生，君隨班奔逐，因人成事；倘諸人不舉，君亦浮沉而已，其實慈悲之念並未動于中也。且君家，蝦蟹之類亦登於庖；彼獨非生命耶？若口過一節，君語言敏妙，談者常傾倒於君。君彼時出口，心亦自知傷厚，但於朋談圓熟中，隨風訕笑，不能禁止。舌鋒所及，怒觸鬼神，陰惡之註，不知凡幾；乃猶以簡厚自居。吾誰欺，欺天乎？邪淫雖無實跡，君見人家美子女，必熟視之，心即搖搖不能遣，但無邪緣相湊耳！君自反身當其境，能如魯男子乎？遂謂終身無邪色，可對天地鬼神；真妄也。此君之規條誓行者，尚然如此，何況其餘！君連歲所焚之疏，悉陳於天；上帝命日游使者察君善惡，數年無一實善可記。但於私居獨處中，見君之貪念、淫念、嫉妒念，褊急念，高己卑人念、憶往期來念、恩仇報復念，憧憧於胸，不可紀極。此諸種種惡意，固結於中，神注已多，天罰日甚，君逃禍不暇，何猶祈福哉？」公驚愕惶悚，伏地流涕曰：「君既通幽事，定係尊神，願垂救度！」張曰：「君讀書明理，亦知慕善為樂。當其聞一善言時，不勝激勸；見一善事時，不勝鼓舞。但旋過旋忘。信根原自不深，恆性是以不固；故平生善言善行，都是敷衍浮沉，何嘗有一事著實？且滿腔意惡，起伏纏綿，猶欲責天美報；如種遍地荊棘，癡癡然望收嘉禾，豈不謬哉？君從今後，凡有貪、淫、客氣、妄想諸雜念，先具猛力，一切屏除。收拾乾乾淨淨一箇念頭，只理會善一邊去。若有力量能行的善事，不圖報、不務名、不論大小難易，實實落落，耐心行去。若力量不能行的，亦要勤勤懇懇，使此善意圓滿。第一要忍耐心，第二要永遠心，切不可自惰，切不可自欺，久久行之，自有不測效驗。君家事我，甚見虔潔，特以此意報之。速速勉持，可回天意。」言畢，進入內室；公即起隨之。至灶下，忽不見，方悟為司命之神。因焚香叩謝。即於次日元旦，拜禱天地，誓改前非，力行善事，自別其號曰淨意道人，誌除諸妄也。初行之日，雜念紛乘，非疑則惰，忽忽時日，依舊浮沉。因於家堂所供觀音大士前，叩頭流血，發誓願善念真純、

善力精進，倘有絲毫自寬，永墮地獄。每日清晨，虔誦大慈大悲聖號百聲，以祈陰相。從此一言一動、一念一時，皆如鬼神在旁，不敢欺肆。凡一切有利於人、有濟於物者，不論事之巨細、身之忙閒、人之知不知、力之繼不繼，皆懽喜行持、委曲成就而後止。隨緣方便，廣植陰功。且以敦倫勤學、守謙忍辱，與夫因果報應之言，逢人化導，惟日不足。持之既熟，動則萬善相隨，靜則一念不起。如是三年，年五十歲，乃萬曆二年，首輔張江陵居正為子擇師，人交口薦公，遂聘赴京師。公挈眷以行。張敬公德品，為援例入國學。萬曆四年丙子，赴京應試，遂登科；次年中進士。一日，謁內監楊公。楊令養子五人出拜，內一子，年十六，公若熟其貌，問其籍。曰：「江右人。小時誤入糧船，猶依稀記姓氏間里。」公甚訝之；命脫左足，則雙痣宛然。公大呼曰：「是我兒也！」楊亦驚愕，即送其子隨公還寓。公奔告夫人。夫人撫子大慟，血淚迸流。子亦啼，捧母之面而舐其目。雙瞽復明！公悲喜交集，遂不願為官，辭江陵回籍。張高其義，厚贈而還。公居鄉，為善益力。其子娶婦，連生七子皆育，悉嗣書香焉。公手書遇灶神并實行改過事，以訓子孫。身享康壽八十八歲。人皆以為實行善事，回天之報云。同里後學羅禎記。

篇中云：「收拾乾乾淨淨一箇念頭，只理會善一邊去。」此未能無妄，而得除妄之法也。蓋惟至人為能無思無慮，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若學者，定不能無思；思不善用，遂游移浮動，觸處牽惹，而發之為妄想。欲屏浮游，必須使心先有歸著。歸著便是定，定即生靜。只理會善一邊去，正歸著處也。今學者遽欲返之於靜而使無，不若且實之於動而使有。無則搖搖蕩蕩，極難把捉。這妄拒住，那妄復乘。有心不思，即此便是思；縱強得來，亦是一箇枯寂。有則專意致志，要做好事，要行善事，真切圓滿，何等實落！到得念念皆善，自然一念不起矣。然則學者亦止有求誠法耳，豈別有除妄法哉？宜興史潔理識。

附錄四

功過格

費鵝湖云：「功過格甚精微，男女貧富皆可行之。且修事修意，直接上根。受此格者，每日自記功過于曆日上。一功記⊕，十功記⊕，百功記⊕；一過記×，十過記*，百過記※。將功補過，算所餘者為定，朔望焚香告天，至滿善願而回向之。勤修不已，積至百⊕，聖賢可成，神明欽敬，有願必得，無福不臻。前輩范文正、蘇眉山、張魏公，俱受此格，敬信奉行。余尊人得之於會稽陶家，藏室夜光，寶而行之。

嘗夢此格化為金字，遂生宏狀元；又夢此格化為銀字，生弟寀進士。惟賤兄弟深懼不類，朝夕虔奉，用特公之同志云。」

一日定有十餘功可修，積至半月，則於本等功外加記十功；貴純善也。中間若有一二事不合格，則不得另記。勸親善，以一大事為十功；外人祇當一功者，重親善、崇孝弟也。一日十功，半月又得增記，則一月可三百二十功，一年可四千功也。積之甚易，獲報甚速。然須嚴自刻責，微過必錄，不得詳功恕過也。所積功皆日用常行，不用錢財，故貧人婦女俱可行之。凡大悖、惡逆、殺人、偷盜、敗倫，及婦人橫淫撒潑，虐殺異生，妒忌絕嗣，俱罪重惡極，不在過限。格內俱家居常事，凡大忠大孝、大節大義，及居官重惠及民，一行可當萬善者，亦不在功限。

孝順格（以化親於道為第一。非生母能孝，功德尤倍。）

一日間，事父母公姑，服勞承歡，親常喜悅。一功 贊成諸善。解怒舒憂。各一事一功 孝順十五日，精進不倦。勸親改過遷善一大事。各十功 化親行仁成德。百功 親倫理有睽，勸化之至和樂。一事百功

勞而怨。驕而惰。致親怒。各一過 為利欺親。忤逆爭競。教善不從。致親驚憂。各十過 阻親善。唆親惡。致親危辱。久淹親柩。各百過

和睦格（以化婦女友愛行善為第一。婦女能自和好行善，功尤倍。）

一日間，兄弟夫妻妯娌姑姪，相愛、任勞、推逸。贊成一善事。各一功 和睦十五日不倦。勸一人改過遷善一大事。各十功 化一人行仁成德。諸親倫理有睽，勸化之至和睦。各百功

不和悅。一過 爭競讒謗。順妻子，廢孝弟。一事十過 阻善。贊惡。終身不睦。丈夫私寵棄妻，妻凌制夫。俱百過

慈教格（自幼教使交游善人為第一。非所生者能之，功尤倍。）

每日訓子孫甥姪，仁慈一體，不怒不縱。有大事，教導見從。各一功 慈教十五日不倦，見其長進。求得賢師友，化以善。各十功 化一人至成德。百功

各占己子。一過 教打罵人，占便宜。贊成其惡。俱十過 酷虐非己生。縱子孫成惡習慣。俱百過

寬下格（正身以教為第一。婦能使妾媵生育，功尤倍。）

一日間，寬婢僕，和侍妾，體恤艱苦。可怒不怒，善教之。各一功 寬教十五日不倦。十功 同室養僕，一體訓化見從。一事十功 化至忠信慈仁，可仗以救濟。一人百功

咒罵。冤打。各一過 飢寒不恤。酷刑虐使。縱豪奴。占奴婢，怨尊長。各十過 妒虐侍妾。錮奴婢，不嫁娶。殘其肢體。占用良家流落子女，姦淫僕婢。占婢作妾。各百過

勸化格（不言之化，及求賢，為第一。化豪傑權貴，功尤倍。）

一日皆隱惡揚善，常說果報勸人。一功 勸人善見從。每事一功 印施經教，及保益性命經法。每費百錢一功勸化十五日不倦。得一善人，同心共化。解息詞訟。各十功 化人倫理親戚間和好。化一人至仁孝。勸惡人改行。化蕩子成家。力阻一大害人事。刊纂極妙善事。俱百功

揚過惡。訐陰私。欺誑一無識。見人惡，不諫阻。好談淫賭佳趣。各一過 贊惡。唆訟。誣善人。誘蕩子。演淫戲。變是非。各十過 刊纂一傷化詞傳。誘善人為惡。破一人戒行。離間人骨肉。誣人閨閫。為師訓弟子，不盡心力。歲饑，攬掇抬價勒捐。各百過

救濟格〔以救未然，（若到將然，必有不及救者矣。況已然乎？故未然二字妙。德愈隱而功愈大矣！）及仁術救眾，（力之所及，雖累百千，終有限量。惟仁術所救無窮，居官治民，尤宜加意。）為第一。善醫、善泗，富商、遠游，（遠游則多所遇，富商斯有其資。此種人極須發心，獲報無量。）皆可救人。（善泗，浮行水上也。）〕

一日間遇物輒救。求借不吝。醫藥急赴。方術療一輕病。留無歸人一宿。各一功 濟飢寒乏絕。一事一功 助造橋、修路，設渡、掘井，建立義塚、涼亭，施棺、施茶、施藥。各百錢一功 賑濟災厄。扶持危病。方術活一重病。療一客路人病。收養一無依。救免一流離。瘞一無主骸骨。施地同除民一害。白一人冤。救一有力報人牲畜生命。各十功 十五日汲汲救放大命一走獸及大魚鳥，如無，以中小命折之。中命百、小魚鳥小命千，蟲蝦螺屬全者。十功 拯饑死。救縊、溺、服毒。勸人不溺子女、墮胎，見從。設法救養棄兒。完一婦女節。建設義倉、義學。倡修緊要橋樑、險道。俱百功 興一事，利及無窮。為無量功

遇一患告救，能救不救。見冤得白不白。殺蟲。虐畜。婦人私施僧道。各一過 破一人一婚。拋棄一人骸。淫一原失節婦女。教漁獵。倡殺生。疑病妄藥。各十過 致一人夫婦分散。迫人流離失所。失一婦女節。溺殺子女。教人溺子女、墮胎。見諸瀕死，可救不救。私烹牛犬。偷殺畜物。各百過 興一事，害及無窮。為無量過

交財格（以絕私利便宜根為第一。貧者不貪尤為功。）

一日間，交關賣買，俱從寬厚。早完官稅。各一功 放債、出當、佃田，濟人危急，不論利息。一事一功 還遺。百錢一功 十五日利物不倦。赦貧債。率鄉里平衡度斗斛。俱十功 赦債免人典妻賣子，及關性命者。拾重寶還人。各百功

剋剝利息。濫取非分，不問取一鍼一草。各一過 乘急多取。因公恃勢乞索。巧偽取財。背眾受利。侈用他錢。匿遺。俱百錢准一過 急迫窮債。虧心負財。兩樣秤斗。攙雜假偽。各十過 僥減重債。陰謀破人產業。設局誘人賭蕩。造假銀，及知而行使者。俱百過 借名募化自肥。千錢百過

奢儉格（以儉己能施為第一。富貴不淫，及婦女不爭華飾，功尤倍。）

一日間，飲食衣服，甘淡惜福，行施濟。貧者安心作業，不怨不貪。各一功 十五日絕烹殺，忍嗜欲，男業女工，不虛度衣食。化一人勿奢淫。一家儉僕好施。各十功

享用過豐。覬圖非分。各一過 暴殄天物。百錢一過 婚嫁儀飾過盛。越禮犯分。烹殺多品。各十過 破產蕩業。恃財淫人妻女戲妓俊僕在家，致啟淫邪。各百過

性行格（以受虧辱變氣質為第一。當時時進步改過。）

一日間，敬老慈幼，親愛同輩，忍辱受勞，貴賤平等，報恩解冤。聽逆耳言。受一橫不嗔。受一謗不辯。各一功 十五日不倦。變化一件氣質。大事難忍而忍。各十功 火氣不生，在在歡喜，在在感化。百功

傲慢經侮。謔笑尖巧。惡口咀咒。造一人譚名。捏造歌謠。兩舌離間人。負一約。竊人之美。視事大小，大者其過十倍。虛言市恩。婦人好佚游。多言、穢罵。各一過 好談閨闈。侵弱欺愚。用機陰圖。造謗污陷一人。毀壞人成功。俱十過 嘗習鬥訟侵侮，魔魅巫蠱，設心傷人。婦人魔制丈夫。俱百過

敬聖格（以常對越效法為第一。）

一日間，敬事神明祖先，或祈親福，求善緣，齋戒至誠。一功 修置梵宇、聖像，供佛、齋僧。百錢一功 拾字紙焚化。百字一功 時存想聖賢仙佛，莊嚴在心，至十五日。十功 至寤寐靈通，時時光明寶相流轉肺腑，若游天宮、聞神語。闡發賢聖經教。俱百功

褻瀆經典。作穢字紙。泄唾不忌三光。祈福禳災，不修善事，而許牲牢惡願。婦人好入廟院。各一過 戲侮誹謗聖賢。怠慢祖先各十過 打罵神明。穢壞梵宇。倡說叛聖。俱百過

存心格（以忘善無我為第一。）

一日間，言行俱善，存心施濟天下，化導眾庶。一功 善與人同。改過日新，至十五日。十功 私念不形寡思息夢，生意愈惻，至一月。百功 常常如此，惻怛自然，存虛圓應。為無量功

淫念、貪念、惡念、嫉妒念、媚世念，展轉不除。一過 邪念展轉數日，形之動作。十過

頌曰：「不出門，救萬命。」蟲蟻隨在扶持，教成子孫濟世。是謂「不出門，救萬命。」「不費財，行萬功。」孝友方便，立地可做，忍辱存心，功德無量。是謂「不費財，行萬功。」「不假法，度萬人。」贊揚善人，歡喜善事；刊刻善書，興起善念。是謂「不假法，度萬人。」